域外漢文小說大系

陳慶浩 孫遜 總主編



越南漢文小說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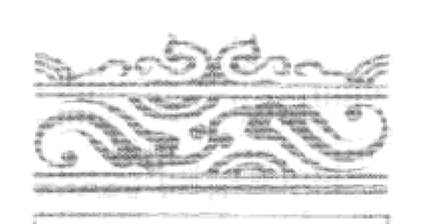
孫遜 鄭克孟 陳益源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域外漢文小說大系

陳慶浩 孫遜 總主編



越南漢文小說集成

拾

孫遜 鄭克孟 陳益源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神怪顯靈錄

《神怪顯靈録》書影

扶攤節婦記

上洪唐安有范名嫂者自大聰穎素有姿色既加笄（及笄）即歸于唐豪扶攤黎令後之家生下男女四人值北兵南牧夫以命終婦撫幼育孤以不二庭不再醮自誓其悲酸情狀鐵石心腸非言語所容所能盡時當兵燹人空千自全或亂兵失守為賊所污者或道路流亡苟全求生者而婦周旋其間以死自守變容毀色不為強暴所侵一方之民皆以節婦目之迨天日重明奉圖復首朝之達官鄉之豪家右屢欲奪其操婦以大義之皆凜然起敬太和初年詔求貞烈有司以名聞仍表其門曰節婦門賜奉爵以旌揚之年八十六而終子孫累世衣冠為一鄉之望族今扶攤社現有故碑存焉

厚俸光明寺記　　神怪

嘉林厚俸光明寺千年碧樹四面清波皇路通其前永河繞其左真禪天一勝槩也

《神怪顯靈録》書影

南天珍異集

珍異一集本公餘記舊草而新之也初黎朝永佑進士東閣公澤卿武方堤於公暇收拾聞見著成一卷顏曰捷記辰未及鋟梓其後諸方家續編或分類目或別標題同異紛錯不一又諸抄本間多魯魚碔玞難辨何篇的公手筆何篇為後人附增考古者不免更生疑竇茲不顧淺陋參閱諸本訛謬者正之闕畧者詳之僭加批評分為二卷（第一卷七十目第弍卷六十五目）中有珍者有異者因名為珍異集序

《南天珍異集》書影

南天珍異卷集壹

《南天珍異集》書影

佚名◇撰

神怪顯靈録

朱旭强◎校點



提要

[越]阮氏銀　撰

《神怪顯靈録》，未署撰者。今見有抄本一種，原係法國遠東學院收集，現藏於越南河内漢喃研究院，編號A. 1648。43葉，頁面尺寸爲30×17公分。每半葉10行，行34字，字體秀美，有點評記號。無序跋及目録。本書書末「明命五年五月拾叁日」(1824)，其下有鈐記，作「信藏漁記」。

書中共輯録43則短篇傳記和9則雜記。其標題類似武方堤(1697—?)《公餘捷記》。該書作於景興十六年(1755)，開創了越南古代小説中短篇筆記的傳統。據潘輝注(1782—1840)所撰《歷代憲章類誌》，其通行本包括「世家」、「名臣」、「名儒」、「節義」、「志氣」、「惡報」、「節婦」、「歌女」、「神怪」、「名墳陽宅」、「名勝」與「獸類」十二類，今亦收入「越南漢文小説集成」，可參看之。今將《神怪顯靈録》與《公餘捷記》中最爲完整的一個版本(漢喃研究院藏書號A. 44，序跋目録齊全，並附載正文及《捷記續編》、《捷記補遺》共三部分)作比對，結果如下：

A.《神怪顯靈録》前十二則名目可直接於《公餘捷記》正文中找到：《扶擁節婦記》見於「節婦」類；

《厚俸光明寺記》、《貝溪寺記》、《下邳異人記》、《保伍□郡公記》、《清華靈祠記》、《強暴大王記》、《羅山阮監生記》七則見於「神怪」類；《陳朝祖墓記》、《中行武族祖墓記》、《黄舍宫妃祖墓》、《紫沈鄉庚陽宅記》四則見於「名墳陽宅」類。

B.《神怪顯靈録》後四十則可見諸《捷記續編》：《狀元莫挺之記》、《榜眼阮德貞記》、《榜眼吳公煥記》、《探花流金記》、《都臺阮公茂記》、《東閣陳公寶記》、《傑特尚書記》、《黄甲同公沆記》、《東閣阮春光記》、《狀元范維埃記》、《傑特阮尚書記》、《楊公存記》、《樂山探花記》、《致仕阮光宅記》、《黄甲阮公登記》、《懷抱探花記》、《天姥阮探花記》、《青梅黎尚書記》、《石溪黎公僖記》、《慕澤武尚書記》、《郢蓟甲狀元記》、《金城何榜眼記》、《安朗阮尚書記》、《翁默阮狀元記》、《扶軫阮會元記》、《丹輪武探花記》、《褒中武尚書記》、《中興後文體卑劣》、《上福抑齋先生記》、《良才憲副鄧時舉記》① 三十則見於其「名儒名臣」類；《范顔廟》屬於「淫祠」類；《古禮陶狀元記》、《東岸貢士》、《朝士應舉祈夢》、《京治年庚戌科會試》、《尚書夢記》、《朝士赴會試》、《至靈傑特典簿阮公夢記》、《己未會試科》八則均見於「夢附雜記」類；《至靈拋山城記》則見於「山川」類（本書《至靈拋山城記》一則闕通行本的開頭部分，並置於「夢（附雜記）」類中。）。

C.《白雲庵居士阮公文達譜記》一則題款爲「後學温亭侯武欽鄰盡述焉」。其作者爲武欽鄰明矣。武欽鄰（1703—？），四岐玉勒人，丁未科進士（1727），其詩文見諸《白雲庵程國公詩集》、《乾元御制詩集》、《周易國音歌》、《丹鄉券例》、《翰苑流芳》、《皇閣遺文》、《名臣名儒傳記》等書。

由此可見，除《白雲庵居士阮公文達譜記》一則外，《神怪顯靈録》與《公餘捷記》及其續編顯有明確的淵源關係。《捷記》的作者武方堤可參見《公餘捷記》一書的出版説明，那麼，《捷記續編》的作者究竟

是誰呢？《捷記續編》的傳世本均署「至靈滇池陳貴衙敘」。越南近代文獻學家陳文玾在其名著《對漢喃書庫的考察》第一集中考究《登科録搜講》作者陳璡時，引范廷琥(1768—1839)《群書參考》一書嘗言及莫挺之(1272—1346)：「其事業文章，略見《陳史》及至靈滇池陳公璡《葛川捷筆》，今不复贅。」。據此陳文玾斷定「陳璡《葛川捷筆》具有與武方堤《公餘捷記》相類似的内容和體例」，「《捷記續編》的作者『至靈滇池陳貴衙』，可能就是陳璡。」(河内：文化出版社1984年版，第291頁、第277頁)

前引范廷琥《群書參考》可知《葛川捷筆》有關於莫挺之的一則，而《捷記續編》第一則即爲《狀元莫挺之記》。此外，范廷琥(1768—1839)《雨中隨筆》卷二《文體》一篇破題即稱：「中興以後，文體卑弱，具見陳公璡《吉川捷筆》集中。」而《捷記續編》第三十篇則爲《中興後文體卑劣》。佚名《山居雜述》標引《公餘捷記》之《節婦》一則及陳璡《續捷記》之《中興文體》一則。據知《葛川捷筆》很可能就是《捷記續編》。

陳璡(1709—1770)，號葛川、謙堂，至靈滇池人。祖陳壽(1639—？)爲庚戌科(1670)進士，父陳璟(1684—1758)爲戊戌科(1718)進士。次子陳助曾四場中式(1745—明命年前半)。陳璡登戊辰科進士(1748)，其作品有《登科録搜講》(記載陳到黎共123位進士。序文提及到材料多來自《公餘捷記》而來的，包括名墳陽宅、詩文佳話及生平傳説)、《先將公年譜録》、《陳謙堂年譜録》和《葛川捷筆》。

《葛川捷筆》的原本已佚，因其與《公餘捷記》(1755)的筆法相同，格調相近，故常作爲其《公餘捷記》續編與之合爲一書，而廣受重視，不斷爲後人續編、續補，而原名卻漸近湮没。但我們將《神怪顯靈録》所抄録《葛川捷筆》的40則與《公餘捷記》版本A 44、《名臣傳記》版本A 506等書相校，還有可能恢復《捷

記續編》或者《葛川捷筆》的《名臣(附名儒)》、《淫祠》、《夢記(附雜記)》、《才女》、《仙釋》、《神祠》與《山川》相當完整面貌之七大門類，我們認爲，每一則標題「(地名)+(學位、爵位、名號、姓名)+記」的模式，亦可能是《葛川捷筆》的定則。

由上可知，《神怪顯靈録》就是在於《公餘捷記》與《葛川捷筆》分合過程之中一個頗值得重視的較早期版本。其後啟定二年(公元1912)《南天珍異集》稱從《公餘捷記》改編得來，而載有《白雲庵居士阮公文達譜記》一文，顯與本書屬於同一體系。

本次整理，因存孤本，而徑以抄本迻録，他校以《公餘捷記》等書。在整理過程中，劉青海、池潔審讀了校樣。

【注释】

①《神怪顯靈録》未録《上福抑齋先生記》、《良才憲副鄧時舉記》的標題，而《公餘捷記》(A.44本)之《捷記續編》也並未列細目。不過根據漢喃研究院收藏《名臣傳記》一書(藏書號A.506，很接近於《捷記續編》)可補充之。以下未録標題者，如可據此補充，不另註出處。

目録

名墳陽訣

名臣附名儒、名墳

夢 附雜記

扶擁節婦記

上汝唐安有范名煖者，自少聰穎悉聞，頗有姿色。既及笄，即歸於唐豪扶擁黎令族之家，生下男女四人。值北兵南牧，夫以命終。婦撫幼育孤，以不二庭再醮自誓。其悲酸情狀、鐵石心腸，非言語形容所能盡。時當兵燹，人罕自全。或飢寒失守，爲賊所汙者，或道路流亡，苟合求生者。而婦周旋其間，以死自守，變容毀色，不爲强暴所侵。一方之民，皆以節婦目之。迨天日重明，輿圖復舊，朝之達官、鄉之豪右，屢欲奪其操，婦以大義激之，皆凜然起敬。

太和初年，詔求貞烈，有司以名聞，仍表其門，曰「節婦門」，賜奉事以旌揚之。年八十六而終。子孫纍世衣冠，爲一鄉之望族。今扶擁社現有故碑存焉。

神怪〔一〕

厚俸光明寺記

嘉福厚俸光明寺，千年碧樹，四面涉波。皇路通其前，永河繞其左，真禪天一勝概也。

舊傳有苾蒭僧，字玄真，住持在此。只會念經禮佛，不管閑事，利慾都忘，人皆以禪苑高僧稱許。晚年於後房打眠，忽夢彌佗佛降臨寶殿，邀來案前謂曰：「你有功梵教，多歷有年，且慈悲一點善心達於玄鑒，後劫當降生望國皇帝。你其知之！」曉醒，乃召諸道場謂曰：「某自幼出家，依皈兜率，每謂塵緣净盡，善果圓成。寶座金蓮，是我身後超生之報。詎意他日輪回，卻以積年戒行工夫，銷得塵寰一大艱難位。且日月國君之誓，昔人所不願，出《明紀·僧人傳》。不知生前障業有甚未必除處而爾耶。這事現有夜間金旨，爾等同記吾言，當於圓寂之後，寫來數字爲志，以驗之可也。」乃卒後，道場依其言，朱書之十字於肩上，遂用佛家大衾法，收舍利，貯銀瓶埋之。尋築以石庵，時加供奉焉。

卻説永賴縣前烈社禮部左侍郎阮自强，少時家貧好學。一日，乞食於俗儒家，他見公小學，戲之，因以國音魂語「陰未聞而陽已露」命題，使公賦詩。公頃刻吟成，狀句若曰：「鴻河盾斿猶懷匿，赤幟旗旄

已指揮。」人多傳誦。

及長，從學長安，路經於此，多往返間，輒趨時歇息。雖登圖玩賞，亦不知其爲光明寺焉。弘定甲辰科中進士第，其後奉北使，皇帝召前問曰：「爾安南陪臣，知爾國名藍，何處是光明寺？」公即跪奏曰：「臣本國名藍甚多，如瓊林、報天、普明、龜田諸古刹，亦所素聞。至若光明寺名，未知甚處。今承請問，不審有何緣故？願示其詳。」皇帝喟然謂曰：「朕誕生之始，肩上朱書『安南國光明寺沙越比丘』十字，痕志宛然，意前身是伊寺僧，今始降生上國。朕欲洗了字痕，不知有何玄術？」公曰：「臣聞佛家有八德水洗塵之法。既是寺中降誕，須那寺井水洗之方可耳。」皇帝曰：「爾言誠有理，宜爲朕逐還本國，尋那寺的，取井水來，那時卻有受用。」

公領命拜謝而還，具達於我國王。因遍行參訪，不意乃厚倴社寺，平日素所歇息處也。至來年，貴部再奉命往，仍將井水就燕京獻上。皇帝命取來洗之，果然消没字痕，膚體光澤，因大喜慰，再召公至，獎諭曰：「朕方爾啓發，頓悟宿緣，不爾終焉浪度，爾宜爲朕重修梵宇，輪奐一新，俾今春勝昔春，非惟副朕報本之誠，且顯爾國有靈鍾得華夷大帝，是品藻中之一奇者。朕今付爾金三百兩，銀三千兩，帶回造作佛寺三十六連，并金銀燈擎各一柱，留爲奉佛之器。還國之後，當了此功德，如朕親睹，否則佛家自有禍福報應之機，須於爾身上向爾子孫上看。」公陛辭拜領而回，再以這等情達於國王。國王奇其事，仍許一依天朝所命。即以金銀市木鳩工，造作梵宫一簇，前後三十六連，巍峨壯麗，恰似真如境界。兼築浮屠一塔，近百餘級，遠望聳然。惟金銀兩燈擎留爲家用，别鑄鐵器替之。

其後入朝，成祖哲王聞公善相人之術，乘間問曰：「我諸子誰能嗣守王基？」時蘭郡公得寵，將有

儲副之命，而清都王位次未分。公以相術直對曰：「諸子惟清都公當有天下。」蘭郡公識之，佯召問以他事，因賜毒，尋卒。後文祖正王位，贈封太保郡公爵。

其雲仍至今猶存，率皆庸賤焉，以兩燈孳報應爲恨。其寺屢經兵燹，個個灰殘，惟浮屠一頂，巍然猶存。近日官軍進討，亦曾於此焉駐，兼得高僧事迹，以爲恩慈中一傳奇焉。

【校勘記】

〔一〕「神怪」，此二字原在「厚俸光明寺記」篇名下，今移前。

貝溪寺記

太聖開天義存平等行善菩薩真人，青威貝溪人也。其母夢佛子降下，遂有娠而生。自少孤寒，六歲爲姑舅飯牛〔一〕。凡經沮澤處所得魚蝦，儘放於永裕小江。不與羣牧兒遊戲，獨作小宇於路左，時常陰取家飯作碗供之。姑舅互相笞駡，不勝其苦。年九歲出家，住持本社寺，人以戒行目之。

及稍長，就安山縣仙侶寺修行。朝夕誦念，默會靈通之法。遂薙草披荆，崇修梵宇。鳩工百餘人，飯時煮一小鍋，謂工人曰：「爾等宜多整大箕盛飯，我歸本館，備以鹽鹹就食。」人以爲戲言，皆莫之信。已而自仙侶山返回，歷壇園社保陀市，一瞬息間，步到本社石堦前今是迹現存，乃取鹽式埕而回，頃之已到仙侶寺，唤諸工人會食。忽爾登盤儘化伊蒲饌，工人吃之皆飽。乃乘蹻步寺上横子，往來馳驟。諸工人相顧駭愕，以爲神通，始知得道真人，相率羅拜。

寺告成，以作一木龕，坐於其中，與僧尼訣曰：「我塵緣既滿，今其超化。諸道場宜閉門三個月，方可開視。如其馨香，即當奉事。倘若腥臭，埋之荒野。」僧尼依教。至百日之外，啓門視之，了無所見，只

聞馥郁清香，焄蒿遠近，因相造象供奉。一方之民，皆崇祀之。其後顯報，貝溪民迎回本寺奉事。遞年正月十二日，大張顯會，觀者駢集，歲以爲常。

值閏胡之末，吴兵來侵，欲壓我國諸靈祠，因火其像，經三月不壞，無可奈何。見一人前來謂曰：「爾欲了此，當盛取燈心包裹〔二〕，外沃水油焚之，乃可爾。」吴人如其言。忽雨血三日，吴人疫死不可勝數。乃於保陀社築土爲斗，以量兵數。見其耗損太半，始怪然懼惶，自知威靈難犯，尋有悔心。再見顯現謂曰：「爾等欲保生還，當塑繪別像還我。不爾夙怨未了！」吴人即遣回本國，造作一像如原，迎就貝溪寺，設醮禱祠之，自是稱寧。

從來地方之民歲時奉事，凡祈晴、禱雨、祈夢，顯有靈應。褒封上等神，至今猶有國祭，香火不絶焉。

【校勘記】

〔一〕「六歲依姑舅飯牛」，「依」原脱，據《公餘捷記、貝溪寺記》補。

〔二〕「當盛取燈心包裹」，「包」前原衍一「抱」字，據文意删。

下邳異人記

嘉福下邳有異人者，素以賣蛤蜊爲業。一日，行至海津，見沙上有兩牛相鬥，以夯音燸，俗曰梔梗。具擊之，牛走入海中而没。有落毛貼在夯上，以爲靈物，取而吞之。自是氣力異常，入水如行平地，常浮江海捕魚，或至數日方回。

時有北寇駕海舟數百餘艘，至萬寧水次。國人震恐，詔求中外有能退北兵者，不吝封賞。異人請命而行，潛入海中，伏於艘下，以利鐵鑽，艘被水滲即沈。北寇大駭，莫覺所以然，即以水晶管憑檣窺望。見水底有人，暗在船傍鑽鑿，急布網攔截，異人爲其所擒。寇徒訐之曰：「爾國更有幾人似爾之能？」異人答曰：「我國氽如我者甚衆，見今匿海鑽艘，實繁有徒。我獨不幸，被執上。若饒我性命，我即引就衆人匿處，任其捕捉。」北寇信然，命輕舟載之而行。異人乘間即跳入水中逃去。

異人歸後，朝廷軫其卻敵之功，追封大王。其諸川口魚網，許族人收取奉祀。至今猶有國祭，爽靈當在，爲一方之福神焉。

保伍珊郡公記

天本保伍珊郡公爲吴順妃之弟，以故預典兵。永慶間，大安壽塵社堤路水潰，珊奉往培築。舟行水次，經縣内金鏤河津，上有水神祭廟，稔著靈應，地方之民皆崇奉之。時珊舟纔到廟前，輒進不上，若有阻截之者。珊怒指而罵曰：「爾在此不能保護一方，使河水常爲民害。我今往障頹流處，銜命到此，爾反欲阻我耶！」大罵良久，忽見前面閃出船五艘，突來挑戰。珊素精於符水之術，知是水神出現，即於船内按劍步鑑，書符念呪。已而分扒船夫刀鎗，候出兩邊，久，既對射，煙霧昏黑，咫尺不相辨。約更許，這五戰船先卻，顧盼間已失所在。珊即順流而往，望貢口堤路處，興役築作。土功將完，見河間有巨魚張鬐水次，望似小帆，以尾激水，大浪如山，堤尋復潰裂。隨築隨破，如是者數次。珊無如之何，即暗祝於水神曰：「昨者祠前經過，一時錯誤，遽爾衝撞，神其勿以介意。所望餘靈默護，俾堤畔克完，一方之民受賜不淺。」自是尋得堅實，不復破潰。珊自負大言曰：「我築成此堤，從今雖百神靈亦難壞了。」忽然河水無故翻動，狂波怒浪，衝擊間，這堤裂出一大段。珊懼，即備禮儀歌管拜謝之。再加培築，

裂處終不完。原來這貢口傍出冲淵，與大河密邇，俗傳淵底有靈，常引河水透入，以故難於障塞。時珊已損了許多工夫，因此含怒，斫取縣内竹木，環淵樹柵，再采民家敗臼破礎，並一切舊石煉灰投下。俄見淵底滚沸，魚亂浮而斃者，不計其數。

纔半月間，珊忽染病，如在湯火薰灼中，醫治不及，沉疴而逝。未幾，保伍邑内畜産驚動不寧。邑人相與祈於本土廟祠前，冀可捍䈂。忽内有一人身動而起，眉髮剔豎〔一〕，兩眼環睜，放聲大言曰：「我是珊郡公，被水神毒手〔二〕，抱恨而没。今欲報讎，第無象馬戰器，難以相鬥。寄達保母尊好，爲我整辦送來。不爾，非徒物損，將且及人矣。」保母聞言，即令造作冥器，一如珊生時戰具。完足焚之。翌日，見地方一帶河波濤汹湧，如萬馬雷奔。岸傍聽之〔三〕，似有戈劍擊刺之聲，鰲魚紛然而斃。保母聞之，度必珊郡公與水神交戰，因祝之曰：「吾弟今番與他鬥，勝負如何，倘其有靈，即以相報。」忽家内一人摇動，躍起言曰：「拜上尊好，贈以兵器戰具，勢頗張皇。但他族類實繁，且已素練。我兵新習，水戰未諳。兼以冥器人形，都不勝介胄薄弱，萬難與他鱗甲相敵。纔一交鋒，竟被控了。今後不可與鬥，當於貢口處創一新祠，讓他居之，庶免積釁。」族中依之，市材構作，不日告成。

自是，一方河道不復有異事焉。

【校勘記】

〔一〕「眉髮剔豎」，「豎」原訛作「監」，據《公餘捷記・金鏤水神記》改。

〔二〕「被水神毒手」，「水神」原爲乙文，據《公餘捷記・金鏤水神記》乙正。

〔三〕「岸傍聽之」，「聽」原作「咱」，爲「聽」字的越南俗體，今改正。

清華靈祠記

清華處有靈祠，稔著顯應，方民崇奉，用以金銀貴物爲祭祀之器。每盗來偷竊，輒被牽阻，欲去不能，竟爲守祠人發覺。間有竊負而去，其神即上於社内人，顯指盗人姓名及窩藏之處，卒復擒獲。一方之民，皆敬而遠之。

是年，設藏鬮席，適夜間歌罷，鄉人散歸，只留三五人更宿，不覺酣睡。時有桄棍者窺見之，心生一計，潛至歌伎卧房，盗取仙帽及舞衣穿著，更以泥塗其足，俾變真形。遽執椎而入，直至神座前，椎擊木椅落下，褫取其衣，并金銀寶物，盡行收之。既去，無人追者。

平旦，其神即上於社内祭主，騰踏馳至祠前。鄉人聞之，一齊簇集。神借口大言曰：「爾等不能防守，致祠中器物盡被竊去。伊咎誰尸？」怒目厲聲，鄉人皆震攝，不敢仰視。有長老直跪，對曰：「臣等愚疏不謹，致盗人來。失覺過咎是耳，但不知盗人模樣如何？姓某名誰？望大王指示。臣等迅行追拿，收還原物，夫復何難？」神曰：「我夜間勝賞，偶爾忘機。這賊漢突入逞强，倉卒不能抵敵，致被劫

奪。此人頭似仙人，飭身類歌女兒衣，足染黑泥，係是刼人。疑似之間，不辨是何等人物。爾等宜爲我捉來。」鄉人應命而往，搜尋弗獲。

夫以一穿窬小智〔一〕，猶能瞞過神靈，則古人妙用有鬼神不測之機，信不誣已。

【校勘記】

〔一〕「夫以一穿窬小智」，「窬」字原缺，據《公餘捷記·清華靈祠記》補。

强暴大王記

强暴大王，天本貝綿人也。先是，其母夢黑漢謂曰：「維岳降神，托生伊族。」遂有娠而生。時年將五十矣。

王爲兒時，好耕耘種樹，屹然有巨人志。及長，率性强悍，眇覷一世人。忘卻父母，不有忌臘，惟竈神則朝祈夕禱，雖得一蝦，亦必饌而供之。神亦諒其心，時加顯應。

一日，父母以罪狀訴於天，天即命雷神降打之。竈神密先顯告。王求計，竈神曰：「當以滑物塗屋上，使他無立腳之地，縱有火鞭石斧，其何能施？」王依言，遂取葫葶俗謂夢箆。搗爛，與水油相和。至日，於屋蓋上遍洒之，潛伏暗中等候。俄而風雨驟至，雷神從天而下，纔躡屋脊上，滑而墜地。王從中突出〔一〕，揮杖擊之。雷神倏然不見，奪得赤銅繩長丈許，即於净地埋之。

雷神歸，具以事白。昊天怒，謂雷神曰：「三才我爲之尊。汝震我威聲，所擊無不摧折者。何等人物，乃與霹靂手抗衡？宜潛報水神，以某日引水而上，浮與强賊，使爲魚鼈之餌。」竈神復顯告之。王遂

繩蕉爲筏，取葉爲旗。翌日，水大至，浸没房舍。王即乘筏而去，擊鼓鳴鑼，縱横水面，聲振於天，大言：「我與天交戰」。時昊天與羣仙論人間善惡，聞之，問曰：「何處鼓聲甚緊？」羣仙相視莫對。雷神方候旨，對曰：「是乃强暴賊漢。向既逃罪，今復干常，恭望定奪。」昊天沈思良久，曰：「他弗敬怒敬渝，動輙抗拒，是乃無天地的人。今姑舍之，任他長惡不悛，禍必時至。」仍命水神縮水而下。

王竟免害，乃召家人，具道以從來所得竈神之助，「凡上帝一言一動，必先顯告。吾復何憂？」自是益横。

其後得一田蟹，自炙而食，不以獻竈神。竈神怒其忘己，思以中傷之。一日，顯謂王曰：「來日雷神打汝。」王又問計。竈神曰：「次日汝可往耕於田，如見雷雨將至，即於耕牛木夾處穿手其中，外用横木魚鑽，定是自然無事。」王不意爲其所賣，依計而行。既而雷雨漫天而至。王欲走不能，竟被打斃。頃刻雨晴，羣牛觸土培之，宛然成一大阜。鄉人即於其處封墳。

數年後，方民屢動，畜類爲之不寧。一日，村翁早行，過於墳處，立而言曰：「我是强暴神靈。爾輩立廟祠之，可保無虞。不爾，無遺類矣。」時牧牛者見之，歸以具道其事。鄉人遂構祠常奉，自是始得寧居。至今爲福神。

往年有騷客過往祠下，題詩云：

二五鍾靈象瓊殊，深霄黑漢應嘉符。赤脂煉藥雷何畏，白日乘桴水不虞[二]。
香火永存昭禮典，泰盤默知壯王都。古云敬遠今宜味，君子休將辨有無。

【校勘記】

〔一〕「王從中突出」，「王」字原無，據《公餘捷記・强暴大王記》補。

〔二〕「白日乘桴水不虞」，「虞」原作「卢」，爲越南俗體，與「盧」之簡體偶合，今改回正字，下同不注。

羅山阮監生記

羅山縣有阮姓者，生時赤光滿室。家人以爲火災，及視之，卒無所見。少而穎異，性謹愨端慤。常受業於本社監生之門，每日輒先至，洒掃室堂，坐必别席，不與諸生同坐。

是年值鄉科，其師與之就憲使官，祈中稍通一名。憲官見而起立，揮使坐曰：「縱本處取中一人，亦當許之。但他時得志，幸蒙記憶。」而謂曰：「新貢士第出，其師當留，别人説話。」憲官即問弟子來歷，與入門久近、術業如何，師具道其詳。憲官曰：「我昨夢見一人來謁前道，有銅椎斧鉞，旗幟儀仗，皆如王者。其隨從軍士，約二萬人。直至廂前，謂曰：『今欲應考稍通，不審憲官肯許一名否？』俄而醒覺，想夢中所見，端的此人，不審將來做作何等事業？」是科阮入場，果中一舉。

未幾，無病而終。但精氣不散，家人常見其倏然往來，猶如平日。每有求必應，大著靈異。其後，有鄉人舟行至神符海口，其人舟中卒倒，移時方醒。因語人曰：「適見阮監生乘舟一葉，黄袍玉帶，侍衛甚麗，召至前謂曰：『某原來承天帝命，降生人世，該作帝王。但當今人牧福祚方隆，不可與兩立，故復

回朝帝所，別生他國。今其從此去矣，煩爲歸報家人，不必想念。』言訖，飄然而去。覺來乃是一夢。」既而抵其家，具以前事告之。自是不見顯應。

按，此與虬鬚將軍見太宗而輒哀沮者事亦相類。是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蓋以道御之，則雖天降靈亦且讓一頭地。近日么麽之輩，不自揣量，卻於井底窺天，暗圖非望，不久有腐身之禍。世之亂賊，可不視此爲戒哉！

名墳陽訣〔一〕

陳朝祖墓記

陳朝之祖，美禄即墨人也。世以漁爲業〔二〕，南道長江一帶，到處是家焉。時有堪輿北客就我國看地，自三島祖山，從龍脉而來，歷昇龍吉祥，至金洞縣偈洲、高舍等社。見有土堆環聚，即笑而言曰：「是地駐兵造處。」至南山縣芳茶江，乃没了迹。顧望良久，曰：「河水急流，無乃穴藏水底耶？」因過河而往，行至御天縣河柳社，見星峯聳立，即笑指曰：「擡頭處在是，寧能遁得我乎？」遂尋至日杲社起宗，到太堂結局處，纔下針盤看了，輒躊躇不能去。適西衙阮固見之，問曰：「地仙屬意於此，莫是這處有吉穴耶？」客人仰面笑曰：「不謂帝王乃出平洋〔三〕，可笑時師卻無眼力。」固曰：「有果如此，請許我。即謝禮如何？我亦可辦。」客人曰：「爾即有福而遇我，我即予之。但葬訖，即還我以百緡錢。他時有國，當分其半。」固許諾，遂將祖墓葬焉。

客人慮固反覆，謂之曰：「這誠大地，葬了必有嘉祥。但於百日之内，當時常往探。倘風雷之後，見有異事，便是凶多吉少，可急救之。」葬纔三日，忽夜半聞巨雷一聲，所近地方，人畜皆驚動。次日視



之，見鄧舍、西衙、太堂三社〔四〕有石突出，人稱「貓耳石」，園池在在見之。今石猶存。時固自知寶地，喜不自勝。其妻謂曰：「這地雖然發福，但今目下百緍如何可得？又來日半分天下，其所存者幾何？」固以是無意還謝禮。客人問之，固約以某日見還。至日，客人抵其家，固即捉來縛定，乘夜間投之中江，遑逃而返。不意這處乃浮沙水漲，自他將客人投下，忽然潮水漸涸，卧在沙上。

適陳氏漁舟過之，聞有人喚聲，急來救之上船，解去其縛，換以新衣。問故，客人具道來由，因謝曰：「感君再生之恩，當以此大地相報。」陳氏曰：「這地他已葬之，將若何？」客人曰：「某已先算，此地必爲公有。」陳氏遂留之舟中，不露聲迹。客人即教以多採銅器、霹靂斧形，及取蘇木煮湯，待有受用處。忽是夜雷雨交作，頗有震擊之聲。既而雨霽，二人即將霹靂斧斧他墓上，直透至棺，隨以蘇木湯灌下。明日固往探見之，以爲雷所打，墓中流血，固懼而移去。客人即將陳氏祖墓就葬焉。按這局前望三岐大江，後枕伏象，樓臺旗劍，羅列左右。穴在土腹藏金，坐乾向巽。事裹，客人有課云：「粉黛當墳照，煙花對面生。必以顏色得天下。」陳氏曰：「果若斯言，當平分民禄之半。」客人曰：「不須如此。但君家享國，則我家給足衣糧可矣。」陳氏曰：「謹當書紳。」各有交書爲質。

卻說這客心多，又密寫讖書二道，留與子孫藏之，囑以異時他如禮意不衰，便以實告。倘若背約，即如此如此。因與陳氏語曰：「某已遺下法，可添長遠。來時便可告之。」陳氏不勝感謝。

至二世，陳承以李國建嘉八年，篤生陳炅，龍顏隆準，受昭皇禪位，是爲太宗。時客人子孫自北來者，輒有厚贈。逮季世寢隳，客人即進言曰：「臣先祖有遺來一讖，囑以某年遞就貴國柬知。」陳皇取讖看了，見言内太堂發迹舊墳今將不旺，當疏水道，方保悠長。遂信其言，照讖内畫圖，鑿自富春大江而

入〔五〕，縈回至太堂社。今河迹現存。不意斷了龍脉，陳業遂衰，竟爲赤觜侯所奪。蓋陳家享國，該有此數。是亦天命，豈人力之所及哉。

【校勘記】

〔一〕「名墳陽訣」，此四字原在「陳朝祖墓記」篇名下，今移前。

〔二〕「世以漁爲業」，「漁」前原衍一「爲」字，據文意删。

〔三〕「不謂『帝王乃出平洋』」，「洋」原作「律」，據《公餘捷記·陳朝祖墓記》改。

〔四〕「見鄧舍、西衙、太堂三社」，「舍」原作「金」，據《公餘捷記·陳朝祖墓記》改。

〔五〕「鑿自富春大江而入」，「春」原作「物」，據《公餘捷記·陳朝祖墓記》改。

中行武族祖墓記

安陽中行有武族者，起世寒微，而頗能好善。

時同邑有富家人，嘗求風水師相地，擇得真穴葬之。事竣，其師謂之曰：「這局世世公侯，未審你家福澤能稱此否？」既而夢神人罵曰：「本地方係我管了，汝何人來葬我地？急移別處，不爾必有災殃。」其人亦持疑不決。未幾，舉家病，族中不寧。復夢神人謂曰：「汝家福不堪此穴，我厚留待武族。汝當讓與他，則汝子孫亦得享他之福。」其人如言，即邀武氏告之曰：「我有吉地一局穴，今許與汝。汝家發達，當無忘我子孫。」武氏許諾，即將先人就葬。

其後家門興旺，多産材藝健武人。中興滅莫，有向道功，榮封功臣，至今世襲典兵，爵禄永久。諺云：「安陽中行，金城瓊溪。」蓋言世官之多也。

黄舍宫妃祖墓記〔一〕

青林黄舍有富家，常求風水師取地，認爲蛾眉山一穴，師課云：「這穴定出宫妃。」其人即將祖墓葬之。是後，族中多被目痛，因訐卜。日者占曰：「新墳有動，以故不寧。」族人懼，即移葬别處，仍委廢舊穴，不有填土如原。

適有同邑人夫亡，單寒無賴，傭人將行扜葬，纔到這處，見宛然一穴，不費開掘，即置下埋之。時婦已孕二月矣。後生一女，聰穎異常，兼有姿色。因薦入後宫，侍昭祖康王，甚爲寵幸，轝冠妃嬪。今族中猶蒙蔭澤，華聲未歇焉。

【校勘記】

〔一〕「黄舍宫妃祖墓記」，「記」字原無，據諸篇目補。

紫沉鄉庚陽宅記

安山紫沉地之西有石嶺十餘峯，盤亘一里許，清奇可愛。中有石峒，下有禪扃，先聖王築宮於此，屢臨幸焉，始爲龍珠社。安山之東，有石突起，酷類蟾蜍。

舊傳，有伊社人鄉庚爲人傭借，適在田間拔禾，有北客經過，言曰：「我有吉地一處，如有何人請者，我即予之。」庚聞言，棄禾而上，前來拜請。因邀北客回，只辦得黍飯一小鍋爲禮，前置致詞云：「僕獲遇明師，自知有福。但家資冷淡，愧恥殊深。倘吾師惠以福地，幸來時發達，誓不忘恩。」北客見其誠心，即就山傍蟾蜍之下，指之曰：「此地最好，當作陽宅居之，必然大發富貴。但得近君王後，急撤家去，切不可留。」庚依言，即構家茅屋數間居之〔二〕。

纔及三年，時邑中有行魚俗例，其池在山倚宅之前，長闊數丈許，邑人筌網相下。庚於池中忽置魚簹斷其繩，即上池畔山邊，取藤蔓換纏之，束之腰間。忽然陽事大起，壯硬異常，原有敝袴一段，恐不能蔽。因留浸池中，不敢上畔。時打魚人陸續而歸，庚獨不見，衆人意其得魚而藏匿者。其母即往尋之，見庚猶在池下，仍責以遲歸之故。庚即解魚簹與母將回，纔釋其藤，陽事漸漸而倒。既歸，母問其故，庚

以實告。母即取藤曝乾，置之竈上，每使試取佩之，陽事勃起，屢試屢驗。

時陳裕宗陽事不舉，醫治弗效，使人遍徇國中，有能治者，許天下民禄之半。適徇至伊社，庚母聞之，問曰：「劣陽是甚麽病？」使者具道其詳，母曰：「我家有一物，必能治之。」母子即取藤，隨使者赴京獻上。裕宗佩之，果然陽事雄壯，生得二皇子，以庚爲神醫，之宫中侍藥，賞賚不可勝計，寵幸無比。

庚既得君，忘卻客人之言，不撤舊宅。其後庚之子通姦宫女，事覺被刑。庚被驅回，田産盡没，又如曩時貧窶的人。

按，這宅外有高田數畝，形如剉殺刀盤，故以醫得名。又宅處與山相近，每日月斜照，山影乘下，聞之如蟾蜍在屋脊，譬如此身在蟾宫〔二〕，故得近君王，出入宫掖。但嫌宅在山傍，地勢太逼，又前面劫山，去來靡定，以故富貴不久。按《國史》記裕宗遊西湖墜水中，庚針之復蘇。陽事不舉，庚請取黄男肝和陽起石服之，及通同胞女助陽道。裕宗習之，果驗。以故得寵，與此不同，未知孰是。

脱軒《咏史詩》云：

既因薄藝要君寵，又啓淫風逞己私。行險小人心似鬼，當時謾説是神醫。

【校勘記】

〔一〕「即構家茅屋數間居之」，「茅」原作「芽」，據《公餘捷記・紫沉鄒庚記》及文意改。

〔二〕「譬如此身在蟾宫」，「譬如」二字原不清，據《公餘捷記・紫沉鄒庚記》改定。

名臣附名儒 名墳

狀元莫挺之記

兩國狀元莫挺之，字節夫，至靈瀧洞人也，《史記》作傍河社人，乃李朝尚書莫公顯績之孫。世傳鄉有大陵阜，材林鬱茂，獮猴居之。其母居往刈薪，爲雄猴所脅，歸語其父。其父遂服婦人服，懷刀往焉。猴狃故態，父提刀擊殺，晨往視之，見土蟲已將猴尸培成一墳。父異之。母尋受胎，朞月生公，姿相卑陋，人以爲猴之驗。其父壽終，遺言葬父於猴墳之上，蓋亦默會天機故也。

公資稟過人，生而穎悟，時皇子昭國王益稷開學堂教習，公往受業。年既冠，登英宗甲辰科狀元。太學生火勇首充内書家，對策文宜魁多士，上以資質淺陋，不欲與公狀元。公作《玉井蓮賦》以相況，蓋謂蓮雖卑而可貴也。上覽之而悟，遂置上第。

歷任各職，往北使，與北人訂日交關，阻風雨愆期，爲北人所拒。公婉辭致請，北人寫對句，自關上投過，有曰：「過關遲，關關閉，願過客過關。」公立對云：「出對易，對對難，願先生先對。」北人服其敏，開關賜進。

至北朝，元人以公卑小，鄙之。一日，宰臣召入府，與之俱坐。有薄帳，繡黄雀在竹枝上，公以爲生雀，趨就捕之。元人笑其鄙陋。公曳裂之，衆皆怪問，應曰：「我聞古人有梅雀畫，今宰相帳裏繡竹雀。夫竹，君子也；雀，小人也。宰相繡此，是以小人加君子之上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爲聖朝除之耳。」衆服其能。

及進朝，適外國薦扇，元帝命公與高麗北使贊。高麗使先就，其辭曰：「蘊隆蟲蟲，伊尹周公。雨雪凄凄，伯夷叔齊。」公未定製體，望見他筆管知之，遂因其意，而推演之曰：

流金爍石，天地爲爐。汝與斯時兮，伊周巨儒。北風其涼，雨雪載塗。汝於斯時兮，夷齊餓夫。噫！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汝有是夫！

既成進呈，天子圈「噫」句，封兩國狀元。

其在北國，與北人遇於途。公乘驢觸其馬，北人誦語云：「觸我騎馬，東夷之人也？西夷之人也？」公曰：「遏我乘驢，南方之强歟？北方之强歟？」又嘗與北人對答，北人出對云：「杞已木，栖否木，如何以杞爲栖？」公對曰：「僧曾人，佛弗人，云胡以僧事佛？」

北人出對云：「安女去，以豕爲家。」公對曰：「因人出，立王成國。」北人批云：「後世子孫必有王者，但嫌單字，國祚不長。」北人出對：「日火雲煙，白旦燒殘玉兔。」公對曰：「月弓星彈，黄昏射落金烏。」北人批云：「後世子孫，必有以篡得國者。」

北人出對云：「魑魅魍魎四小鬼」，蓋譏其卑小也。公對云：「琴瑟琵琶八大王。」北人批云：「後世當爲血食神。」北人出對云：「缺叫墻頭談魯《論》，知爲知，不知爲不知，是知。」蓋以鳥語譏其南人缺

舌也。公以類蝸聲者對之，以譏其北人云：「蝸鳴池上讀鄒書，樂獨樂，樂與民樂樂，孰樂？」北人出對云：「洛水神龜單應兆，天數九，地數九，九九八十一數。數數演成三大道，道合元始天尊〔一〕，一誠有感。」公對云：「岐山鳴鳥兩呈祥，雌聲六，雄聲六，六六三十六聲。聲聲透徹九重天，天錫嘉靖皇帝，萬壽無疆。」公對答出口成章，無少屈者。

又北胡后妃死，臨祭，命公讀祝。就讀但見空紙，公即矢口而續之，其辭曰：

青天一朵雲，紅爐一點雪。上苑一枝花，廣寒一片月。噫！雲散雪消，花殘月缺！

北人驚服，其文載在北書。

公在北，元人奇其才，而察其相貌無貴者，乃偵公出廁，潛往觀。見其便糞方，謂公有隱相，所貴在此。公回還後，因往本國認其風土，引詣先墳，皆不許可。至公父墳，始嘖嘖稱嘆，謂真是公發迹之地。今按其地甚佳，俗眼觀之，亦知其爲貴格。詳見《和地觀書》但水不停蓄，故貴而不富耳。

公居官廉潔，薄於自奉。明宗體得其情，使人將以十鎰，暮夜置於公門内。公明旦入朝以聞，帝曰：「錢無主，任卿取之。」其清潔如此。

後來脱軒先生有詩咏曰：

第一魁元早致身，居官不改舊清貧。扇銘有重燕臺譽，使節方知國有人。

仕憲宗朝，爲入内行遣右司郎中，遷左司郎中，官至左僕射平章。所著文甚多，其傳於世者，惟贊文、祭文、對句、詩四首，見《越音集》。賦一篇、謝文一道賦見《洋兼集》，文見《國朝表率集》。及《裴公木鐸神道碑文》，裴公武仙呈來人，碑今在焉。餘皆不傳。

公貴而能貧，故其慶流後人，世豪東夏。子侃直官員外郎，孫迪、遂、遠皆有勢力。遭胡氏篡，以先世事陳，有爲國報讎之心。會明帝命張輔等討胡，軍次富良江北岸。胡氏悉國中男女老幼列栅固守。明人不知虚實，不敢渡江。遂自南策與三帶州參判鄧京皆來降附，備言其故。明人乃渡江攻之，所向克捷，因以爲向道，與下頭目武如卿等，獲漢蒼與子芮於高望山中，厥功爲最。詳見《丘文莊集》所載《平南交録》。遂兄弟仕明，明人授以官，遂參政使，迪指揮使，遠鹽鐵使。皆列貴顯，其後平明，亦不及難。遂子孫居青河麻溪，三世又移居宜陽古齋，生僞太祖登庸，實狀元公七世孫也。莫氏得國，進封公爲惠感靈慶大王，夫人爲兩國惠正公主，至今祀之，永爲本鄉福神。元人批評之語，於是各驗。莫氏又以公所居瀧洞社故基爲榮德殿，父墳爲陵。故今鄉中號真地爲馮陵處。於崇德殿前江之北岸築一巨堆，以爲拜位。莫百官經過其地，即就望拜。今其殿址及堆猶存焉，與狀元公講學堂故處遺迹，歷歷可考。

噫！公學冠羣儒，名冠兩國，自陳迄今，五百餘年矣，而田夫野老、童兒婦女猶知其名。語公之事者，赫赫若在目前；誦公之文者，凛凛然有生氣，真可謂百代殊絶之人物也，豈可以其後世子孫故，而少玷哉。所恨者歷朝史筆所載不詳，前代名公又無著述，使公文章德業，不能盡傳於世。愚忝後生聞識淺陋，姑述其大略於此，當祈大方君子正之云。

【校勘記】

〔一〕「道合元始天尊」，「元」原訛作「大」，據《公餘捷記·莫挺之記》改。

榜眼阮德貞記

阮公德貞，青林安界人也。幼甚穎悟，嘗從其母往拜家人忌日，母不許，公强從之。適有差人見其容貌與常兒異，因問：「你曾學否？」公答以既學。差人言：「我出對，對得即許與你母偕行。」乃出對云：「小兒隨父母。」公應聲云：「大德配乾坤。」其人驚訝，謂：「此兒必成令器，非凡人比及。」

及長，登光順年間梁狀元榜第二名，賜黃榜日，上御製聯云：

狀元梁世榮，榜眼阮德貞，探花郭廷寶，天下共知名。

真不負科名者矣。

白雲庵居士阮文達譜記

公諱秉謙，自號白雲居士。永賴中庵人也。先世皆有隱德，祖蔭封少保資郡公文靖，妣前正夫人范氏貞惠，始卜陽宅，山水回環，暗合《高王駢記》。考贈太保嚴郡公文定，道號瞿川先生，有學行，充太學生。母慈淑太夫人汝氏，明安子下人，户部尚書汝文瀾相公之女，性聰慈，通經史，善文章，尤精風鑑，曉術數。方洪德盛時，而知四十年後炎運當微，慨然有大丈夫改物志。擇對不嫁幾十年，一見文定，知其有貴兒相，遂婦焉。後遇一少年過雲江寒渡頭，愕然嘆曰：「少時何不相遇，今日到此奚爲？」從者叱而鞭之。夫人徐詢姓名，知是莫登庸，懊悔者移日。

公以洪德二十二年辛亥年生，身長大，容貌英偉，未週歲能言。一日昧爽，文定抱諸巷，忽語云：「日出東方。」考大驚異。年四歲，太夫人誨以經傳正文，即能爛熟口頭，又暗誦國語詩數十首。時太夫人他出，文定因拽竹藴弄兒，戲吟云：「月撩弓，月撩弓」，下句未就，公從旁和云：「援秵仙，忍忍挌〔一〕。」文定喜，以示夫人。夫人恚曰：「月，臣象也，汝何以此命兒？」考大慙謝，然恨終不釋意。辭

歸，壽終於父家。

公丱角時，偕羣兒遊於寒渡。商船北人始相之曰「王」，及諦視之，又曰：「可惜内粗，只好做狀元宰相。」故人皆知公其爲輔器〔二〕。

自少學講家庭。既長，聞榜眼梁得朋文章名世，負笈往從之。梁，弘化會朝人，奉使如明，得《太乙神經》於族人降明朗陵王梁汝笏之後，仍以授公。公既造之玄理，易道遂東〔三〕。後梁師病篤，囑其子有慶於公。公撫之如子，教以成名。

光紹間，兵燹起，隱居教授，抱道自樂，不求聞達。

統元初年，鄭綏、莫登庸皆有挾天子令諸侯之志，頻年構兵，境内大亂。公《感興詩》云：

泰和宇宙不虞周，互戰交争笑兩雠。川血山骸隨處有，淵魚叢雀爲誰驅？重興已卜渡江馬，後患應防入室貙。音樞，如貙。世事到頭休説著，醉吟澤畔任閑遊。

蓋知黎氏當復興，始雖偏安，終必復國，而室貙其隱語也。

既鼎革，四方平，親朋多勸之仕。年四十四，始就鄉試，領首薦。莫大正六年乙未春，年四十五，赴省試，四場並第一，庭對擢進士及第，授東閣校書，奉侍太宗所制《春天》、《御溝》二詩，皆預優等，拜刑部左侍郎。俄遷吏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在朝八年，疏劾弄臣阮某者十八人，請悉誅之。其志每欲萬物各得其所，微而跛瞽亦皆授以歌卜業。忽值婿阮瑶貴横，恐累連姻，遂托病致仕，時廣和二年壬寅秋，公年五十二。

既歸田里，起白雲庵於鄉之左，仍號居士。起迎風、長春等橋，歲時遊憩。築中澤館於雪江之津，作

碑以記其實。又修葺佛寺，携老僧同遊。時或扁舟泛金海、郁海觀魚。安子、臥雲、敬主、塗山諸名山，皆杖履登臨。適意處嘯咏，往來或徜徉終日。每遇樹木清幽，時鳥變聲，輒欣然自得。公雖在家，莫事之師禮，國有政事，輒遣就訪。時徵至京，詢以大計。從容規畫，裨益弘多。尋復還庵頤志，竟不可留。後以功封程泉侯，纍升吏部尚書、太保、程郡公，二代祖考妣皆受封蔭。妻妾三人，子七人。

莫景歷三年，舒國公阮倩，其子倦、俛歸順國朝，公曾有詩記傳云：「顧我存能知義在，知君處變豈心耳。」又云：「氣運一周離復合，長江豈有限東南？」倩得詩，頗挹怏。倦有將才，每戰屢勝，福源甚患之，問計於公。對曰：「倦父倩與臣有舊，又昔曾遊臣門，現今出守天長，正在疑信之間，用計擒之，囊中一物耳。」遂將壯士百餘人先伏岸北，移書與倦，約就船話舊，酌酒講歡，乘醉徑趨北岸，伏兵卒起，因諭以家義國恩。倦感泣，遂携歸莫，卒爲名將，數十年賴以維持。

時世祖義兵大振，數戰神符，燕王莫敬典兵敗，世祖因進兵由西山略京北，中外皇皇。公獻實虛計，境内暫寧。

莫延成八年乙酉十一月，公寢疾，莫茂洽使慰問，具語以國事，公但曰：「他日國有事故，高平雖小，可延數世福。」他無所言。後七年莫亡，乾統、隆泰、順德、永昌還保高平，歷三四世，七十年而後泯，其言無不驗，類如此。

是月二十八日，薨於家，壽九十五，學者追尊爲「雪江夫子」，葬本鄉之原。

公爲人魁梧英爽，博覽羣書，深明《易》理，雨暘水旱、禍福災祥、存亡得喪之因，無不前知。時有門生裴姓者，安陽中行人，曉明吏事，公謂之曰「晚年富貴」。年僅七旬，猶落魄不偶，竊與門生言先生奇術

有誤處。公聞之，笑而不答。一日，令借魚船十隻，泛萬寧海之洪潭，約某日時權泊，逢物收回，獲重賞。裴欣然領命，果於海中獲衣巾一老媪，載歸，事之如母。俄而廣東都督使使來，言太夫人泛海漂風，觀星象落在南土，鄰邦之義，當爲搜尋。莫以重賞求，公命奉車以獻。裴得重賞，後爵韜國公。

我朝順平八年，中宗崩，無嗣。世祖有持疑意，詢之克寬，不能決，因使家人將厚禮潛往海陽訪之。公弗答，但顧家童曰：「方今不稔，在於穀種不好，你等可覓舊穀種之。」後命觀遊寺，使僧童洒掃焚香，餘無所及，蓋微示以事佛吃碗底意。寬具馳聲，世祖悟，遂迎立英宗，求奠我區夏。

端公阮潢以昭勳靖公之子〔四〕，内懷危懼。其母范氏太夫人尊稱聖老，原籍四岐范舍人，與公有同鄉誼，嘗密使人語公，爲子求一條生路。使者以銀一包爲贄，獻於公前，拜祈不已。適策杖後園，園有十數餘石塊，蒼古叢出，疊作假山，横遶軒前。有羣蟻方緣石而行，公徐目蟻而笑曰：「横山一帶，可以保身。」使者悟其意，歸以告潢，遂以計求領廣順，至今蟠據。

嘗與門生張時舉，卜《易》得「乾」卦，而知八世之後起干戈。其神妙淵奥，不能盡述。

授徒甚衆，惟馮克寬、梁有慶、阮嶼、張時舉最著。克寬、有慶遂數學，爲我中興名臣。初，克寬假館遊學，既卒業，公夜扣門語之曰：「雞既鳴矣，夜既明矣。何不起而作食，堅卧何爲？」寬悟，遂潛清花。嶼隱居不仕，作《傳奇漫録》，公多爲斧正，遂爲千古奇筆。其成就人才，我國朝藉其用。

公胸懷洒落，天資極高，而充養純粹，渾然不露圭角，人不問則不言，言必有中。從容就事，不見其有爲。居家中四十年，而其心未嘗一日忘世，歷時憫俗，一發於詩。文章出於自然，矢口輙成，不事雕琢，簡而暢淡，而味皆有關於世教。所作國語詩賦甚多，著《白雲詩集》千餘首，今行世者百餘首，及《中

津賦》一篇而已。然觀其大略，霽月光風，千古猶可想見。公常有詩云：「高潔誰爲天下士，安閑我是地行仙。」蓋自言其志也。

妻妾三人，正夫人楊氏純懿，本縣河陽人刑部左侍郎楊德顔之女，序夫人阮氏號蕊静，亞夫人阮氏號徽清，子十二人，男七女五。長子某自號寒江處士，蔭受忠貞大夫，官至憲副。次子某自號醉庵先生，蔭朝列大夫，爵廣義侯。次某蔭顯恭大夫，爵義川伯。次純厚蔭弘毅大夫，爵廣都侯。次純正爵勝義侯。皆以管兵有功。寒江生功德，功德生道進，道進生登瀛，登瀛生時當，時當年至六十五，有男子數人，皆八世孫也。

永祐元年乙卯，鄉人某追思盛德，即公故宅設立祠宇二連，總人亦仰其德，歲以春秋奉祀焉。族人阮有理等恐其譜系湮没，徵記於予。予自洪州出，幸與先生同鄉閈，相去又纔一百十九年。少時聞諸父師，已能知程狀元名，既從諸大夫遊，評論先賢，又得聞其一二。每欲親造盧邑，而求其所謂程公者，間又羈於仕路，有志未能。景興辛酉春，奉命莅洪州，自謂咫尺仙居，寸步可蹴。兵事蜎冗，更覺遠。而壬戌春，奉築冬橘河堤，始克觀《中津館碑》，碑字畫覆没不辨。詣祠一謁，仍求行狀於七世孫時當，奈不能作一片語。欲詢之故老，即亂中零落，無有存者。僅僅鄉邑陳伯珖稍能返述前事，並示《中津碑文》、《國音賦》及《白雲庵集》一抄本，因得以詢訪長春、迎風等橋諸名迹。及觀諸先宅，矮屋數間，時當及其子孫十餘人居之。仍徘徊顧望庵鄉之西南，潭漩四五聚窩，亦可數百畝，深倣一丈許，瀦而折，折而瀦，回光反照，鍾秀毓英，宜其達人者出焉。據嘆《石針》云〔五〕：「硯池水映」，豈不信然？往來吟咏，低回不能者久之。間欲爲公作一譜記，軍務匆忙，竟不能提筆，迨癸亥冬，奉討塗山水寇，駐師雪江，再謁先祠，令

時當等出諸譜系，辭以亂中流落，閱月方得爛紙數張，僅寫先人姓字而已。敬裒集衆見，並收拾前日所聞，以爲之記。至於搜摘遺文，彙成篇帙，以垂示世教，將有俟於能者。余惟夫麒麟鳳凰，固宇宙之不常有也，然必遊唐虞、鳴周岐，方可以瑞世。公以明睿之資，抱聖賢之學，使其得時行道，必能鏗至治，黻皇猷，變慢易之風，爲禮義文明之習，乃德宜輔王。而偶生霸世，所學非究於用，惜哉！雖然，用舍行藏，於先生無損益，余竊有慕焉。生於莫世而致仕，欲公山往之心；知其不可而亟歸，從赤松遊之智。玩味遺書，即其玉色金聲，祥雲瑞日，浴沂風雩之趣，愛蓮採菊之娛，有若身親見。而揖諸堂上，豈惟精於理趣，藏往知來，由百世之後，榮百世之上，莫之能達而已者。且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然生則榮，没則已。先生之傳七八世，近而士夫庶民山仰斗瞻，千古一日；遠而清使周燦，亦謂嶺南人物，理學有程泉，筆之於書而傳之於中土。公誠南國至人哉！

後學温亭侯武欽鄰盟述，時焉景興五年甲子仲秋〔六〕。

【校勘記】

〔一〕「援栖仙忍忍挎」，喃文，大意謂：援仙手，急急挽。

〔二〕「故人皆知公其爲輔器」，「公其爲」原乙作「其爲公」，據《公餘捷記》乙正。

〔三〕「易道遂東」，「易」原作「見」，據《南天珍異集·白雲庵居士阮文達譜記》改。

〔四〕「端公阮潰以昭勳靖公之子」，「潰」原作「演」，據《公餘捷記》改。下同。

〔五〕「據嘆石針云」，「石針」，《公餘捷記》作「古鉗」。

〔六〕「時焉景興五年甲子仲秋」，「焉」下八字原無，據越南國家圖書館藏《白雲庵居士阮文達譜記》（R.105）補，其本此八字換行頂格，故可知乃本書抄者漏行致闕。

榜眼吴公焕記

公青林上答人也，登洪德年榜眼，以文章聞。上命爲「騷壇洒掃夫」〔一〕，名在二十八學士之四。其侍從文章，載在《錦繡》、《鼓吹》、《瓊苑》集中，歷歷可考。景統中因事充軍，端慶年間復舊職，仕至尚書，從陀陽王終焉。

世傳公赴京應試，過江上河，時河流尚淺狹，可以築橋。公祝江神，願得大魁，架橋以報之。及庭中第二名，乃止。其後公從義，二子家居，僞莫遣使殺之，尋馳驛使，至河，會日暮不得渡。明日至，已不及矣。人以爲不架橋之報。

國朝中興，榜眼公節義，封上等神，歲時致祭，二子預焉。

【校勘記】

〔一〕「上命爲『騷壇洒掃夫』」，「夫」原作「文」，據《公餘捷記》改。

探花流金記

公青林安逸人也。多材能，善騎射，人間百工技藝，無不精諳。嘗馳馬，放一緡錢於地，再馳過，垂手拾之，不遺一文。端午日，上御觀競渡，百官多作詩賀。公辭以不能詩，乞打毬，以祝聖壽如毬之數。上愕然面赤，勉從之。公手剌船，以左一足〔一〕，踏毬八九十次。上始開顏，命公少停，賜以御酒飲之。復打之百數十次，上笑指之曰：「如此足矣，免致耄荒。」公乃拜謝領賞而歸，其材藝類如此。

是時，騎都尉三人知有材，名「管都力士」，公父爲之長，僞太祖登庸名在第三。上嘗夢見「三都得天下」，既覺，疑公父材力之雄，且有令子，乃與弟二人並賜死，而不及登庸。不知三都乃第三人也，天命其可違哉！公因家變，逃入占城國，不知所終。

【校勘記】

〔一〕「以左一足」，「左」原作「聖」，據《南天珍異集・丁流金》改。

都臺阮公茂記

都御史臺文通伯阮公茂，青河遊羅人也。居官廉直，發摘如神，莅臺事久，天下無寃民。

嘗有土豪與鄉人争訟，纍次得直，公獨曲蔽之，其訟遂止。是後，國步多艱，朝經日紊，公不樂仕進，謝事來歸。時寇盜縱横，道路阻梗，公冠蓋堂堂，略無少憚。回至嘉林地方，午霸處。見一彪軍馬，遮迎路首，視之，乃昔土豪。僕從相顧錯愕，不知所爲。豪近前，致請下顧，公不得已從之。入其家，見館整潔，熟豬壹口，粢酒各物，具置堂中。公甚怪之，然知是好消息。少頃坐定，豪使其三妻出拜，因言：「當今之時，惟公可爲官耳。僕生其閭閻，聞朝廷官以爲公清正直，乃故意争訟，到處納賂，以試觀焉。僕其理甚乖，而衙門皆受其賂，斷以爲直。惟公貨賂不行，分别是否，僕心甚服之。今日致迎，蓋有以相報耳。」公莞爾笑言：「我秉心本無適莫，卿能諒之，多謝多謝。」豪遂留公宿，禮意款洽。次日起行，豪言：「今道路不通，公文官，僕從單少，請以手下一百人奉送。」遂衛餞至家。

公居家未幾，僞太祖受禪，以公舊職，且有廉能，再起復居臺長，仕至尚書。

東閣陳公寶記

東閣文範伯陳公寶，青林關山人也。少失怙，父執耕穫甥狀元公携歸養之，同族常國公請以爲子。長而才名冠世。歸父籍，應舉不第，夢斬馬首，自解之曰：「馬即午也，南方之象。」乃赴山南場試，果領鄉解，尋登進士，再中東閣。

居官清白，自將苦於屢空，嘗作《貸門人粟》及《乞衣乞粟》國語文，至今尚傳。常國公阮倦每周之，然猶不足。

公長於文學，爲時宗師。至靈確溪范狀元、青林賴下榜眼皆其門人，其餘登仕殿者甚衆。當時文章以公爲天下規楷，故爵稱文範伯，有以也。尤善國語，著《至靈風土記》及《王昇傳》、《漁樵耕牧賦》諸篇，皆行於世。又傳公善堪輿術，確溪狀元公祖墳，其所扦也。公可謂異材矣。

傑特尚書記

尚書嚴山侯阮公允欽，至靈傑特人也。少不學，以耕農爲業，時海陽承司官治在拋山，行經傑特，公適耕田間，見騶從呵道，避之。然不知是官，以問於人曰：「何等人物，乃爾些好？」衆人語以承司。公問：「何由得此？」衆曰：「讀書所致。」公曰：「我應爲之，不爲耕也。」乃從師學，登進士第二甲，名在同公沆上。

世傳公手垂過膝，有材力，善交跌，雖侍衛力士不能抵敵。爲都御史，時元旦節回家，至嘉林膠滕社，適鄉人開交跌場，有一力士守第一標，三日無敢當。公聞之，輒停車蓋，令家人買一巨鯉，芙粉米一盤，食之無餘。笑曰：「衆人撻我一腹，已不能堪，況與角力！」遂令取諸從者褌服之，就請與角。力士忿甚，志欲斃之。公乍一交，將某人投出欄外，措手不及。乃大聲曰：「我都御史臺嚴山侯也！」即登車去。鄉人共挈標物隨之，公不納，還許力士。

後官至尚書，值莫亡，隱懸釘山中。年七十許，國朝中興，召用之，公以斧擊破膝頭，托疾不仕。八十餘歲壽終。

黄甲同公沆記

公至靈廛陽人也。少名神童，而拓落不羈。十四歲，太學出《重修國子監賦》，肄習多士。公作疊體，考官置第一名。因問何故作疊體，對曰：「以出題有『重』字。」其放率類如此。

前代海陽處承司治在廛陽社，公一日詣廨宇，擊鼓三連。承司官意有公事，各具公服來會，見一士人，問：「何由擊鼓？」公言：「寒士欲就先食，恐其難達，故擊鼓。俾列位貴衙，各出公堂，得易請耳。别無他事。」承司言：「汝既是士人，當出詩一題，汝做得好，當許以錢米。」公請出一百題，一體賦之，一題不足賦也。承司官三員，乃便出題，公援筆即就，題出不及。頃成百篇詩，辭意兼美，承司官莫不嘆服。乃以古錢五緡，米一圓箕賚之。噫！公可謂奇才矣。近日百篇猶存，亂後失之，惜哉。

公家貧，有富翁贅之爲壻，遂得津力學問。嘗自負其才，志冠天下，時人爲之語曰：「至靈狀榜，非

沆則㹤。」蓋以公才勝於范公也。其後公不得冠，而范公果冠天下，其讖語耶。

公登第前一科，自謂必中，造試卷日，請岳翁宰一牛，囑鄉人預整竹竿爲旗，迎接恩命。至第一場，公兼治五經，内有《詩經》一題，出「營營青蠅，止於棘」章，公未詳注解，乃不行文而出。傍有老儒怪問之，公以實告。其人曰：「公若出，誰其應試？我雖老鈍，然此章尚能記憶，勉留當爲誦之。」公咈然曰：「豈有魁天下者，乃從人竊字耶？」出而不顧。既出場，揚言曰：「不意渠輩乃出險題，容我三年讀書，當任他所出。」次科應試，復令宰牛造卷如前，岳翁譬曉之曰：「我於公誠無愛，但前科如是，而卒落名，今復然，恐爲人所笑。」公言：「若不宰牛，決不赴舉。」即往雷同社，夜入人家，擦其妻，爲主人所得。岳翁乃以六十緡贖歸，不得已，爲宰沙牢，公始就試。入第一場，揚言謂：「能出題使同沆不記者，方是大手。」是年遂登進士。公以學驕人，爲時所惡，庭試文已及第，黜第二甲，公大憤惋。榮歸日，徒步而歸。至廛陽河，亂流而涉，竟以此爲終身之恨。

弟同公得，才不逮公，學亦鹵莽。其妻嘗於太夫人前與公夫人同席坐，其舅見而戒之曰：「他夫進士，汝乃秀才妻，安得同坐？今後不得如此！」少公妻忿之，歸謂其夫曰：「卿不從取學第，我不爲之妻矣。」少公乃乘間請於兄曰：「如弟，可學不？」公曰：「進士如兄者少，舉朝皆叔也，於學乎何有？」少公乃從學，尋繼登科，與公並列貴顯，所謂其妻激之也。

按，神童公文章甚多，今所見者，《重修國子監》、《觀試》賦二篇，餘皆不傳。

東閣阮春光記

公至靈突嶺人也。天資甚鈍，而勤於學。每熟讀，終身不忘。讀書晝夜無停聲，聲粗而大，鄰里聞者厭之，皆爲掩耳。家有檳榔園，每坐讀書，且讀且叩，所坐株皆枯槁。其姊見其辛苦，憫之，謂公曰：「確土豈有鱔魚？爾何自苦若是？」蓋以鄉舊無顯也，故以此諷之。公不爲止，久之，變化氣質，遂成名士。登進士第，再中東閣。榮歸日，作具享其姊，置一大白鱔魚其上，謂姊曰：「確土固無鱔魚，若有之，其大如是。」乃相與歡笑。

噫！有志事竟成，公之謂也。世傳《書中粟賦》一篇乃公所作，其餘無傳者。

狀元范維坱記

公至靈確溪人也。少失怙，其母育之。年八九歲，時超類縣青淮社尚書公阮克敬。未第，教授其邑，公母道而問之曰：「妾有幼子，欲使入學，不知禮物如何？」公笑曰：「厚薄從心，竟有何例？」母曰：「宰牛可乎？妾家有耕牛一隻，然入學事重，當宰之以禮。」先師青淮公曰：「如此至厚矣。」母遂牽牛爲禮。訖，請青淮公命名，且曰：「渠姓范俗名坱，其父族命名，嘗以三字，中字從維，願先生量此命名。」先是，青淮公嘗夢登第一人，乃范維坱，夢覺記之。然暗思同時文士無此姓名，乃往教授，周行天下尋之，竟無所見。至是聞母言，不覺驚異，忖曰：「我與此兒同科，何時得第！」乃教之學，公見敏悟殊常，喜曰：「如此，我登第必不遲。」之後果同榜。公時雖晚暮，而詞學少年，雅有争魁之志。庭試日謂范公曰：「狀元須合讓我。」范公遜辭唯唯。及出題寫訖，青淮公腹中作痛，連至日午，卧不能行文。忽憶前夢，仰天祝曰：「狀元不敢與維坱争。願神靈保護，俾完文卷足矣。」言訖，止痛，乃命筆書。已而臚唱，范公果中狀元，而青淮公名在正榜。可見人生榮進，自有定數，其形於兆朕如此。況狀元公母，其度量

容大，則其福力亦大，豈偶然哉！

世傳公乃陳文範公門弟，以大科目期之，爲扦一地決科，言來年必發大魁。既點穴立向而歸，公再請北人覆視之，别立他向以葬。陳公不之知也。嘗自神其術，既扦此地，宣言於朝，謂：「今年狀元乃僕門生某。」及會試復落名。陳公適外任，聞之回家，徑詣穴所，細認真的無疑，怪問之，公拜謝，以實對。陳公乃卧於穴上，命公依頭足所向立標，試更葬之，再言：「依此向扦，若果不驗，我當焚所讀書，免致誤人也。」是年公果魁天下。陳公可謂奇術矣。按其地辛來巽應，九曲朝前，穴居小溪，前一堆卓立午位，去穴甚近。陳公作此龍向，決科果然。北人别立他向，雖合俗眼，而卒不發，可見其術難矣哉。按此地舊有記云：「確溪之山東繞，科第有期。」此其應也。

又傳公少時，有人出對云：「丈夫志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蓋有所諷也。公對云：「帝王施爲氣象，必有大過其人。」其科名事業，概見於此。公既登第，值國事多艱，奉往交關，屢行攻討，仕至吏部左侍郎確溪侯。其文章止見《會勘關上簡明人詩》十篇，其他别無傳者。

傑特阮尚書記

尚書致仕泉郡公阮公澧，至靈傑特東村人也。其祖贈厘慤，葬後關正中，世傳爲公發迹之地，至今存焉。父鄉貢，贈太保，生三男。長嘉定縣知縣；季知簿，封衛尉；次即公也。公生而穎悟，年四歲，聞其兄讀書，暗記之。其父見公明敏，遂以兄書與讀。六歲，教文章音律。七八歲，善屬文。適其父扦家墳，命兄作《祠后土文》，兄欲試之，令公起草。公欣然秉筆，一揮立就。其文曰：

量坤輿博厚，稟兑氣鍾靈。言庚龍也。包容體物，正直聰明。求之必應，感也遂成。茲因擇得此山，欲萬劫專魂定宅；設奠金銀菲禮，買一區最勝地形。仰后土鑑臨歆納，俾亡魂墳墓安寧。後嗣享和平之福，子孫連列相之榮。家傳家，家繼家，猶存福慶；相出將，將入相，惟盛挺生。實賴土地之發福也。

既呈，父兄覽之，不更一字。其英達夙成如此。

十四歲中鄉試一舉。長好遊山，其鄉中七十二峯，無不遊涉。嘗作《愛山詩》有曰：

吾何愛，愛惟山。不遠煙霞遠世間，擧目有天雲色老，擡頭滿地草花閑。梅嘲曉雪知春暖，柏立冬風茂歲寒。雷雨不迷填海志，葉舟寧待記長瀾。

二十一歲，登莫淳福四年戊辰科進士，再中東閣僞項。其文載在《翰苑集》中，今猶可考。仕莫至吏部左侍郎。

莫亡，公與同鄉嚴山侯隱居懸釘山中，方民恐其累及，驅之使去。公作國語詩嘆息，其略云：「悶朱安另準饒，免羅隱逸呵浪漂[一]。」乃披荆剪棘，卜築其間，日與嚴山侯登保德山遊觀。嚴山侯口占云：「墣些〻關天荒𦈹，女女𡛔㛪踈蹎蹺[二]。」公和之云：「墑青雲些〻初關，女女𡛔㛪仕跳蹺[三]。」其後嚴山侯從曾孫阮公廷俊復登進士，而公之後未有聞者，鄉人以爲詩句意有速遲不同，於此果驗。二公隱居時，更相唱和，唐律、國語篇什頗多，今失其録。

光興十六年，僞康佑竊據抛山城。大駕東征，正月初十日渡河，破俘獲莫氏宗室朝臣不可勝計。公居舊隱，其門弟雲恬尚書阮公實以薦於上，且使人就山中勉以背暗向明之意，公不得已，應召。朝廷以其文學，仍舊職爵録用之，歷仕兩朝。慎德元年[四]，以刑部尚書首冠朝班。初，公與父同領鄉薦，公名在父上。入宴立而不坐，欽差官怪問之，公以實對。欽差官乃爲易次。至是，阮公實亦以位在公上，懇辭不拜，上乃命公首班。時人皆以爲孝順之報。

公在位，因天變陳時弊八條，上納之，厚加賞賜。尋命往關上迎接使臣，回還，年老乞休致仕。歸其後，喜鑾湖，湖中築島雜樹卉木，建小庵賞玩焉。其詩云：

一壺山水一茅庵，草木魚龍一二三。天下有春天不老，窗前尚記老河南。

八十三歲壽終，官歷禮部尚書，兼東閣學士、國子監祭酒、少保泉郡公。

公文學有餘，而讀書不輟。時人爲之語曰：「公廛公獨，𦖑學𠯿之。」〔五〕廛即公沆，獨即公也。其爲文，頃刻立成，下筆滔滔不竭，賦至二篇，用字未盡。每行，士子請文〔六〕，相屬於道，公即令隨從至駐所誦之。常有一士人請《光武躍馬賦》，既答一體，云：「此體平雅而無起意。」又答一體，云：「是體方爲起快。」近日二體俱存，今皆失之，惜哉。公平生文章最多，嘗作《祈福文》，自入席至終，每文一體，詞意兼美，鄉中後進隻字莫能易焉。今皆失之。其所見者，《翰苑》、《耆英》諸集中文，及《賀道派侯往北使詩》十餘篇，最爲典雅。

噫！公真可謂一代名儒者矣。按公事迹舊有家譜，亂後失之。予恐前哲芳踪久而堙没，因令其遠孫某追述大略，參以平日所聞，敘之於此。庶幾什一於千百，識者考焉。

【校勘記】

〔一〕「悶朱安另準饒，免羅隱逸呵浪漂」，喃文，大意爲：欲得安身樂貧處，只消隱逸不奔波。

〔二〕「埮些些關天荒㐌，女女狔媕跁蹭蹺」，喃文，大意爲：此地天荒我洞開，小妹兒孫接踵來。

〔三〕「墕青雲些初關，女女狔媕仕䟾蹺」，喃文，大意爲：此處青雲我初開，小妹兒孫跨足來。

〔四〕「慎德元年」，「元」原作「六」，考《大越史記本紀續編》卷十八《敬宗紀》，慎德惟一年，「六」當是「元」形近之訛，據改。

〔五〕「公廛公獨，𦖑學𠯿之」，喃文，大意爲：公廛、公獨，何必拜學。

〔六〕「士子請文」，「士」原作「公」，據《公餘捷記》改。

楊公存記

至靈縣緑楊社楊公存，文學爲時宗師，尤長於賦。天下爲之語曰：「妙揚如賦楊存。」時有朝士舉其賦集云：「婦人童子，皆知其名。」蓋謂此也。

中莫鄉貢，遭亂不仕，入乂安瓊瑠教學，因家焉。其縣地接蠻獠，素不知書。公往教後，弟子完厚胡公仕揚始破天荒，登貴仕。自是文風大振，科第不絶。因祀公爲鄉先賢，免其子孫調役，至今尚然。

公文學有餘，而無意仕進。每鄉科，必入代試，往往被解。胡公時在政府，諫之不從，蓋以此消遣耳。

世傳公曉術數，尤精堪輿。嘗周遊天下，爲人扦宅，所至娶妻居之，號五方師。得其地者多發達。鳳眼湛田武氏陽基，公所立也。時上將建府堂，胡公薦公定向，從之。值端午節，悉以天下恭進禮物賜公，下程命湛田雲郡公具舟搬錢，以其家富，免有所致侵故也。其優禮如此。

公又善兵法，以授胡公。北使日助中國破賊，在我國南征有大功，由師傅之有自也。胡公既顯，事之甚謹。公没後，遇忌日，禮祀之。門人不至者，必加責焉。噫！淑人之功，厥惟大矣。竟享其報，宜

哉！或云，樂山探花公亦公門弟，不知是否。

按賦集以百篇數，今所見者八賦體，如《高祖劍》、《卧龍》、《鴨子辭鷄母》、《遊湖》、《太白賦》[一]，如《項羽別虞姬》、《道德爲麗》、《仁義爲美》、《迎春苑》、《疆土復漢唐舊》、《以天下爲心》等作，皆膾炙人口，名下無虛，信矣。

公之子楊公普亦善詞賦。年十二，自乂安還，抱其弟遊緑楊市。往來婦人相語曰：「賦翁蒜晦罒之[二]。」公發急曰：「嫗等何從來？所居近蒜鄉否？」適有一人應曰：「僕居近之。」公以褻語報之曰：「爲我語蒜公，天下陽物長大者多，不獨蒜公也。能與角勝，宜就我家。」其人以告，蒜公即從尋訪之。公延蒜公入，坐定，出題作賦。適披卷至「夫子在齊聞韶」處，乃作《夫子聞韶賦》。公賦破聯云：「上人乙己，斯文在茲成集大；金聲玉振，德造極安行生知。」蒜公見之大駭，閣筆求退。公請坐待成篇，蒜公大加嘆奬。今其賦體與《秋聲賦》並傳，皆公所作。《秋聲賦》，公十八歲時，本縣考士人，中第一名文也。

【校勘記】

[一]「《太白賦》」，「太」原作「青」，據《公餘捷記》改。

[二]「賦翁蒜晦罒之」，喃文，大意爲：問蒜翁之賦爲何？下文一處同。

樂山探花記

探花、尚書致仕、錦郡公阮公壽春，至靈樂山人也。原名明哲，御筆賜名壽春。後避皇號，再改名厚春。少時與穫澤神童齊名，時人爲之語曰：「神童穫，秀樂山。」秀即公也。

公文學甚優，而苦於遲暮。五十四歲，隆德三年辛未科，始中三場。時王上中歲，試題過午始出，其題甚長，凡十二目，諸子行文，每目略對，故多不完贍。公獨不然，止對四目詳悉，而遺其八。考試官見之，不敢決議，置之留儲。及遞中格卷上進奉，問「場中諸卷，尚有遺不」，考試官對言：「諸卷撮取已盡，惟一卷四目甚好，而八目遺，故不敢取。」上曰：「詩一句，賦一聯，一句之善，尚可取，何況四目！」考官因言：「此卷不取則已，取則宜置之首。」上曰：「可置首則置之首，又何疑焉！」考試官乃置首科。公自場中出，作國語日程詩，囑付停居主人看榜，依此尋報，遂歸。抵其家，夫人問其入場行文如何，公言：「題十二目，我對四目，棄其八目。」夫人哂之曰：「五十餘歲始中場，十二目而遺其八，求中得乎？」公曰：「婦人安知我四目壓倒諸子十二目矣。」乃與夫人俱出田野種植。適主人自外走來，隔一

里許，公望見之，問中第幾名。其人未及對，舉手拊頭上示之。公顧謂夫人曰：「果如我言。」庭試中探花，庭元應制中第一等。

公少時嘗詣香海寺祈夢，寺在至靈縣輔衛社。神人語之曰：「讀書到老未成名。」公覺不悅，以語其友。其友人解之曰：「未乃未字，公必未科登第。」至是果驗。

公以文學登朝，頗見寵遇。世傳公好色，內不離侍女。某科題調乂安場，以二婢衣從者服入朝場，事覺出，采察內臣以聞於上。上大怒曰：「爾公事任爾公事，爾等安得妄言！」立斥二人歸田里。其得寵類如是。

永壽二年，王上將受尊封，欲得重臣尚書捧金典，以問宰臣范公。公對言：「覷今重臣，年老惟有某。但未受尚書。」上立命升工部尚書、穎川侯，仍差賫金典寶璽。

公七十援例，不見俞允。年邁七旬，猶在朝。門生有朝士者，以物議言於公。公曰：「衆人登第久，宜即引年。我始第，年何相比？」蓋公方被眷留，未易遽請，故以俳語答之耳。年八十餘，始以工部尚書、少保、錦郡公致仕。公年老不衰，精神壯健。每元旦延壽大禮，必造朝，所得賞賜及諸權貴遺贈甚多。九十歲，猶生二子。入朝，上以「布覩」呼之。九十六歲壽終，加贈户部尚書，賜謚「文斗」。

公少甚艱屯，年二十餘未娶。夜讀書假寢，見神人謂之曰：「爾妻生矣。」既覺，訪鄉中一女生，後果娶之，爲樂道社土豪所奪，與生一女。豪死，始歸公。其艱阻類如此。

公文章蓋世，平生其書無所不讀，爲文無所不盡力，雄渾汪洋。時文體卑陋，公獨拔出俗學，自成一家。應制文字，舉朝無遍識者。《致仕謝文》三體，文字未嘗疊用，具載《耆英集》中，甚爲富麗。同時，懷

抱探花登鎬高材雄文，不可一世，獨推公一人而已。公平生文章甚多，今所見者，惟《義理豐年賦》、《唐豪縣先賢碑文》及《致仕謝文》而已，餘皆不傳，惜哉。得記公賀進士文有曰「鳳詔一封，雀情多賀」，其文之工類如此。

又傳，公友人久病未痊，公往省之，因書對句於壁上，曰：「馮去疾，霍去病，疾病去除；韓延壽，杜延年，壽年延永。」其人遂瘉，卒以壽終，亦可謂神筆矣。

又，時有本縣奇特社監生雅負夙學，朝士多出其門，少時與公相友善。公文章魁天下，爲時所宗，而先生嘗不許可。年七十歲，其門人詣公求賀壽文，公爲作之。先生年高目眊，然見少女，每盻睨以手招之。公因其事寓意戲詩，所作賀文中有曰：「上一世以逍遥，中二儀而睥睨。」先生見之，始加稱嘆，云：「樂山探花，學力已進，勝似昔時矣。」夫文士不相下，雖其常態，然先生才學必有過人，獨其無傳耳，故附於此。

致仕阮光宅記

公至靈傑特人也。少時敏悟，年七歲，其父執見之，出對云：「七歲神童子。」公讀書方至史頭《夏紀》大禹處，即反而對曰：「八代黄帝孫。」其人驚異，云：「他日必成大名。」

公晚而未第，甲辰科取進士十三名，公不在選。其父翁怒曰：「進士十三名，而不得預，欲望何日成名？」公應之曰：「十三名雖不得預，三人必得預矣。」丁未科進士，果取三名，公居其一。庭試日，或問：「中第幾名？」公漫應之曰：「我中第三名，可謂高矣，何必問爲？」應制中格，仕至都給事中致仕，壽七十終。餘二子俱登科第。

黄甲阮公登記

桂陽大蒜黄甲尚書阮公登，詞賦爲天下冠。婦人童子，無不知名，爲之語曰：「賦翁蒜晦〻之。」嘗作《脩身治國賦》，諷刺太宗、高宗，曲盡詞意。夜夢太宗謂曰：「朕父子何負於卿，而卿極口相駡？」其文之妙，感格鬼神如此。

同時名士三人聞公賦名，未嘗與角。一日，俱詣公，請與之作賦。偶披史書《黄帝紀》，乃作《鳳凰巢於阿閣麒麟遊於苑囿》賦，公援筆成，首聯云：「龜非負洛，龍不出河。繼治若有熊之世，定邑於涿鹿之阿。」三人見之，擱筆請服。公留之，爲足一篇，三人依寫而去。

公登第後，與弘化葵渚尚書劉公廷質往北使。劉公亦以詞賦稱，平日聞公名，耑不之服。及是同幹，按日程圖，見其經飛來寺，乃陰構八韻疊體一篇，朝夕錮刻，自謂得意。及至寺所，乃佯請公作賦。公援筆頃刻而成。劉公方存思量始就，二體相較，劉公不覺嘆服。世傳北人見公賦篇，皆下馬羅拜，爲之刻石，置於寺側。

懷抱探花記

仙遊懷抱探花東閣阮公登鎬，少有異材，而落魄不羈，好行怪異。鄰鄉有妖，嘗化爲美女以惑人。公往適而通之，問以前程事業，妖曰：「公乃天上神謫降，當中探花第一名。僕既犯禁律，又泄天機，必有重譴，願公憫之。」言訖而變。妖廟尋爲雷火所焚。其後公貴顯，常於飲食祝之。其好異率如此。

時清人入帝中華，發使齎詔往我國，令國人皆薙髮。上以爲憂，命公往關上迎接。公乃作《解諸侯惑文》以諭之，清人乃止。又有清人使寫《大學》書，一如刻本，清人奇之。嘗出對云：「老犬落毛，獨向庭前吠月。」公對云：「小蝸短頭，謾居井底窺天。」北人稱嘆。其歷履事迹甚多，不能盡述。

又，公有異鑑。狀元公登道乃其猶子，幼時公甚愛之，未嘗一日離側。每抱置膝上，拊其背謂賓客曰：「廷臣惡我，不許狀元。若此子，不許不得。」公往候命，卻攜狀元公與俱，父甚憐之，而不敢逆其意。以五歲小兒，冒萬里山嵐而卒無恙，可謂異矣。

公不徇流俗，人多惡之，故雖抱奇才，而不得大用。

公之弟祭酒致仕公登明，天資甚粹，慈善樂易，口無惡言。事其兄甚恭，惟公是聽，不敢違異。子狀元公登第，公與之遜讓，未嘗以父道自居，狀元公每下拜，輒遜曰：「不敢不敢。」行逢公車蓋，必引避之。詣其家，使閽者先達而後入。或問其故，公曰：「此公魁才，天使托生吾門耳，敢不敬乎？」平生敝履惡衣，行必徒步，見者不知其爲朝士，有誤犯之，未嘗與較。一日朝回，過南門肉肆，一屠人見公容貌酷似積年負債社長，出而執之。公與之辯，不聽，因縛置其門外前。時都臺官汝公廷賢以公父執，甚見敬禮，是日亦適朝，肩輿上顧見之，倉皇趨下扶起。公語以故，汝公遂執屠者，奉公與歸。抵其家，請公坐，入堂内更衣。公乃親解屠縛，謂之曰：「汝速尋別路行，吾亦從此去矣。」汝公出，見公與屠皆不在，使人追之不及，嘆息而止。其德度如此。官至祭酒致仕，二子登科，狀元公其次也。仕至參從禮部尚書，七十歲壽終，福祉方隆，實公陰德之所留也。

天姥阮探花記

慈廉天姥阮公貴德，少時遊學，一日講罷，與諸生閑坐。公告飢求還，有一人出對云：「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君子志。」公應曰：「招之不來，麾之不去，社稷臣。」其人驚異。公後登進士探花，入政府，定策有大功，受顧命，輔新王，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真可謂社稷之臣矣。

公雅好文學，當國日，嘗命一縣令買屋材，其人報辭有云：「期至西成之候，將來東鄂之津。」公大喜，以五緡錢賞之。

一日，坐明倫堂，會百官肄習多士，見堂柱蠹穿一竅，因坐中口占云：「開通九竅賢人智，化育昆蟲造化仁。」探花武公云：……〔一〕夫公以才德鎮服天下，而武公授徒千數，爲時宗師，其氣象各見於此。

公文章德業，無愧古人，尤喜勸誘後進。知國子日，每月正習二期，又以閑休坐明倫堂，召諸生入，出小題令席上作，優者賞之。

又，其課習，文體務取渾厚，黜浮薄。嘗出《光武徵嚴光詔》題，名士阮懋賞文其略云：「裘輕輕，車

簇簇，赴闕稀共敝之朋； 雲蒼蒼，水泱泱，桐江少交遊之客。」初覆官得之，大加稱賞，以爲必置優分。監榜未出，學者已争傳誦之。至評文，公獨不可，曰：「此乃市文，非王者語，常將此態，難於上榜。」仍黜之不取，乃撰一體，其略曰：

彼一時，此一時，無徒慕巢由之避世； 出是道，處是道，盍當師伊吕之輔王。 休將壘上獨高，遽忽屯初見下。

既成，出示多士，以爲矜式。其後懋賞屢舉不第，人皆服公識鑑。

公在成均十年間，涵養作成，不遺餘力，故其時學者雲集，文治蝟興。中興以來，極盛於此，繼之者皆不及矣。

公又嘗與彰德鄧國老公往勘河堤，乘與作詩。公詩落句云：「斜陽未已滄浪興，更非新沙縱步看。」鄧公詩落句云：「夜深更演留春訣，水自無波月自團。」較與公所作，其氣象雍容閑雅，殆爲勝之。未幾，公以首相致仕，壽終。而鄧公致仕十餘年，官歷大司空，再致仕，壽八十六歲，福禄壽考，實過於公。其兆見於詩矣。

又，洪德國語詩有《詠陵母送使者》一體云：

亭庯蕩蕩馭移真，餒媄昆尼吱使君。 汝漢念羣丹蔑膠，傷陵𩯀𠀧泊迻分。 ……命媄𪸃鑛油蒙蒙，術時嘅擬義君臣[二]。

其頸聯二句，每本並缺，王上特命公補之。有云：「皮忠孝𠀧坤台援，會功名渚易氽咨[三]。」上大稱賞，攽賜銀子二笏。

又，公嘗與西姥尚書阮公當褒同坐，西姥公照目，公以鋏食芙蓾，因相勸大笑，即事賦國語詩，每公一句，西姥公唱而公酬之，其詩曰：

共饒護事㐌𣈜𣈜，翁𠄩箕翁𠄩尼，日月堆暈燸𤈜粗。樞機蔑欑憑遠秞，察尼毫末芇実日，壓幾奸頑㐌易証。昆祕彈婆停嘲唤，强𦓿强重乳朱吮〔四〕。

二公俱遠大氣象，而公又任意思在焉。

世傳公陪政府日，嘗與諸公因閑暇詣柴山寺遊焉。適遇朝士阮舍、阮鯤往人家助祭而回。阮公天資樸實，見諸公咸在，以所得祭肉，市酒一壺，具置於盤，邀諸貴衙一飲。諸公皆唾出不顧，公獨挈酒一杯，並肉味嘗之，人皆服其德度。

公初知國子監，以我國祠宇止襲具文，而荒漠遐陬，非聖人陟降之所，其奉事疏略。嘗一夜夢見先聖來臨，語北語命公曰：「安南文獻之邦，我亦時嘗往來，且命冉有守之，卿其勿忽略。」公跪應唯，覺驚異，清晨入大成殿前謝過，且祈保護，俾得事完而後設。乃以上請大興工役，其殿宇回廊，門墻道路，一一鼎新，制度宏廠，中興以來，未之有也。經二年告竣，費殆巨萬，其奉放錢止一千兩，餘皆公家貲。胄監成，公致政居家，嘗以朔望日赴肄習，從容又若干年，而始棄世。公在時，嘗舉此事戒朝士，謂凡執事宿謁，宜加敬謹焉。噫！以塵俗形骸，而獲接聖人於夢寐之間，公可謂非常人矣，因筆及之。

【校勘記】

〔一〕「探花武公云……」，武公(䁥)所對句闕。

〔二〕「亭庯蕩蕩馭移真，餒媄昆尼哎使君。汝漢念羣丹蔑㣿，傷陵𩯀㐌泊逷分。……命媄蘿鐄油蒙蒙，術時㗂擬義君臣」，喃文詩，大意爲：中心蕩蕩馬紛沓，母子此情送使君。丹心懷念存一片，白髮傷陵見多分。……睹黄葉兮母悶，歸來寄汝忠義臣。

〔三〕「皮忠孝㐌坤仁援，會功名渚易氽吝」，喃文詩，大意爲：忠孝雙全兼兩院，功名耆集有幾人。「㐌」、「渚」二字原無，據《南史私記》改。

〔四〕「共饒護事㐌㫻㫻，翁㲘箕翁㲘尼，日月堆暈燸㸺䄵。樞機蔑樌憑逵䄪，察尼毫末节実日，壓幾奸頑㐌易頙。昆祕彈婆停咽晚，强𦁺强重乳朱吮」，喃文詩，大意爲：時相同事兮，此翁並彼翁。日月齊耀兮，樞機調手中。毫末未倒兮，控邪會有功。婦孺恬恬兮，老而彌堅忠。

青梅黎尚書記

先豐青梅尚書黎英俊，少有才學，其父教授，公未嘗與同門肄習。一日，門長入謁其父，請令公出見同習文。公遲回不肯，其父督促之，勉强始出。其父因以《出將入相賦》題命公與諸生同作，公頃刻即成，其實聯云：「外攘夷漢印獨持，腰間環羽箭；内宅揆虞庭兼總，頭上進賢冠。」賦呈，其父稱嘆，諸生擱筆，抄取而還。

長登進士第，以文學入陪政府。時汝公廷賢亦在政府，以政事稱。天下爲之語曰：「文章黎英俊，政事汝廷賢。」蓋以所長稱也。監習出《三傑詩》，宿儒同秉鈞詩什，考官取以爲優，公獨黜其論句，批云：「未可與言詩。」考官請公再撰，乃援筆即成，云：「一范難扶亡楚國，百參孰與創劉基。」考官驚嘆。同公見之，不覺驚服，乃詣公謝曰：「僕舉進士不第，妄意謂其尋常。今見此詩句，始知爲不可及矣。」同公乃公父執，公聞其言，謝過不已。其文章大過人如此。

石溪黎公僖記

東山石溪尚書黎公僖，自草制辭，末句云「作朕股肱耳目」，未有所對。尚書何公宗穆在坐，遽云：「保我子孫黎民。」黎大稱賞，即席以二銀子贈之。

黎公秉政，專事苛察，妒賢嫉能，有位望者，必因事排擯，天下咸畏其威。時挽河尚書同在政府，以德厚稱。衆人爲之語曰：「宰相黎僖，天下愁悲。宰相挽河，天下謳歌。」有人聞空中神語曰：「黎僖苛刻，理當削落。」未幾公薨，人以爲驗。



慕澤武尚書記

唐安慕澤武公惟斷，長於詩賦。居家時，適監習出《韓信釣城下》詩，諸生每狀句多不稱意，朝官撰文亦然。國學官仍使人以五緡錢就獻，請狀詩一句，公援筆即成云：「濁清辨别竿方放，左右思量餌載投。」國監官得之，大稱服。

公未第時，作《抱薪熱火賦》，結聯有云：「雲臺繪像，丹青之畫難成。」其後被譴閑居，追思平日所作文，以「難成」二字爲殺，故後此乃改云：「丹青之畫長留。」其賦篇至今猶存。

郢蓟甲狀元記

鳳山郢蓟甲公海，幼時從師學，一日，師出《巴蕉》詩題，令謂長門生作。公亦欲做之，然不知用何等字，因問諸生以「梢」字及「長」字、「短」字如何，諸生示之。公遂用此三字，做成一詩曰：「梢長梢短短梢長，……」如八句，乃諸生詩就，各以稿呈，公亦以己詩稿呈，其師覽而奇之，曰：「諸生皆不及此童子詩。蓋『巴蕉』意，三字已道盡矣。此兒年壯必以文章顯名天下，非諸門生所及。」長果登大科，仕至掌六部、萊國公。

金城何榜眼記

安定金城何榜眼公，天才敏捷。少時嘗往賭博，岳翁使人搜尋。適至，翁與諸子方穫穀，舉擔欲打之，輒止，乃出對句云：「學博才奢，預入四門之選。」令即目前事對，用稱意者饒之。公即對曰：「父耕子穫，期收百畝之田。」翁悦，乃放之。後登甲辰科榜眼。

其岳翁教授多方，嘗以門下才俊誇公。公戲作對聯，夜書其門曰：

師不聞往教，佯開施教之場。

仕有時爲貧，聊作救貧之計。

翁見之，意是公所作，乃止。

安朗阮尚書記

安朗尚書阮公惟時未第日，詣安豐春雷庵祈夢。未寐，傍有一人見神人誦語云：「安朗之人，安朗之人，國家安危，係爾一人。」睡覺，不曉所謂，以語衆人。公即應曰：「此吾兆也。」其後公果登第，入政府，除内難有功，官至掌六部尚書、開府。

翁默阮狀元記

東岸翁默阮狀元公簡清〔一〕，少居場屋。一日講罷，遇雨不得歸，其師出對云：「雨無關鎖能留客。」公對云：「色不波濤易溺人。」其師批云：「此作真大魁氣象，但恐爲女色所累。」又一生對云：「月有弦弓不寒人。」師云：「此作其才不及阮公，而功業全美。」其後皆如所言。

【校勘記】

〔一〕「東岸翁默阮狀元公簡清」，「簡」原作「弼」，據《公餘捷記》改。

扶軫阮會元記

進士會元阮公敲，東岸扶軫人也。弱冠未學，打魚田間，適見新進榮歸，問以「何由得此」，人曰：「此讀書所致。」公曰：「讀書何難之有？」乃捨之從學。年三十餘，登進士會元，應制第一。少時常作《貸江州陳競粟詩》，落句有云：「才與涪陵春一斗。」其師大奇之，以爲必登進士，果驗。

丹輪武探花記

唐安丹輪探花武宗師，門人有同郡者，考試日，以名次高下相爭。公聞之，作詩偏寄一人，有曰：「風餘萬里天猶狹，肯與鷦鷯競一枝？」後此人聯登科第，而其人流落不偶，遂有大鵬、鷦鷯之別。豈非詩讖也耶？

褒中武尚書記

嘉福褒中武脱穎，有敏捷才，尤長國語文，詼諧嘲謔，矢口即成，至今人猶誦之。嘗有一人謁公，求墓志文，適公沐浴，池中見之，問其父脚色如何，其人曰：「父爲材官。」公即應曰：「生爲材官，死入棺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仍命其人以筆依寫而還，其嘲謔類如此。又有供詞：

「圭於府下，貫在褒中。因爲遊市，後及瑀江。呂蹎踏沛，無詞兹供〔一〕。」

【校勘記】

〔一〕「圭於府下，貫在褒中。因爲遊市，後及瑀江。呂蹎踏沛，無詞兹供」，喃文，大意爲：鄉在府下，貫在褒中。緣爲遊玩，逢女面紅。失足踏上，無詞可供。

中興後文體卑劣〔一〕

中興後文體卑劣。每入試場，名士羣聚行文，師模者先唱，次者應之，練成一體，其餘依此寫入，文體並同，止以一字之異，寘諸優等。每體協者，考官撮取無遺，方及别體，不泥重見。

某科第二場，出以「賈復爲膠東侯食邑四縣」制題，場中一體有云：「昔時既著艱難，今日同宜富貴。」如是者數十餘卷。中有一卷，錯寫「貴」字在「富」上，考官喜之，以爲切題，仍寘優分。其文弊質劣甚矣。

有某科會試第三場，出《豐年爲瑞賢臣爲寶》賦，時阮公派爲多士師模，首倡破聯一句云：「兩知所貴」，有山西解元對之曰：「津降厥綸」，諸名士共擊節稱嘆，遂集成篇，其體中者迨至百卷，每科率如此。

又當時較文以白字舛字爲重犯，有全篇文體優長而一字之誤亦見斥者。某科第四場一卷，其今策云：「上有可爲之君，下有可爲之君。」考官見下君字舛，因唱云：「這卷舛字，可斥無疑。」同院官有一員問：「舛何字？」考官因誦其句示之，同院官戲曰：「不然，上有可爲之君，皇上也；下有可爲之

君，王上也。何舛之有？」考官聞言愕然，乃不敢斥，更取以爲中格。噫！榮進有定數如此，非偶然也。

又有某科應制五言詩「齊」字韻，中有一卷云：「時欣逢一治，臣幸娶三妻。」當時傳以爲笑。然辭雖樸野，而意則忠厚，風俗之美，亦可見矣。其視浮華輕薄，如時妝文體，正所謂亂世之文者，何啻千萬？文章司命者，方當革薄回淳之不暇，則若等文正在所表揚也，豈得以鄙俚藉口哉。

【校勘記】

〔一〕「中興後文體」，此題目原無，據《公餘捷記》補。

國朝冠服侯抑齋先生〔一〕

國朝冠服侯抑齋先生，上福蘂溪人也。太祖高皇定天下，一時號令文章，多屬公筆。其作《平吴大誥》文有曰：「遂使宣德之狡童，黷兵無厭。」蓋深惡明人擾害我國，故直斥明帝號也。北人見之，批云：「作此文者，子孫必不全。」其後，公因氏潞染禍，人以爲驗。先生妻阮氏潞，俗傳爲妖蛇化身，少時文辭甚麗，尤善國語及唐律詩，與公唱和，所作以百千數，世不盡傳。其和公原韻情字，有云：「丈夫勉大丈夫志，女子非兒女子情。」後遂爲先生買禍，其冰凌略見於此。

【校勘記】

〔一〕「抑齋先生記」，此標題原無，據文意補。

陳朝鄧時舉〔一〕

陳朝鄧時舉，良才琵琶人也，仕至憲副，段汝誨之友也。其應舉士《望光武太子陵高》詩，落句云：「唐堯著德箕山節，帝以之先生以之。」考官全圈。

【校勘記】

〔一〕「鄧時舉記」，此標題原無，據文意補。



夢 附雜記

古禮陶狀元記〔一〕

陳朝西真古禮陶狀元公赴會試，出門逢一婦人，荷之曰：「我應試，乃遇女子如是！」其人聰慧，即應曰：「公應舉，則第進士，婦人何干？」公罵曰：「進士何足第！」其人復曰：「不第進士，則第狀元。」公曰：「可。」是科遂中狀元。

近代東岸扶軫有一貢士，嘗作《鎮國家撫百姓賦》，有云：「堪嗟恩少高皇，忍負功多相國。」人皆傳誦，以「嫩聖」稱之。會試日，赴舉渡河。其舟人夜時夢神人告：「來日有新進士過河，爾可整舟預待。」是日貢士至，爲道前夢，且曰：「今科必中進士。」貢士發忿，罵其祖父曰：「進士何足中乎？」其意亦與陶狀元同，而舟人樸鈍，不曉所謂，隱然而已。貢士既行，適有荆貢士繼至，舟人曰：「公似曩者公乎？僕得吃了一番場罵辱。」因語其事，貢士曰：「伊公不取進士，我則取之。爾第濟之可也。」其人應唯。及至會試，後貢士果登第，而嫩聖終身不中。豈非以口應爲驗？

又，前代有朝士應舉，祈夢，神人報以「歸問婦人某，得何語，便是前程」。朝士忖是婦悍甚，問之必

不得好言。因用計，遇彼以「進士」呼之，他不知「進士」何名，即厲聲曰：「君進士不可乎，乃以呼我！」朝士應曰：「可。」已而應舉果中，其口驗與前事同，附志於此。

【校勘記】

〔一〕「古禮陶狀元記」，本類除《古禮陶狀元記》外，以下原本皆未分篇章，並缺標題，僅另段以别。今各分列，並自擬題目。

國朝景治年庚戌科會試

國朝景治年庚戌科會試，入肆場畢，次日名士二十餘人，共詣内殿入觀龍墀，出甜端門外坐肆。其肆婦人忽然語曰：「諸公這是會試貢士，今適見之，方憶夜來夢矣。」諸子聞言，共應聲曰：「我輩是茲科進士。故入觀龍墀，認取庭試坐，汝曾夢見何兆，爲我輩説之！」婦人曰：「僕於夜間夢見皇上御殿上，唱進士名，坐中有姓阮名公派乎？青林奇特人也。」公派勃然應曰：「我即是也。汝夢中見中第一名乎？」其人曰：「願公勿責。僕夢見一人於殿上執簿唱名，首倡阮公派姓名，一人在傍秉筆抹之曰：『此子無行，不應登第，宜削其名。』遂唱别名，乃陳世榮，誰爲陳世榮？即是今年進士第一名也。」陳公時適在坐，躍然大聲曰：「我是榮也。」其人又曰：「僕見殿上倡名甚久，今年進士所取必多。諸公第默驗之。」未幾出榜，會元果陳世榮，所取進士三十一名，其得人爲中興以來諸科之最。而阮公派更終身不第，其後以奉講王儲功進朝，仕至工部左侍郎致仕，八十餘歲卒，贈尚書大夫。公官階福壽，求諸大科中亦不多得，而造物更靳一第之榮如此，可見科名最重，豈易得哉。

又，是科庭試之前，有一人夢見大官在坐，較定名次高下，先已議鄧公廷相狀元，適劉公名在公前，乃更議，以其見面取爲狀元。其中有一員曰：「狀元已許鄧，復許劉，得毋不可？」坐中共曰：「第許劉，當别以他物償鄧耳。」其人覺而志之。至庭試日，鄧公文宜第一，但白字舛字頗多，降同進士。而劉公果中狀元，未幾早謝。鄧公後仕至太傅國老致仕，起復歷大司空十餘年再致仕，八十六歲壽終。子孫四尚郡主，朱紫滿朝，福履之盛，近代無比。噫！以鄧公如是之福禄，僅足償狀元名耳。名者古今之美器，詎不信然！

俗傳有尚書官未第時祈夢

俗傳有尚書官未第時祈夢，神人謂之曰：「爾六十始登進士。」覺，即題國語詩云：

典熟文哈事拯疑，飩㐌遡歲杜時皮。神人拯別麻浪歷，典𢧚遡時𠅍尚書[一]。

是年果登進士。六十歲，遂入尚書。

夢有以反說應者，神理故微妙也。

又有朝士赴會試，過一神祠祈夢，報云：「爾三十方得第。」朝士覺，題云：

進士科尼些袛鼆，事之麻待典㐌遡。神人拯別麻浪歷，絨於馭呵於些[二]。

是年果中進士。二事亦同。

【校勘記】

[一]「典熟文哈事拯疑，飩㐌遡歲杜時皮。神人拯別麻浪歷，典𢧚遡時𠅍尚書。」喃詩，大意爲：讀書萬卷事無疑，三

十折桂正適宜。聖人不知此中道，六十尚書應可期。

〔二〕「進士科尼些𥙩𩻐，事之麻待典𠀧𨀈。神人拯别麻浪歷，铖於𠇍呵於些」喃文，大意是：今科進士我爭先，奪魁何需而立年。神明雖知此中道，成事在人豈在天。

至靈傑特典簿阮公

至靈傑特典簿阮公，天資甚粹，德行過人，爲鄉里所服。永盛末年，公夢見王安石入相，覺以語人：「今朝廷用人，必有大異，當靖以觀之。」未幾，改元保泰，覃惠百官，阮公沆以兵部侍郎超升禮部尚書，參從遂一意更張，紛亂諸事，無異安石所爲。公之夢果驗矣，由其心正故能兆也。噫！事有前定如此，豈偶然哉？

近日己未會試科，青林桐溪人有夢，見放榜在本社庭中，中格二人，皆其鄉中，第一訓導楊諆，第二監生阮宗台。既覺，以語衆人，皆謂是年科第，二人必有預焉。及至會試，相繼落名。人皆疑之，然猶望以爲別科之兆。未幾，地方大亂，鄉中貢士以十數，惟二人尚存，始知庭中放榜乃其所存名也。噫，兵亂凶荒，十存其一，而有定數如是哉！

鄉試場舊迹

□□有鄉試場舊迹。洪德年間，吕塘先生任海陽處參政使，故集中所載，如《海陽即事》、《壓津老雁》，及《留題畔字》、《發灘》諸作，皆品詠地方風物。文範伯陳公《至靈風土記》亦云：「邊隴固準治承司，齗岗固場試[二]。」是其驗也。東南有白沙二，一在麓，長數十丈；一在山前，方數百丈，其山前沙形如白雁，號曰「雁沙」，近望如銀，遠望如冰。金堆名墳，以此爲案。相傳北人扦之，詩云：「白雁生毛，得盡英豪。」蓋以其沙不生草故也。今按其墳，行龍迢迢不盡述，近自大山而下，生出嫩山，圓净如珠，山嵿開窩，穴葬麓下。舊傳窩穴，今失其迹。外有辛巽峰對峙，蝦鬚水會於穴前，左有榜山浸水，白雁沙正案回頭拱伏穴間，望之衆美皆具。世傳金堆族祖娶黄氏，乃樂山人，與抛山社相接，詳見梁狀元所著墓志文，樂山舊屬鳳眼縣，今爲至靈縣，既名樂山，□□至靈□□□。故北人爲扦此地。阮氏葬之，迄今三百餘年，科第不絶。古記抛山二穴，其一發萬代功臣，其一發萬代文章。阮氏所得真文章之地云。

【校勘記】

〔一〕「邊隴固準治承司，蔀岗固場試」，喃文，大意爲：江邊有準沾承司，山下有學校試場。

淫祠

范顔廟在東潮縣安排社陸涼江側。

世傳神姓阮，名伯靈。父北國廣東人，往我國商賣，娶安排人生伯靈，登元朝進士。善符水法，入宫治病，與宫人通，事覺獲罪將刑，會元人南侵，因請向道，立功贖罪，元人許焉。戰於白滕江，與烏馬兒等皆爲興道大王所擒。將戮之，請刑於母館，因就安排社行刑，投於江滸。有兩漁人抛網，屢得其首，祝之曰：「如有靈護，我輩多得魚，即行埋葬。」果得魚倍數，遂於岸上葬之。二漁往市，過其處，每戲邀與同遊，夕夕慣習，神遂攝之，與神爲三。故其俗號爲三魂神。既葬後，俗人因其故態，戲指婦人挑之，無不即驗，遂相與立廟祀焉。

先是，伯靈臨刑，請於大王曰：「當（下殘）

佚名◇撰

南天珍異集

朱旭强◎校點





提要

陳慶浩 撰

《南天珍異集》二卷,編者不可詳考。今知見抄本一種,原爲法國遠東學院所藏,藏書編號A. 1517,現藏越南河内漢喃研究院。原抄本字體工整,凡75葉,每半葉9行,行19字。其抄寫行款與字體與《天南雲籙》(藏書編號爲A. 1442)、《聽聞異録》(A. 2954)等相同,當係同一人所抄,同時代的抄本。

全書總計收録135個短篇故事,其中卷一70則,卷二有65則。正文前有阮朝啟定二年即(1917)的未署名短序,説明編纂始末。據知本書編撰年代或在1917年左近,係根據黎永佑進士武芳堤《公餘捷記》及後人續編、增附本,正其訛誤,詳其缺略而成。「南天」爲越南自稱,而編者又認爲本書「中有珍者有異者」,所以命名爲「南天珍異集」。

按:《公餘捷記》爲越南重要的筆記小説集,見録於潘輝注《歷朝憲章類誌》卷四十五「文籍誌·傳記類」,云其書:

一卷。慕澤進士武芳堤撰。載古後見聞雜録,分爲十二類:曰世家、曰名臣、曰名儒、曰節

義、曰志氣、曰惡報、曰節婦、曰歌女、曰神怪、曰陰墳陽宅、曰名勝、曰獸類，共四十三傳。

本書各篇内容與上述主題接近，但未循原《公餘捷記》體例進行分類，且篇章數量較諸《公餘捷記》更詳。其所據《公餘捷記》源流，可參看《公餘捷記》及《神怪顯靈録》等書的提要。本書各篇之下復多有評語，當是重編者所撰，頗受中國明清以來小説評點風氣之影響，並可見知越南近代文人對野史傳説之態度。

1992 年 11 月，臺灣學生書局曾對本書加以標點排印，朱鳳玉校點，刊在《越南漢文小説叢刊》第二輯。本書别無異本，此次整理僅據抄本迻録，以存版本原貌，必要時參校《公餘捷記》等書相關篇章，標點排印。在整理過程中，池潔審讀了校樣。

目録



南天珍異集卷二

序[一]

《珍異》一集，本《公餘記》舊草而新之也。初，黎朝永佑進士東閣公澤鄉武方堤，於公暇收拾聞見，著成一卷，顔曰《捷記》。時未及鋟梓[二]。其後，諸方家續編，或分類目，或别標題，同異紛錯不一。又諸抄本間多魯魚碔玉，難辨何篇的公手筆，何篇爲後人附增，考古者不免更生疑竇。茲不顧淺陋，參閲諸本，訛謬者正之，闕略者詳之，僭加批評，分爲二卷。第一卷七十目，第弍卷六十五目。中有珍者，有異者，因名爲《珍異集》。庶幾南天至寶，不費梯航，盡於席上而得之。若夫磨礱潤澤，底於精純，使無復有瑕玷，則以俟於能者焉。是序。時啓定貳年丁巳秋八月望日

【校勘記】

〔一〕「序」，標題原無，今補之。

〔二〕「時未及鋟梓」，「時」原作「辰」，避阮朝翼宗阮福時（1848～1883年在位）諱。今均改爲正字，下同不注。

南天珍異集卷壹〔一〕

仙人范員記

評：登仙之榮固難，較之得道成仙猶易。范仙何不爲其易耶？地之發福使然。

范員，東城安排人。公祖考業農圃，一向爲善。時北客爲擇吉地，扦斷云：「當發一代進士，一代仙人。」後生范質，三十歲登慶德壬辰科黄甲，仕至左侍郎。生二男，長范贊，次是公。

公長十八歲，懶於學。侍郎公常以箕裘責之。公曰：「人生貴適志，五十年富貴，不過黄粱一夢耳〔二〕。」乃帶簑笠，尋入鴻嶺山採藥。行三日許，至深林中，遇一老人持竹杖，著道衣。公知其得道真人，即前來拜跪，歷叙己志。老人携以歸。半里許，望見茅屋數間，公隨入，只見屏上小書一卷，傍有一水盂，寂無一人隸役。時與公勺水，俾罄飲之，又授公一囊，謂之曰：「歸而求之，有餘師矣。」言訖，人屋皆變了。公望日出而返，頃刻到民居。自往至還，屈指已十二年矣。是時公三十歲，親戚鄉里奇其事。曾不覺其成仙。或寢十餘日不起，或一二日只啜數粥。侍郎公常以狂夫呼之。

公有親姑，年外八旬，寡居無子。公許錢二十一文，謂之曰：「若買二十文，則留一文，可周一身。」姑依其言，旦買則暮還。纔得一年，姑死而錢失矣。

嘗遊玉山縣，宿客館，謂老婦曰：「此處當有火災大作。我許汝一甕酒，若見火起，當以酒洒之。否則比屋延燒，終無可救之理。」已而伊社果失火，正值五月南風，人不能救。老婦思公言，以此酒洒之，忽大雨滂沱，火隨滅。雨中有酒氣，三日不散。

常過弘化縣，見有老人乞丐，年七十餘。公憐其老，賜之一杖，云：「至厶處厶市，則置杖於道旁。人見之，必以錢插於杖頭。滿百文即止，又他適。」老人如其言，衣食豐足。纔得三年，老人死，而此杖失矣。

盛德丙申科會試，乂安貢士赴京應試以百數。公坐黄梅館，謂諸人曰：「三科之内，未有進士。諸公應試，枉費往返行李耳。」衆笑其爲狂言。既而丙申、己亥、辛丑三科，並無一人登第。

常教本社一士，學「桔槔」二字。比至三年，請他學。公曰：「他日富貴，只此二字足矣。」已而伊社人寫名軍籍，更守公船。適鄭主發行經略，命籍舟中之物，至汲水一件，不知是何字號。遍問之，莫誰識字。時有參從何宗穆在焉。伊人對曰：「臣少時所學，記得『桔槔』乃汲水之物。」參從官以爲此人深學，即聞之於王。傳旨放正六品官。

迨公四十歲，侍郎入侍從，方荷王上眷顧。公在家，遽命構作祠堂，粉塑祭器，制斬衰服及竹杖封之。詣京，至纔數日，侍郎官卒。夫人治喪，將欲下船，越海而歸。公不聽[二]，造作大輦、小輦、香案，凡送喪之儀，一皆完備。期以厶日雞鳴發行，纔日出，已到安排地分。衆皆驚異，始知公有神仙妙術。葬畢，公拜母而去，自此不見踪迹。

越五年，夫人没。窀穸甫畢，公夜歸，哭於墓前，置一匣而去。明日，家人見之，啓匣觀，則有牛羊、雞

豚䵵肉、粢飯不可勝數，錢五百貫，銀一百斤。書於匣上曰：「孤哀范員敬祭之物。」嗣後，或見公於昇龍，或遇公於神符，但叉手不交一言。

保泰間，春耕人張有條開學堂於京師，士子以數百計。一日，習席上文，命題「四皓歸商山謝表」。公衣著襤褸，傴僂而入，自請行文，衆人咸笑。一刻而文成，忽不見。先生取卷看之，大驚嘆曰：「文似仙家格局，必是范員公戲我也。」

景興甲戌科會試，東城訓導與農貢黎賓赴京試，遇於金榜地方。公執訓導之手曰：「我與君同縣，何遽忘耶？」取衣中一紙，封識甚謹，戒之曰：「莫可妄發，候入第二場，拆而觀之。」言訖而去，訓導如其言，至第二場出榜落名，懷憒倒醉。來日，士人自場中出，問之，伊言「天下大同賦」，訓導記公言，拆衣帶紙觀之，則這賦八韻便成，始知同縣之言即范公也。

【校勘記】

〔一〕「南天珍異集卷壹」，「集卷」二字原乙爲「卷集」，今乙正。

〔二〕「公不聽」，「聽」原作「咱」，爲越南俗體，今改爲正字，下同。

進士陳名標記

評：同科進士，乃在於名外孫山之門弟。陳賢公亦熱心矣。名標既挂名天榜，神人安得不力爲贊成哉。

陳名標，丹鳳安所人。少時學於雲耕進士陳賢，標非穎悟，文思尋常。二十一歲中次通生徒，二十四歲能文。校官以文太劣，不許入格。是夜，陳賢夢見神人謂曰：「明日早時，君當洒掃門庭，以待同科進士來。」旦日，公方行軒外，候待久之。忽見名標傴僂而入。問曰：「君來此何早？」對曰：「昨微應考本府，名外孫山。敢望尊師，曲爲請托，幸預一名，弟子感恩多矣。」公從之。公遂以十五緡錢之利，懇請校官。校官亦爲添取，寘之末第。間有别縣人落第，赴承司校官投單乞比。未唱名(一)，天忽大雨，雷打此人死了，名標遂免。是科入第四場日，名標夢神人謂曰：「《禹貢》一篇，須當詳熟。」夢覺，即取《禹貢》九州土田貢賦，盡皆細寫，投袖入場。果然御題盡出《禹貢》。名標做得詳盡，但文勢淡淡，殊無起意，内場官不取。及送外場，提調官范謙益詳覆落卷，見名標卷文詞雖非雄偉，然《禹貢》句句做得詳盡，諒非深學者不能。復批中格，寘於四十一第。

癸丑年，丹鳳地方瘟疫大作。安所社人夜夢館叢中，見夜叉鬼群行百數，甜坐館中。一人披籍指

曰：「此是安所地界，今以次及。但今年三月，陳名標試中進士，須當爲護此方，俾得無恙，以迎進士榮歸矣。」遂即促行他境。

至赴試期，經到雲耕橋，就館停息。時有山西貢士三十餘人，忽見一人面貌古怪，來執名標之手，謂曰：「龍德二年癸丑科，今科三分進士，君族有其一。」言訖忽不見。衆以爲奇。入第四場日，陳賢具以往日同科之夢告陳桐等，曰：「吾年已五十，而神人指示與陳標同科。今吾等五六人，當爲名標著力，幸得共跨禹門，以應同科之夢。」衆咸依其言。迨出榜日，名標以生徒二十五歲捷舉登第。是科進士十八人，而陳賢慈廉雲耕、陳謨丹鳳遺愛、陳桐丹鳳丹鳳、陳仲慕上福文甲、陳公昕永賴古庵、陳名標丹鳳安所，陳族凡六。神人之言，信不誣也。

厥後，陳名標爲宦官名僉鄰所惡，年七十，以翰林致仕焉。贈東閣大學士。

【校勘記】

〔一〕「未唱名」，「未」下原衍一「名」字，據文意删。

古遼狀記

評：古遼狀，初生全一塊肉，一異；不學而識字〔一〕，亦一異；十餘歲即潔身辟世，亦一異。

富川古遼人，生下一男，全一塊肉。三四月餘，漸漸生骨，命名超。不學而識字，人以難字問，如「廹」、「廼」等字，無不知。

時有金洞監生往造之，出對曰：「半千名世，自古寥聞。」超即應曰：「五百昌期，於今洞見。」人皆奇之，傳呼爲古遼狀。

己亥，超已七歲。靖王聞之，召見，欲選爲王子友。超入拜，王出對：「李泌七歲賦碁。」超對：「成王幼年莅祚。」王不悦，遣還。迨壬寅年，靖王崩，子榦以六歲嗣位。超之對頗有先見。

丙午年三月，景興四十七年。超謂鄉人曰：「今年六月，黎鄭易姓，天下大亂，西山之亂，幾二十年。我欲尋避亂之所，有肯從我否？」人皆以爲迂闊，不之信。超遂别父母而行，不知所之。是時超甫十四歲耳。

【校勘記】

〔一〕「不學而識字」，「而」原作「不」，據正文改。



黎敬記

評：碩郡公一向爲善，見於二星吏所表揚，則非獨埋鄰兒一事也。不然世之行義家多矣，何不皆進士、公侯如黎家乎？

黎敬，東城闕中人。少中鄉貢，三會試不第。遂家居教子，幾二十年，無復禹門之望。

永祚戊辰，鄉中痘疫大作。公鄰人有二子死於痘，其父母廢置牛欄，不使將葬。公乃命家人索席裹尸，埋於野外。是年三月，敕旨會試，公夢見那二兒來謂之曰：「公今科應試，必登進士。」公曰：「我幾二十年灰心翰墨，文思艱澀，參之會文，倀倀焉如瞽之無相，尚何敢奢望乎？」二兒復謂曰：「吾輩係是星曹小吏，宿直於南曹星君之所，面見定今科十七進士，列名放榜天門。吾輩感君之恩，極力推薦，云：『闕中黎敬一向爲善，不表斯人，何以勸世？』幸承許之。君名預列，實已親見，今來報喜，慎勿洩漏。」

時試期在邇，公命舍人趣治行赴京，鄉人莫不莞笑。公入試，至第三場，詩失粘，賦重韻。友人見之，謂無中理，只當早早回程，免生他費。公曰：「彭祖無夭死，卿等盍觀之。」內場考點，公卷已被黜落，但糊名時，吏房寫公名於京北安豐人卷，榜出果中。明日入第四場，公看題訖，句句都自忘了。忽見二兒掇拾文辭，披進遞公，乃掇集成卷。迨文亭挂榜，是榜中進士共十八名，公居第十。時四十壹歲。

後仕至工部尚書、碩嵩侯，贈太保碩郡公。生子黎斆，中黎真宗福泰癸未科二甲進士，仕至禮部尚書，侯爵。

夫公之所施者小惠，而報之如此其速。古謂：「勿以善小而不爲」，信哉！

長僕阮公欣傳

評：阮公欣罵宣義神，大有膽略。至於對訟，義正辭嚴，讀之猶凜凜有生氣。

宣義祠，在乂安興元縣義烈山之下。陳末，明將與黎太祖戰〔一〕，死於此，稔有靈應，鄉人立廟祀之。或云明將即柳昇也。其祠最靈，錢多布地，人不敢取。《驩州風土記》〔二〕所謂「宣義之金錢滿地，握取何堪」是也。

景興戊子秋，南塘縣長僕社阮公欣應考承司，與五六人登山浴溪，共入廟中。公欣大聲罵伊神曰：「汝乃北方憤將、南國羈魂，何得昂然作上等神，而受南人之享耶？」因毀裂其幬傘。已而各回駐所。是夕，大發熱痛，迷而不醒者二更許。衆咸懼曰：「此宣義神之所譴責也。」至雞鳴，公欣大叱一聲，翻然而立。衆叩問之，公欣曰：「我被宣義神訟我於湖口祠昭徵大王。我懇請，以明日入考先期，敢乞考後復來應訟。王應之，故得歸耳。」伊日入考，行文甫畢，忽見一人持墨硯覆於公欣卷上，墨水淋灕，字不可辨。承憲官使公欣再易别卷，後唱名預中第一。是夕回駐所，見伊神復至迫之。公欣服長衣、備筆硯，謂衆曰：「今夜乃我應訟之期。衆勿心驚恐，但這訟我决得直，可保無虞也。」言訖，僵卧而逝。平旦復

醒，衆人見其面有喜色，争問之。公欣具道：「我至湖口祠闕外，有一人引入，見有一人狀貌魁梧，白齒編髮，衣服參差不齊，立於王左。我立於王右。王謂曰：『汝讀聖賢書，豈不聞「鬼神爲德」之義，而輕蔑尊神如此，何也？』公欣曰：『臣讀聖賢書，聞「功施於民則祀之，捍災禦患則祀之」，今宣義無此數者，而濫受朝廷敕命，爲上等神，不幾於行肉走尸之謂乎？此臣所以不平也。且前此陳末，南國生民肝腦塗地，率是此等之由。臣若與之同時，誓當飽吃其肉，況復崇祀之乎？』王首肯者久之，曰：『彼書生所言有理，不必窮查。』宣義神黑面如土，無辭可答。王揮公欣使退，謂之曰：『罵之已甚，況毁裂帕傘，公之過也，嗣後勿復爲此。』因拜謝而去。」

可見邪神不敢干正也。世之儒者，媚事淫神以要福，聞之者可不厚顔乎！

【校勘記】

〔一〕「明將與黎太祖戰」，「戰」字原無，據文意補。

〔二〕「《驩州風土記》」，「州」原誤作「洲」，據越南漢喃研究院藏VHv. 1719《驩州風土記》改。

進士阮秩記傳

評：阮秩既蒙神助，庭試何難耳提？此蓋秩之第不於文上取。故表其無文，以示特格。

阮秩，弘化月圓人。二十歲，中鄉貢。家貧廢學，以販牛爲業。能奉事柳杏公主。每年春節，有買牛祭者，只取本價，不求息錢，凡二十年。

永祚癸亥年正月，阮秩夢見自到天曹。百神共會，定取今科進士。相與語曰：「塵世許多人，幾得似阮秩之好心乎？不表伊人，何以勸世？」乃詔以阮秩名舉請。南曹星君判曰：「吾聞阮秩廢學已久，如何做得文卷？」百神請曰：「但許中格，若第四場文，已命京北人作。」乃以阮秩名填寫，凡七名，皆得放榜天門。呵欠，則夢也。

至試期，束裝赴京。月圓貢士十二人相顧笑，每就客館，戲令秩辦一酒筵，相與爲秩作禱科疏，焚奏於天。及第三場，並預中格。明日，入第四場，夜夢神人告曰：「須備薑鹽。」既入場，長打一眠，至午時方起。傍有京北東岸縣人潘解元行文既訖，未及精寫，忽腹大痛難忍，謂秩曰：「我被腹痛，勢必難免。許君草本詳寫投納，爲我扶出場門，亦一幸也。」秩如其言，即自寫投納，因取薑鹽許以助痛，即爲抬出。

纔到門外，潘解元遂故。阮秩中進士第二。至庭試，秩卷只寫得「皇上制策曰」，餘皆曳白。是日，鄭主夢見婦人朱衣長髮，來就枕前，訴曰：「𧞾皮𨖲碎，『秩蔫』燦朱碎買〔一〕。」如此者三次。明日，考官達於王曰：「今科進士阮秩卷曳白，自古未聞，仰望裁斷。」王問：「秩字如何？」對曰：「禾旁失字。」問：「禾失何義？」對曰：「義羅誅蔫〔二〕。」王暗想夢中相合，以爲進士天數已定，人不能違，命是科酌黃榜，據會榜出，許榮歸。

秩自知爲人嗤笑，不敢以科目驕人。官至工部給事中。常訪潘解元之子，爲之報恩。後生男子十六歲，又中清華場解元。

【校勘記】

〔一〕「𧞾皮𨖲碎，『秩蔫』燦朱碎買」，此爲喃文，意謂「全禮上拜，謹予『秩蔫』得期。」

〔二〕「義羅誅蔫」，此爲喃文，謂「語義即爲失禾」。

河漢乎。

至靈阮邁傳

評：天工之予奪，至無定也，維視乎德而已。阮進士既得星曹之明囑，而終不免於禍，意者等斯言爲

阮邁，至靈寧舍人也。世傳公乃莫氏後裔，故命名多從草頭。以正和辛未科中進士。夫人雙生二男，長十六歲，皆中鄉貢，既而皆病没。公甚傷惜，乃求法門禱帖。趨至天門，見二子雙雙乘馬自門中出，遇公不問。公即牽持馬轡，讓之曰：「二公由我門出，甫爾離别，何遽無父子之情？」二子下馬謂公曰：「我等列宿星曹，欽承帝命。但公調清華日，枉殺二人，彼等含寃訴於上帝，復以我等替二人命。生爲公子，死非公子，不必枉懷痛惜也。但嗣後勉以修德，訓示子孫，否則有掘冢滅族之禍。」言訖，上馬而去。

公仕至禮部左侍郎男爵，奉差鎮守山西而卒。後公之孫名蘧、名選〔一〕妄惑讖記，起兵於庚申年，自稱盟主、明公。朝廷掘公之家，而滅其子孫，果如二子之所囑云。

【校勘記】

〔一〕「名蘧、名選」，「選」字原作異體，二「已」連作草頭，與前文「世傳公乃莫氏後裔，故命名多從草頭」相合。

人，亦若試弄人。

馮尚書傳

評：馮公以雲耕之神童，復轉爲馮舍之黄甲名宰。雲耕門福一分，馮舍門福九分也。以是見天工多秤衡

馮克寬，石室馮舍人。光興庚辰科登二甲進士。

自家赴京，憩於雲耕。有老人年七十餘，每見公，即掩面大哭。公召問故，老人曰：「聾老無知，萬望長官恕罪。敢以實對。」公曰：「第言何害？」老人曰：「臣觀長官形貌手足，面傍有痕，酷似臣所生子，十分無異。是以見貴人而動心耳。」公曰：「老之子死何年？」對曰：「屈指計之，已四十年矣。」公曰：「老之子前有學否？」對曰：「臣二十歲生得一男。長六七歲，以神童名。十三歲應考稍通，擢山西處首選。未及入試場而死。」公曰：「今有書籍頗存乎？」對曰：「尚留二篋，極心憐子，猶自珍重。」公命取來一看，則字迹與公正無差異，詩文賦六，皆公口氣。公以爲奇，遂命迎回，養爲義父。

公奉使北國，名振燕京。厥後被讒，竄於乂安城南角。公有國音歌曰：「船城南拱坦丕，路羅氈祝乜尼京城〔一〕。」後贈太宰，封福神。

【校勘記】

〔一〕「公有國音歌曰：『舩城南拱坦岙，路羅𨀈祝刨尼京城』」，國音歌即指喃歌，多爲六八體，上句六字，下句八字，壓腰尾韻。此二句的意思大略是：南城高郭齊天地，旅途熙攘入京城。

阮尚書傳

評：以北宋之王執政，復現爲南黎之阮尚書。不知其時有韓絳、吕惠卿與之並生否？

阮公沆，東岸扶軫人〔一〕。生公之夜，其父夢神人告曰：「公當洒掃門庭，有王安石來。」已而生公。其父不識字，以此夢問人，皆曰：「此非常人，當君之門户。」

及長，有神童名。正和庚寅科，二十一歲少雋中同進士。歷仕吏部尚書、太子太傅，爵朔郡公。管中鋭軍營，富貴風流，當世無比。公之爲政，頗事更張，性執而偏，大類安石所爲。常於坐邊粘對句云：「三七華姓字，人但知南國大臣；十八子宗祧，誰能識北方正氣。」公意本自謂李氏之苗裔也。又欲開丞相府，與鄭主府相對，且陰葬九龍大地，爲人所訴，貶宣光承正使。鄭主陰使鎮官雲郡公掘穴殺之。

【校勘記】

〔一〕「東岸扶軫人」，「東岸」原訛作「東彥」，無此地名，據《聽聞異録》改。

當遜武一秩。

裴仕暹武公宰傳

評：裴黄甲、武探花，宦業不負科名則同也。但裴以書生，目下先無武憲副。其英氣凌凌，

武公宰，安朗海貝人，以解元宏詞士望。三十六歲，爲山西憲副。甲午年，二司欽承敕旨考核稍通。時東關涇縷裴仕暹以才學自負，目下無人。適坐館舍，見憲副官騶從甚盛。人皆起立，仕暹偃然獨坐，且曰：「吾以爲憲使官，乃憲副官，何勞匍匐？」公宰聞而詰之，仕暹報名東關裴仕暹。公宰出對云：「小兒裴非衣。」仕暹即對云：「孺子爲公宰（二）。」蓋公宰以「小兒」鄙仕暹，故仕暹以「孺子」輕公宰也。及入考訖，衆曰：「公之文必在優等，誰能唾手。」仕暹曰：「縱得參政憲使進士官點正，必得高第。若遇嫩手，未審如何。」公宰聞之，尋仕暹卷，吹毛求疵，欲擠之於下第。但文辭充贍，果擢首選。裕宗永盛十一年乙未科會試，仕暹一舉中二甲進士。使人過公宰家，大呼曰：「裴仕暹中黄甲！」公宰慚忿，遂辭職回家，極力肄習。戊戌科中會元進士，及庭試對策，中第一甲及第第三名。使人過仕暹家，大呼曰：「武公宰中探花！」

二公以言辭相激，皆能造於大成，古之致身卿相，往往因厚激而成之。厥後公宰奉北使，以參從吏

部尚書、郡公爵致仕，贈少保。仕暹以直諫得名，贈大學士、侯爵，皆不負科名云。

【校勘記】

〔一〕「孺子爲公宰」，「公」字原脱，據上文補。

探花郭佳記

評〔一〕：探花風疾，豈在乏良醫耶？人生前定，雖扁鵲何益。天工秤衡人家福德，無錙銖爽。幸有偷盜人竊聽，得悟玄機。

郭佳，東岸浮溪人。未生時，近鄉有人慣以偷盜爲業。一日，就公村行盜，會人未定時，潛入伊廟祠後假卧。不覺睡熟，至雞鳴方醒。攬衣欲起，忽聞面前諠譁。有人自廟外而入，在内有人迎問曰：「今番何事遲歸？」聞有聲答曰：「適朝上帝，與諸曹會議。今夜命一探花郎降生伊社。有一員捧籍奏曰：『臣按福德簿，伊家恐不稱此。望賜別議。』上帝命取簿觀之，良久判云：『雖然如此，但業已許之，不必改換。如他果有福淺，來時定奪。』以此遲留耳。」時此人在廟後竊聽，具聞其詳，因遍往邑中探問何家生子。見公生於是夜，次早即詣公家，具道前事一遍，預以爲賀。

公生而穎異，人稱神童。及長，以文章名。正和癸亥科中進士，及第一甲第三名。公在朝，適内閣談政餘，昭祖康王問諸侍臣曰：「韓信遺燕書有云：『白鹿抱泉』，事迹何在？」羣臣莫能對。公對曰：「這迹詳見《漢書》。」王即命取公家書本觀之，稱其博學。時公方以事被譴，未幾除清華督同，蓋賞之也。

後仕至寺卿，以風疾不預朝，始信往年祠中對語之驗。

【校勘記】

〔一〕「評」，評語原在篇後，與其他篇目體例不合，今移至題下。



楊公存

評：勸開化，瓊瑠之小士王；精堪輿，緑楊之大和正。

楊公，至靈緑楊人。文學爲時宗師〔一〕，尤長於賦。時爲之語曰：「妙揚如賦楊存〔二〕。」朝士舉公賦集云「婦孺皆知其名」，蓋謂此也。中莫鄉貢，遭亂不仕。入乂安瓊瑠縣設教。其縣北接蠻獠，素不知字。得公開化，後門弟胡士楊始破天荒，登進士。完厚人，慶德壬辰科中。自是文風丕振，科第不絶。因祀公爲鄉先賢，世世子孫，準免調役。

世傳，公晚年精堪輿，遊覽諸鎮，爲人卜扞，所至娶妻居之，號「五方師」。得公扞者多發達。又善兵法，以授胡公。胡公從官軍南征有功，北使日助中國討賊，由師傳之有自也。

公之子楊普，亦善詞賦。年十二，自乂安還，遊緑楊市，聞婦女謂「賦翁蒜阮登晦之」〔三〕，忿然曰：「爲我語蒜公：天下陽物長大者多。蒜公能角賦，宜就我家。」其人以告，蒜公即往訪公。延入坐定，出《夫子聞韶賦》。公即筆云：「大人乙已，斯文在兹成集大；金聲玉振，德行造安行生知。」蒜公見之，推爲能手。公邀坐成篇，蒜公益加嘆獎。今賦體與《秋聲賦》並傳，皆公所作也。

【校勘記】

〔一〕「文學爲時宗師」，「宗」原作「尊」，爲越南阮朝避諱字，今改爲正字，下同。

〔二〕「妙揚如賦楊存」，「揚」，原訛作「扛」，據《神怪顯靈録·楊公存記》改。「揚如」，謂揚雄、司馬相如。

〔三〕「賦翁蒜嗨ㄇ之」，喃文，意爲「蒜翁之賦何問之」。「蒜」原作「蕞」，據《公餘捷記》改。

阮堯咨

評：燒心人無有得居龍首，此篇可作選佛經解寃文。

阮堯咨，武江人。以亥年月生，因名曰「豬」。生而穎悟，有神童名，人皆以狀元許之。太和戊辰科會試，仁宗夢神人告曰：「今科豬中狀元。」及唱名，乃阮堯咨。上怪其夢無驗，以問堯咨。對曰：「臣少時，父母命名曰『豬』。」上謂羣臣曰：「狀元豬即堯咨也，果爾神言不誣！」

何世之儒者，不究由來，乃謂堯咨與岳母淫，故謂之豬，而註於《登科録》中，遂使千載之下，公獨受帷薄之謗。噫！狀元甲選，下界仙之極品，非文學德行，不足以當之。豈有不義者而可以濫登乎？

甲狀元

評[一]：公論婆不累於財，自甘窮苦。路傍茅屋處，天已暗許狀元宰相地矣。「匪媒不得」，故又綫引一遺金之地客，爲作合根基。復綫引一貧而福之鉢場人，以立胎骨，然後這地始有受用。既生人矣，不可無養與教，復綫引一富而善之郢蓟人，爲之延師教育，以玉其成。然無有可憑之實迹，貴顯官何由知有貧困老婆？故於生下留一足痣，使之他日母子相見，彼天亦大費經營矣！亦幾多周密矣！數十年陶造工夫，無非爲老婆一片好心而設。

甲海公，後改澂。母文江公論人。赤貧，構小寮路旁，賣茶水度生。

有北客來歇，遺金一囊，去半日餘，復遑遽來覓。母盡付還。客人分半金酬，母曰：「妾不爲財所累，故單寒至此。不願取非其有，特留此以還君耳。」固卻不受。客人深德之，曰：「先墓安在？請以吉地報恩。」母曰：「妾無兄弟，今年外四旬，縱得吉地，何時發達？」客人曰：「若認得真，雖女亦發福。」母遂引至父墳，客人即爲擇地扦葬。葬訖，囑曰：「見有急難人，當用心救助，必獲吉報。」

纔半年，有鉢場社人，業賃傭，暮回至此[二]，忽值風雨大作。其人叩求駐足，衣體盡濕，手足戰慄，幾不能言。母爲熱火燎。少頃回醒，始道來由，且乞一飯。母與之食，家惟一席，憐伊苦寒，及寢，讓之覆。夜半冷甚，母忍耐不得，因共席覆卧，慾火逼烘難遏。須臾，其人氣絕。母大駭，即曳出店後，掘土埋之。不覺身已孕矣。

居數月，客人來問，母不隱，具以實告。引看埋處，客人曰：「這是吉地，如果有孕，必生下狀元宰相。」居期生男，丁丑年命。風骨異常。四五歲，遊於江渚，適有鳳眼鄧葪社人舟行過此，竊負以歸。母尋覓不見，意溺於水，號泣無奈。鄧葪人得公甚鍾愛，爲之求師課學。公天資穎異，號稱神童。師出芭蕉詩題，令中習諸生作。公亦欲做，然初開心，不知用何字，因問：「阮聲、⿰镸鬼聲、⿰麥短聲，用何字？」〔三〕諸生示以「稍」字及「長」「短」字，公遂做成，云：「稍長稍短短稍長」，如此反覆，得八句。師奇之，曰：「諸生皆不及此童子。」蓋芭蕉詩意，三字已道盡之矣。此兒年壯，必以文章名天下。」年二十三，中莫大正戊戌科狀元。榮歸日，邑人供役頗煩，中有識者相謂曰：「何處人到此，勞我村民！」公聞其言，不解所謂。一日，經看先墳，並無發科文底局。公甚疑，質諸所親，有以實告。公大傷感，即往公論社探問。見一路傍老母甚是困窘，使人叩問，母具言始末。公聞之，意其爲生母，後使謂曰：「年老無人省視，就我收養如何？」母曰：「蒙大人垂憐，是死生而骨肉矣。」公遂帶回。公足有赤痣，閑居露出，母頻注視，目不轉睛。家奴責之。母曰：「老前生一男，亦這痣樣。今見尊體酷似，於心有感，故不覺熟視。」奴以此言達公。公即喚母來細問，遂愀然曰：「我一生浪度，不知有母，今始相見，莫匪由天！」於是晨昏勤奉養焉。

後充山南鄉場提調。公出險題，場中士子喧譁，幾有不測。公以好言慰諭，改出別題，須臾得靜。時採察得起釁人，捉來，命驅出場門正法。那人以獨丁哀訴，乞納錢千緡贖命。公不許，即命行刑。既而公之子甲澧中淳福科進士，仕至翰林，年三十餘，無病而終。及公之男四女二，同時繼没。公不勝哀痛，遍求符籙帖性，無一驗者。謂法門簧惑，仍奏請禁止。未幾，有一道人敝袍穿履，自言精於法術，求試一擲。公即命帖之。其人請公靜坐閉目，書符念咒。須臾，公倒卧，見使者引至一所，墻宇嚴邃，內置

交椅三座，傍設板牀一件，有朱梏在。公問之，曰：「此是閻王所，這朱梏以待郢薊狀元。」公聞言疾出。使者復引出至一處，見涼亭翠閣，景物可人。澧正在此與一官對棋，望見公來，注視良久。官人問：「公與伊人何有戀顧的意？」澧徐答曰：「厶前在陽世，曾寄寓伊家三十餘年。奈伊屈殺無辜，遽罹惡報，故我不留住。今適見其來，未能忘情也。」公聞其言，不顧而去。使者引公回，則死已一日矣。已而醒起，知是寃家孽債，而佛家報應之説，亦不虛傳。即使人喚往日山南士人被殺之親屬，許以百緡錢，使爲彼懺悔解寃。自是公家得無恙。

公五踐斗階，三掌台印，年未六十，適夢《致仕表》，覺來只記一句，云：「於敬於忠，惟求臣道所止之地；而作而息，願安帝力何有之天。」後十餘年，以吏部尚書、太保策國公致仕。其夢果驗。留柬詩有云：

五世於斯簡聖明，徒然玩愒歷霜星。撐持敢謂擎天力，精白惟昭貫日誠。
一德罔居殷相疏，四留不盡宋參銘。喬松歲月勛華旦，象太平身開太平。 進退格

《彩旗》有句云：「狀頭宰相斗南峻，國老帝師天下尊。」赴京拜賀，留柬云：「戇直愚衷愧不才，明時得謝免朝差。漢都供帳冠簪耀，唐律箋章錦玉佳。恩荷接承知有幸，情深瞻仰感無涯。太平康濟諸賢力，四序閑年享福偕。」

年八十一，薨。公嘗認鉢場社爲祖貫，嘉林縣先賢祠宇著入祀典。後阮茂盛金山人，辛未科進士。以公郢薊人，且仕莫，議去從祀。夜見公謂曰：「我何辜，削我名？毋乃晚生孟浪而凌蔑先輩！果然，必有報！」阮公覺來，大驚而止。今嘉林祀典猶存。而鉢場社亦春秋致祭。公著述頗多，今只見《高樓琵琶記》及《謝仕表》、《金溪》、《玉橋》諸碑文，並《修慎銘》、《古今邦交》行於世。

【校勘記】

〔一〕「評」，評語原在篇後，與其他篇目體例不合，今移至題下。

〔二〕「暮回至此」，「暮」原作「墓」，據文意改。

〔三〕「阮聲、䠶聲、䵂聲，用何字」，此以喃字表越語音，而問其與何漢字對應。「阮」的意思即下文提及的「稍」，「䠶」即下文所謂「長」，「䵂」即「短」。

慕澤武族

評：福陰疊重科宦地，勳名顯赫北南天。

武族先祖，中國福建人，名渾。唐武宗會昌元年，爲交州刺史，愛某鄉風景之美，遂卜居焉。因以唐安名其縣，可慕名其邑，中間改爲慕澤社。

陳明宗時，堯佐與其弟農同登太學生，官至入侍行譴、左僕射，始著宗門圖。其世次、科爵自是可考。時有高王七世孫冏南來〔一〕，遍觀我國名地，至邑門外，指之曰：「此進士巢也。」黎盛德永壽間，春試疊登。丙申科同榜三名，已亥科四名，而二名、一名者相屬，同時登用至十二員。通邑皆渾後裔。原封福神，其後褒加徽號。今村後猶有古塋存焉〔二〕。

永陽德間，惟諧、公道等同奉北使，約以事濟後，請福建一往，就認武家宗派。會賊徒路阻，不果。永治間，天施土黄尚書黄公寘奉北使，有武老爺在者，邀諸途，問武渾苗裔今如何。公爲道其詳。那老爺極稱好好，因言：「我在天朝亦繼世科名，今方發達。」既而告别，以銀子十笏、玄彩十匹寄贈。人言天南科第，慕澤爲多，由得北方正氣，良有所見。

永盛壬辰科，武延恩中進士，同縣探花武晠撰賀帳贊云：

八百年前道脈長，名公碩望世相望。高曾雲耳勳賢繼，爵禄科名廕澤光。

八葉韓門應未歇，三槐王氏迹堪方。鋪張不盡君家事，筆下時聞翰墨香。

俗傳，武族發迹墳，在南策□處。初，北國正宗師來覓地，認得此穴在金星。夜夢神告，此穴天賜慕澤武渾之後。北客無奈，尋得武氏後武厶。見伊貧乏，爲買田宅，與伊同居，使治生業。久後爲伊改葬先墳，用鐵鈎索懸葬。葬後，聘一好妾主饋，委武厶照管田産家事，托以有事，暫回北國。數年，北客度其生得二丁，乃自北來。初至，佯爲怒，武厶及妾皆懼。繼謂之曰：「業如此，亦是天緣。許彼爲汝婦，予亦回祖國，豈容居此！其田産悉許汝夫婦，只取一男回，爲膝下樂。」擇取稍重者，其在北盛發，而在南者，科宦亦爲一州冠。聞得祠堂聯云：「與天地長存，十八魁科三宰相；自丁黎而後，廿餘進士七侯封。」後一鐵索欲斷，伊北族有來重整者。

【校勘記】

〔一〕「時有高王七世孫冏南來」，「冏」原訛作「同」。按今越南國家圖書館有《安南地理稿》抄本（藏書號R. 1921），書前序云：「高冏乃高王八世孫也，往安南國歷觀乃祖所未及者，形勢瞭然，故録此九龍以傳後世觀覽」，「冏」字據此及《公餘捷記・慕澤武族記》A. 1893本改；七世、八世之歧乃流傳之異，今保留原貌。

〔二〕「今村後猶有古塋存焉」，「塋」原訛作「瑩」，據《公餘捷記・慕澤武族記》改。

武有

評：松堂爲慕澤八景之一，武族爲唐安世科之一，公爲武族發科之一。有宰牛乏耕牛，清德蔭子孫，與千歲松相永久。

武有，堯佐之曾孫也。父伯謙，領歸化路安撫副使，多有陰德〔一〕，生下五男一女，並貴顯。生時居宅，其後號爲追遠祠堂。堂前有喬松古樹，亭亭特立，松軒公黃甲武幹。目爲澤鄉八景之一。詠詩云：「植來遺種異凡英，香樹堂前得地生。翠蓋參天滋黛色，怒濤十里樹風聲。高標挺特爲人望，大器軒昂勵晚成。福蔭綿洪培厚澤，故家喬木永留名。」

公有好古博洽，登光順癸亥科黃甲，歷升五部尚書。自述有云：「荏苒周年官歷踐，宰牛曾有乏耕牛。」其清介頗如此。尤精於算學，立《大成算法》。時城内諸門修葺，公算磚石千數，後不差一片。皇上賞肥田百畝，以旌其能。

年七十致仕，作凉臺燠館，優遊以樂天年。所居之庵，名曰「鳳池」。後贈太保黃甲。黎光賁武公瓊外孫。詩有云：

唐相守文歆宋璟，晉朝博物羡張華。門庭青紫相輝映，餘慶從知積善家。

【校勘記】

〔一〕「多有陰德」，「德」原作「㤅」，爲越南俗體，今徑改回，下同。



武預

預，黄甲公有之孫也。少遊長安，補典兵一職。

仁宗時，范屯、潘般與諒山王宜民弑逆，公密與崇、耆二國公假作相人術，懷刀殺范屯死，因急唤二將引兵來，收潘般等斬之，宫庭爲之肅清。迎立聖宗嗣統，以功進封明義功臣〔一〕，都督府左都督、知禮伯，兼賞肥田百餘畝，永爲世業。光賁詩云：

蚤負才名一代豪，唐安知禮善稱褒。諺言：「唐安知禮有名。」幼承孔鯉庭趨訓，長得曹彬世受韜。

許載武途曾歷踐，百年竹簡記勳勞。只嫌世道多坑坎，門望巍巍我獨高。

按：武有之後，世生武將名臣。永孚贈太保，豫升左府，漸升提領，沙受參督，良中進士，廷臨中黄甲，仲程、廷韶、廷恩，並中進士。皆有之遠孫也。



【校勘記】

〔一〕「以功進封明義功臣」，「義」原作「美」，據《公餘捷記·尚書武有記》改。



武豐

評〔一〕：有交跌狀元與棋狀元，而字狀元則無之，亦可見天工豐此嗇彼之理。

豐，黄甲有之弟也。相五短，少善交跌。

聖宗時，遊長安，見皇上御朝。有力士捧銅柱前立，氣貌陽陽。公問：「此人有甚才能，而昂然若是？」其友曰：「他於交跌一藝，當代鮮儔，以此爲進身地。」公曰：「他未逢對手，故得名耳。」即具本，奏請與力士較勝負。皇上允奏。鬥日，奉御駕觀，兩邊相對，公潛納沙中手突入，尋放沙於力士面上，即用穿肘格，擲倒於地。皇上嘉其勇，即以力士職授之。官至錦衣都尉、司指揮使，以平允稱。人言「唐安四狀，慕澤兼之」，蓋指黎鼒爲「字狀元」，又「飯狀元」，武暄爲「棋狀元」，公則「交跌狀元」也。

公兄弟四人，並有爵秩，而公與兄兩人貴顯，繼世登科，爲武族之冠。光賁詩有云：「一門伯仲光前業，千載明良結主知。」

【校勘記】

〔一〕「評」，評語原在篇後，與其他篇目體例不合，今移至題下。



武維志

評〔一〕：月花陣能制雷火鎗，可稱善用娘子隊。

維志公，刑部員外郎端表之曾孫也。

端表公晚年，於接鄰時舉社魚村設教，性畏水蛭。一日，出村頭池上清處濯纓，五六童生從之。纔經伊村園林處，見一堆圓暈微高，顧童生戲指曰：「師百歲後，當此封墳，則水蛭不能近。」及卒，家人追念其言，即於伊處下葬。按此地案前有印浮水面，枕後有枕丹鳳銜書，插耳有兩金星過耳，内堂深水，坐乙向辛。一云坐癸向丁。風水師以爲天葬吉局，子孫必有公侯之貴。

維志公母素有陰德，少時販買，有鬻絹婦遺絹一束而去。母按數藏置，頃之，見婦來尋覓，母廉問端的，盡以付還。婦以二匹謝。母笑曰：「取此二匹，寧取一束之多也。我憐爾失物而歸，必被爾夫痛責，故見還耳。豈望謝乎！」固卻不受。母夢見堂前有五色雲現，親自抱之，俄而青紅雲先散，後生五男。其一自快，少有大志，十歲遊長安，時浮華公爲上所鍾愛，人情屬望，而弘祖陽王深自韜晦。每朝回，公輒竊視之，見浮華舉止，知非大成器。一見陽王而異之，曰：「此聖才也」，即入居門下。後以潛邸功臣

進用，享年踰六袠。維志至宰相，方大至尚書，並郡公爵，相繼引年。拔萃、求晦雖出正途，而壽年不與伯仲等，始信青紅雲先散之驗。維志達於吏事，輔以文學，從羈靮間，多有勲勞，平廣南、高平。以故寵遇日隆。時正旦節，鄭王旨文武殿朝禮訖，各仍朝服詣政府拜賀。公即啓云：「王上向來一念尊扶，今宜循青吉衣禮，用朝衣恐違舊制。」王從其言，蓋有諍臣之風也。以吏部尚書、少傅致仕。彩旗聯有云：「一代宗臣蕭相國，兩朝元老趙韓王。」壽七十五，贈太傅。公與遼州太宰范公同時，俗曰「慕澤宰相，遼州國老」，蓋指權位之相接也。

武求晦，宰相維志、黄甲拔萃之弟，與侄弼詣同登永壽己亥進士。時有北國人駕海舟百餘艘來我國之洪潭，命公進討。公用出女子計，覓花娘、桃娘約三百餘，放下賊艘，托爲弄月醉花之狀，密教各把紅巾一幅，浸以水，乘夜索艘間銃口，取濕巾水滴入，仍各依朝從小船回去。次日陳船，排開一字交射。賊倉忙取銃應之，射不發，揚帆遁去，官軍大捷。其後擇陪臣北使，奉改柬牒公文，公與族弟公道及陶公正會庵人，榜眼。三名中格。使還，升吏部右侍郎。後贈禮部尚書、伯爵。

【校勘記】

〔一〕「評」，評語原在篇後，與其他篇目體例不合，今移至題下。

武維斷

評：文章名天下人，乃少年讀書終日不記一行人。福至心靈，豈虛語哉。納敕命不納科字，固公之剛處。亦可見科名天榜，非君上所得而奪之。

維斷號桂庵，黃甲拔萃之子也。少極蒙暗，讀書終日，不記一行。年十七，未識字，欲改别藝。適夢見神人騰空而降，爲剖心，刮去其濁。既醒，腹猶覺痛。次早，即備禮禱謝。自此心漸開豁，學業大進，叠中二元，以文章名天下。

初，康王爲王子，公居府下。適有事，僕從星散，公獨不捨追隨。迨王居節制府，公已解元，入侍帷幄。事無大小，王悉咨之。當時謂之「内相」。後中宏詞優分。景治甲辰，中會元，王賜之彩衣，待以不次，六載至尚書。

公剛忠慷慨，嘗慕九齡之爲人，上《金鑑録》，王以直臣許之。時宮中有鬥雞戲，中官索良雞奉進。公適見，即析雞喉，立斃。中官馳入具奏，王默然，爲罷鬥雞局。

陽德間，有北使至，公充伴接職，與北使賡和，應答如響，北使甚敬重之。至禮部設宴，北使當筵索酒，公應口吟云：「飽吾個德真佳味，何必江亭問一盃。」北使稱賞，輒成禮而去。

後差往高平公幹，以内臣漢郡公名在公上，公抗言不奉命。公族弟公道亦執奏曰：「此命若行，三都不肯秉筆。」王怒曰：「若不如命，且留此。」日向暮，使黄門督捉之。公道知上意不回，即以頭擊柱。公勃然曰：「王上殺諫臣，請即還納敕命。」黄門以聞。王大怒曰：「誰殺諫臣？卻如此説，宜即罷去。」隨差收公敕命，公不肯納進士科字一道。奉差固索取，公曰：「諸敕命皆上之賜，謹當奉還。至如科字，乃我才做成，不敢并納。」奉差不能屈而回。

公歸田里纔四月，公長於詩。居家時，監習出《韓信釣魚城下》詩，諸狀句皆不稱意。學官使人就請，公即援筆云：「濁清辨別竿方放，左右思量餌載投。」國監官大稱服。時公子惟匡景治庚戌科進士。同北鎮堪制司，王即召還，授以知水師陪從，意欲大用，奈惟匡得政不久。其後公復得召用，居職如故，而優游桑梓，無意於當世。嘗著《范蠡遊五湖賦》及《澤鄉風景》、《衆家考績》〔一〕、《異聞記》等作，並用國音，其銘記頗多。世稱「中興以前咏橋子，以後唐川子」，蓋言二人於國音得之清高也。又，扶董鄧狀元撰《武宰相致仕賀帳》，有云：「相公之侄有唐川者，胸中學識，吞天禄而吸石渠。」亦以其學問該博故爾。公生時自作祭文有云：「致君期堯舜唐虞，自任以皋夔稷契。素藴胸中平治，欲大展施；至玄機裏盈虚，最難宣泄。」其盈虚一付之玄機。壽六十四，贈左侍而不流於怨，亦得古忠良之意。郎公三世登科，爲武族世科之始也。

【校勘記】

〔一〕「衆家考績」，「衆」，《公餘捷記・桂庵武惟斷記》作「農」。

武暄

暄，進士武惇之子也。天庭有一骨突起，形如棋子。及長，精於棋。

時北使以善棋自負，求與我國王角勝，期以連輸三局，即動兵端。王密求能者自助。羣臣以公名應，召試的係高手，因用計瞞過他，約至日中於丹墀對局，各留把㡆一小的〔一〕，餘悉屏去。北使依允。我已於㡆中微穿一小孔，可通日影。暄把之侍傍，有勝勢輒以隙影引棋子，王以此纍勝。北使不覺嘆服。王重其能，號曰「鬥棋狀元」，甚見寵幸。諺言「黄梅酒，慕澤棋。」正謂此也。

【校勘記】

〔一〕「各留把㡆一小的」，「㡆」爲喃字，越文讀音爲dù，表傘蓋之意。

武公道

評：地脈兩首科，天庭展會試，卒之與人事符合，寧非前定耶？不避權要，不犯色戒，公道能易人之所難，真不愧科名矣。

公道，進士公亮之兄也。公父富安侯，少聰睿，鄰居有襄老儒，指庭前甘蔗叢，出對云：「庭前有蔗，皆著紫衣。」即應之，曰：「地下生蓮，同張青蓋。」襄老儒大稱賞。識者知其子孫必有科第同登之兆。後生公與公亮，並以俊爽稱。

盛德丙申科會試，公亮赴舉。時村內有一老嫗醉而摇身，躍然曰：「我是仙人。爾慕澤文星正旺，天帝簡知，故來相告。」村人奇之，環視叩問。「今科進士有六，而慕澤居其三。」請姓名，曰：「登龍中。」再問，曰：「卓犖中。」又問，曰：「公亮中。」人皆莫信，後卒如其言。始識科名前定，而天門放榜之事，亦不訛傳。

卻說乙卯年，有北地師經過武登龍祖塋，看視良久，曰：「我纔到月盎社，看阮氏舊塋，以爲來科必首選。今這局不讓月盎地脈，來春亦當得首選。」人嘲之曰：「龍虎假真都亂說，豈有一榜二首科之理？」至是，阮廷柱月盎人，國楨弟。中解元，登龍第二。是科策問：君道、聖學、敬天、用人、開國、紀綱、保全功臣、法

度、國用、治道、禮樂、將帥賞、中興、功業、國勢，凡十四目。既而入拜王府，見登龍貎勝廷柱，命立廷柱之右。故時稱廷柱爲「字首科」，登龍爲「貎首科」，方信地師之言，亦有高見。

公道未第時，被孝服，偶他適。鄉試日欠點，心中憂悶。夜夢至唐豪縣無礙社，行過寺外，聞在內有聲喚：「進士何之？」公馳至三關，見閽者二人執鞭，因叩之。閽者曰：「正中黄衣乃玉皇帝，兩傍赤青衣者南曹北斗。」公進跪請曰：「敢問臣進士何科？」聞有聲曰：「許兹春科。」公曰：「來年衰絰，何能望此？」聞有聲曰：「展。」再問：「臣業欠點如何？」聞曰：「許免點。」喜不自勝，急出，跌於地。見在内老人調清水一杯灌之。既而覺，口猶有香臭。

永壽年己亥春闈，果以事展至冬試。又先是，各處貢士往往潛入鄉場代試，多致欠點。至是，昭祖判云：「凡諸爲人代試，必是有文學者，應一切赦之。」公以是得應試。是科，公與親伯求誨、族弟弼諧、同邑黎公朝，光賁曾孫，狀元鼒玄孫。四名同榜。自有科目以來，未之有也。

公在朝不避權要，有《諫門雞文》奉進，昭祖深嘉之。居御史臺，執奏維斷與漢郡公事，王不從，公以頭擊柱，凛然有彤庭折檻之風，時稱「直御史」。仕至尚書致仕。公外似風稜，而内行純質，雖貴顯，不買羣妾。嘗與兒孫言：「我雖不逮古人，而未嘗犯色戒，是亦人之所難也。」山南督同時，門下有進一絶美歌兒，欲其買寵。公曰：「我自少至長，未嘗淫非己之色，汝以尤物移我乎？」拒而遣之。平生教育多得英才，如東鄂榜眼范光宅公、丹輪探花武喊公、楊柳會元阮名譽公，皆公門弟也。

武瓊

評：國編留墨，家榜叠金，真是天上仙、人間佛。

武瓊，黄甲公幹之父。登洪德戊戌科黄甲，博學好古，尤長於撰述。嘗兼史館都總，有《大越通鑑通考》自鴻厖至十二使君爲外紀，自丁至黎順天初年爲本紀，二十六卷。行於世。又與喬富公作《嶺南摭怪集》。仕至兵部尚書，遇害。婿黎鼎狀元，亦慕澤人。祭文有曰：

洪德間策舉進士，時則先生峻擢危科，馳名臺諫；景統初詔求遺逸，時則先生首應義旗，蜚名史館。《通考》紀元舊史，得經中史之規模；《耕籍》傳學諸編，得史中經之體段。涖東海，則以恩信撫輯乎邊氓；刺北平，則以恬静鎮寧乎邊患。其入侍經筵也，堂堂焉輔成之程頤；其總裁國史也，孜孜焉志修《春秋》之胡旦。

光賁詩有云：

天上癯仙稱骨格，人間活佛見心頭。《傳奇》言「唐之武」，無是也。

武幹

評：松軒公清貧而怡然自適，觀其《咏松堂》云：「高標挺特爲人望，大器軒昂勵晚成。」則生平可概見。

公幹，瓊之子生而穎異，博極羣書，登景統壬戌科黄甲。性愛松，以松軒爲號。家素清貧，而恬然自適，遇物即吟。與永賴中庵程國公相善，其唱和往復，如《懷鄉》、《紙鳶》、《艾虎》、見《白雲庵集》。《蒲湘八景》見《品彙詩集》。等作。又有《松軒集》、《四六備覽》傳於世。仕至禮部尚書、禮慶伯。光賁詩有云：

半千載上扶興運，三十年餘歷要途。鼇冕躬圭聯好爵，青燈冷雪舊寒儒。清貧誰識爲家計，恁地詩書有道腴〔一〕。

【校勘記】

〔一〕此詩缺首聯，全詩見《公餘捷記·尚書武瓊記》條。

黎鼐

評：狀元尚書生下黃甲子，正是蓄鉅發宏處。腹笥弟以神童名，而激發未除，宜其避乃兄公三舍。

黎鼐，慕澤人，公朝之遠祖。少劬於學，二十四歲解元。同邑尚書武瓊以女妻之。出贅後，終日不以書籍爲意。武公怪之，以問於公父，曰：「某子異夫人之食相，公食之，毋乃有不滿處。」武公聞言，令每飯加倍，始見公讀一二篇。尋加至五歲堝，自是讀書終夜不輟。嘗自贊曰：

慕澤先生，以食爲名。十八鉢飯，十二鉢羹。魁元及第，名冠羣英。蓄之也鉅，發之也宏。

登端慶乙丑科狀元，會試四場俱第一。仕至户部尚書、左侍郎。子光賁統元丙戌黃甲。詩有云：

曾將名望魁天下，又把詩書澤萬民。

公，鼐之兄。兄弟同朝，鼐神童名稱籍甚，少年激發之氣，公每抑之。乙丑科入第一場，有遺忘處，以問之公。公曰：「今正與弟試，若以相告，更試與誰？」鼐怒出，即日歸，乘夜而行，到家已夜三鼓矣。不敢叩門，因憩卧於軒外。是夜，母夢神人謂曰：「軒前有黃甲在。」覺，試開門視之，果有人熟睡，喚起之，乃鼐。愕然問故，鼐具以告。母曰：「由爾學未到，勉再加工。」鼐即點燈看書。母笑曰：「纔落第

歸，故爾憤激。恐此志難持，尋復荒怠！」鼐自是手不釋卷。既而公中狀元，爲胄監講官。鼐尋赴京，邀諸學徒，謂曰：「經笥是我的，如有問書旨，合從我聽講。」學者素聞其名，挾策來問。鼐隨答之，滔滔不竭。人皆驚服，争來觀聽，胄監爲之一空。公謂鼐曰：「叔才何憂不高選，不宜如此孟浪。邀學士叢談，使黌宇缺講，這事有關風教。」鼐即輟歸。洪順辛未科登黄甲，嘗以不魁元爲恨。仕至吏部給事中。姪光賁詩有云：「九重莫謂三光滿，已選文星入夜臺。」

慕澤疊中

黎聖宗朝永壽間〔二〕，文運大亨。海陽慕澤每鄉試，領解多者八九名，少者不下四五。連名疊中，率以爲常。

朝中有阮文澧，香山楊齋人，廣德黄甲。性頗廉直。以慕澤多中，必有私巧者在，丙午科乞爲提調以察之，朝議叶焉。至第四場，公命掘地爲穴，令士子坐穴下，籠蓋其上，防守甚嚴。又嚴飭考官詳察文理，全篇無玷，方得批取。覆考官擇得十卷，公親閲評，止取六卷。既而糊名，優分一名武登顯，纔十八歲，乃慕澤人。第二、第四亦慕澤人。其三名乃古庵、玉局、樂實人。中數有六，慕澤居其半。同院取卷視之，三卷文理各殊，不相蹈襲。公深加嘆奬，始知慕澤爲世出名儒之地，而文衡公器，初果非私。其後登顯宏辭優中，會試中優分，十科累中三場，嘗以未遂青雲爲恨。仕至參議，以親老辭歸養，及門者多擢大科云。

【校勘記】

〔一〕按「永壽」當爲黎神宗年號。

武聚

評：廉節二字，標衣領襄葩，真稱花笏緑袍之選。

武聚，唐安穫澤人。洪德癸丑科黄甲。性廉直，居官清儉。時多賂遺，帝用唐太故事，使人遺絹試之。諸官皆受，公獨見拒。固請，公驅而出之。其人回奏。帝嘉其有暮夜辭金之操，特賜「廉節」二字，許入朝粘於衣領，以旌異之。仕至刑部左侍郎，家無擔石之儲，而怡然自適。所有薄田壹高，不以遺子孫，臨終囑本社以爲祀田。邑人重其義，香火不絶，至今猶存。

陳瑋

評：國舅敢爾撲殺，大科公真有大膽略。貴戚大姓猶如是，何况么磨賣菜傭。

陳瑋，唐安穫澤人，弘定甲辰科進士。初爲乂安憲察使，本處有國舅恃勢驕橫，肆行不法，人多苦之。訴章堆積，每有公到，輒遭凌侮。從前諸官皆無奈。自公下車，他凶孽愈滋，訟諜交至，公潛差撲殺之。他黨欲爲報仇，公即倍道至京，脱冠頓首〔一〕，謝曰：「臣職忝憲司，爲朝廷守法。而國舅玩弄肆行，臣一時憤激，不覺過手。今伏闕待罪，斧鉞是甘。」皇上詰問，備知其事，仍獎諭，不之罪。公拜而出，再歸任所。自是豪强畏懾，境内肅然。奉北使，仕至吏部左侍郎，贈少保。

【校勘記】

〔一〕「脱冠頓首」，「頓」原作「賴」，據《公餘捷記》改。

阮全安

評：中秋月暗，仙娥其留貯桂枝，以待阮另兵攀折乎？脱戈矛而簪笏，蟾宮穩步，都自詩囊脱穎出來。

阮全安，唐安時舉人也。洪德初，充另兵。適中秋夜朝侍，時月色昏霾，御題《中秋無月》詩，列班中索吟未竟。見全安跪上一律，在坐笑曰：「另兵亦能詩乎？」命取觀之，落句云：「莫把今番閑視月，來秋望月月彌高。」舉坐嘆服，仍具奏，得免兵，回貫肄業，隨中鄉試。壬辰科中榜眼，時始二十三歲。榮歸後，未幾丁憂。時國律孔嚴，係憂中妾婦孕者，不齒其類。公守制三年，不敢近閨房。服闋尋卒，無嗣。上聞而憐之，自是居喪產育之禁始除。光賁詩云：

粹然美玉出塵河，莫狀良工妙琢磨。辛苦十年劬力學，夤緣一舉擢危科。

阮世儀

世儀，慕澤下村人。中官僭國公之弟，駙馬世賜之叔。爲人不循禮法，而高尚志氣。十五歲領鄉舉。時貢士拜謝場官，皆用烏紗帽、青吉衣，公獨著紅色衣、馬尾帽。場官怵乃兄勢，仍免覆問。

平日與登庸善。統元僭位，時公落魄出家，居長安寺。登庸加以官，辭不受，惟願得一爵，因請以「大輿」二字爲號，登庸許之，封爲大輿侯，任行其志。公常浪吟國音一句，題於大輿門左云：「英雄埃乃戎仍，芇埃𦤾𨷶大輿拯倫〔一〕。」自謂己在上而人在下之意。後莫氏荒淫，公著《樂昌分鏡傳》國語文，舉陳、隋奢欲事，以寓箴規。又作《玄光送宮女賦》，國語文。人多傳誦。

迨明德間，有北使至，途經南門，閙門上字題係國内臣子名號，輒停車不進，要以架梯從上而入。尚書武惟斷公充接職。佯應如命，卻生下一計，陰取逸象來，從後痛刺。象大吼衝突，北使吃了一驚，即慌忙走過。自知墜計，不勝慚憤。至今猶傳其事。

【校勘記】

〔一〕「英雄埃乃戎仍，节埃迠羁大興拯倫」，喃文六八體詩句，其意如下注文。



咏橋阮族

評：二十餘年得銀奉還之好心地，真當享福。其子惟願世出文儒之地，真當延福。至地師認出蛇耳微斜之穴，真當種福。堪稱三絶。

阮文徽，東岸咏橋人。

先祖福遇公，平生樂善，築居安豐縣東婁社，業釀酒。傍有菩提古樹爲風所拔，因買供柴爨。掘至樹根下，有銀穴約三簍許，即收回貯之。已而撤店去。經二十餘年，時北客來取銀，見存空穴。叩諸傍人，知爲公所得。遂尋至其家，出舊記示之曰：「某爲先人遺貨跋涉而來，不想天已與公。今早歸程，所望少資盤費，受賜不淺。」公自得銀即藏之，不知多少。至是照銀數〔一〕，與所記不差。即款待其人，謂之曰：「這銀係我取的，原收貯如故。既是公家物，當盡付還。」客曰：「既爲公所得，是公家物。倘蒙惠顧，只願路費錢足耳。若盡以付還，豈敢如命！」公曰：「這銀非我之財，天使我爲公守耳，故留此以待。勿復牢辭！」客人願領其半，公固執不肯。客領銀辭謝而去。

歸國後，常以其事對人説道，未知以爲報。有風水老師曰：「難得如此好心人，我若年少，即當往安南爲之擇一吉地。」其人懇請，使二門弟往至咏橋社探問。公已於年前捐館矣，即辦賻禮致祭而去。

二月餘復至，謂公之子曰：「我佩先公德，無以相酬。今邀正明師來尋吉地以謝。有一處群山拱伏，可做一代帝王；一處誥軸花開，可保七代駙馬。於二者何擇？」其子曰：「我家何敢望此？所望者，世出文儒之地也。」二地師曰：「苟如此，在貴社有之，何事旁求？」按這地，自錦章社來龍，屈曲如蛇形，至咏橋社入首處，突起二小阜，一阜稍大坦平，一阜差小，勢微斜。師二人，一認在稍大阜，一不依，就面前潭處伏卧水際，側望良久，起曰：「果然穴在小阜。」争辯不决。遂畫圖，伻人北還，呈老師取正。老師曰：「這局是黄蛇聽蛤，氣在耳。兩阜即兩耳也。大阜必聾，小阜微斜有氣，穴在是。」即依教移葬，坐艮向坤。

三世至文徽，登莫明德己丑科探花，仕至尚書。三子仲烱，登永定丁未科黄甲，亦至尚書。達善登光寶乙未科黄甲，仕至都兵科。顯績登淳福乙丑科進士，仕至都科。其孫教方登端泰丙戌科會元。探花。對策内批云：教方之文，如江漢之水，愈出愈奇。四代德望登黎陽德癸丑科會元，再中東閣，仕至都臺。六代名儒登黎景治庚戌科進士。七代公垣、永盛戊戌科中。國益、丁未科中。三兄弟相繼登科。今相傳族中諸科甲人，面必微穿斜，蓋氣之所鐘也。

卻説顯績少領鄉薦，喜酒，荒廢學業，見充海陽隨號。嘗往浴珥河津，見有字紙在竹筏上。覩之，乃是賦篇目，熟記，每酒後輒叩盤吟哦，習以爲常。乙丑科，一場得親朋助。至二場，携酒入，酣飲不覺睡著。日向暮，忽狂風驟至，驚起，見有字紙數片飛至，收認乃四六文體，依樣寫之。至三場賦題，乃往日所得舊賦。迨四場文，不能措一辭，因取《留侯傳》，國語文。凡諸鄙俚，换以新聲，乘醉吟咏。采察官見之，謂：「天晚矣，何尚浪吟乎？」遂填寫投納。時同考官有知音者，見其詞調清逸，戲筆圈之，因送諸

院，看皆大笑。及遞中卷候旨，上嫌少，命增取之，惟存《留侯》一卷，未有抹筆，餘皆抹落。中官回奏，判云：「留侯不取，更取何人？」即傳考官批取。及遞卷呈見之，業已取中，輒藏不宣露。按：自有科舉以來，諸預中格，必文理可取。茲以國語取中，頗屬訛傳。或是時取士無章，故有此異事。亦以見爲學在人，而中否有天數存焉。他日亦有寫國音新語，投納場官，以無行論，寧非效顰之娛哉。

【校勘記】

〔一〕「至是照銀數」，「照」原作「炤」，爲越南避諱字，今改回正字，下同。

愛州梁姓

評：奇事業多歷奇辛苦，榜眼公父必逆知之。不狀元於僞朝，而功臣於中興，梁家地其得正龍脈歟？觀於子謙、亨與梁寅諸公皆登於後黎可知。

梁姓在愛州，豐富爲一方甲族。先祖生下三子，陳、莫兵火間，一支漂居北國雲南省，幹立大功，世襲王爵。一支移居玉山縣曹山社，生下梁寅己丑光興進士。諸公，梁宜，癸未福泰進士；梁寀，乙未永盛進士。繼世登科。一支寄居弘化縣會朝社，生下梁得朋，登景統己未科榜眼，以有族人居中國，多得奇書，遂精於術數之學。年外五旬，媵妾懷姙三月，公忽病劇，謂妾曰：「汝來日果生男，必能立奇事業，長當就學於永賴程先生，字秉謙，公門弟。庶不失我家鉢。」言訖而逝。

既而生男，命名曰「有慶」。十歲能屬文，長而善飯，母嘗忍飢以食之。因語母，許任意所之，隨方取給，庶免慈闈挂慮。母潸然下涕。公辭母而行，就傍縣儒家，以詩賦爲資身計。

一旦，過三岐江渡，逢僧自齋壇回〔一〕，椀果滿篋，見公有飢色，因予數椀品。公卻之，曰：「貧儒幸遇大菩薩。乃爾少予，何堪潤吻？」老僧笑曰：「好漢既稱爲儒，當做《儒僧同舟》詩，期以到岸詩成，即當盡予。」公即吟曰：

橐中經史篋金剛，爾我今同泛一航。會侈瞿曇卿洒落，位隆臺閣我趨翔。
遺編我尚尤韓愈，往事吾猶恨始皇。一旦相逢隨餞別，爾成善果我榮昌。

老僧傾囊與之，公即連吃六七十個。僧甚奇之，再贈一緡錢，徐揖曰：「郎君如此才調，今雖塵埃中，會見昂霄聳壑。記取他時烽火，須避菩提境界，方沐善緣。」公謝別。

時兵荒交薦，公所至，無人供給，或三五日始得一吃。遂身作傭。見一老嫗雇人治田草，當五畝餘。公曰：「嫗回家整十人頓，并傭功錢米齎在此，我當喚人來助。」公遂取大刀就田間刈草。日來向午，五畝餘一望無翳，公即就樹下憩睡。既而老嫗將飯來，喚公起，連吃俱盡，領錢米而去。

年十八，記父遺命，遂負笈於程先生門。時踵堂三千餘，惟薊溪公獨擅赤幟，公至便能壓倒。時僞莫開科，公本無宦情，只爲家貧親老，故黽勉應舉，三場並第一，薊溪公第二。及第四場亦第一，糊名，見公清華人，仍黜第二，以薊溪公第一，遂不入廷試。薊溪果中狀元。僑居行芃處，莫差人誘以百端，終不肯仕。自是母子萍浪，辛苦不能盡述。

時安場府義旗初起，素聞公名，屢次弓旌，路阻莫能致。後數年，薊溪公得政，尋得公於京北陸岸處以歸，叙平生之好甚歡，屢以微辭諷公仕。公知黎氏當興，决意向明。薊溪公見其志確然，一日佯言公：「奉旨草賦，弟公冗不暇，煩兄代筆。」即於袖中出《秦關雞》賦題。公微知其意，即密囑母從弘烈渡先回，潛將表文達安場府，乞以厶日差兵，邀接在神符海口。數日後，寫賦文置床頭，即倍道行。迨薊溪公朝回，造書館，尋公不見，於床下得賦。篇中有「留客翻成出客」之句，愕然曰：「此子去矣，朝廷必然旰食。」差人追之不及。公到神符，我朝已差兵一千、船五隻候迎。公纔登舟，莫兵尾其後。公大呼曰：

「寄謝薊溪公，來日當有拜賜之舉。」

公至府，王上喜慰，擢爲侍郎，委以參贊，信任無比。公記僧人語，見賊寨屆近禪林，即卷甲不戰，以避烽火。後屢立大功，爲中興名臣，仕至兵部尚書。子謙亨，登光興己丑科進士，著《少微詩集》。

【校勘記】

〔一〕「逢僧自齋壇回」，「僧」下原衍一「壇」字，據《公餘捷記·尚書梁有慶記》删。

不得。

鄭趹長

評：鄭榜眼，才俊底人；阮狀元，大底渾厚人。北試之讓，固是美意，然科名自天工位置來，雖欲不讓，不得。

鄭趹長，安定東里人，生而穎異。

少時與諸童子戲，作土象，公以蝴蝶爲耳，水蛭爲鼻，田蟹爲足，宛如象形。適有府堂過，異之，出對曰：「五六童無如爾巧。」公問：「大人當古何職？」曰：「今太守即二千石。」公即對：「二千石莫若公。」曰：「何欠一字？」公曰：「請賞。」曰：「汝對不整，何請乎？」公曰：「莫若公貪。」命予一緡錢，即改曰：「莫若公廉。」府官大奇之，因喚公母曰：「此兒才俊，當勉以學，必中魁元。」母依教，勸公讀書。

及長，以文章名天下。大寶壬戌科中同進士，使人迎母赴京。母曰：「我望帶得魁元二字來歸，今卻在人下。任汝自爲，我決不往。」公即辭歸再學，登太和戊辰科榜眼。

後與狀元阮直青威貝溪人，大寶壬戌科中。同奉北使。適天朝會試，命諸國陪臣與中國同試。公行文漸半，私謂阮公曰：「今奪得先籌，惟我與兄耳。況我文有起鳳騰蛟之勢，兄未易爭。弟在本國，兄占龍

頭，今壓倒得兄，國王必有掄擇不精之誚。兄意如何？」阮公曰：「兄如有遜讓之誠，須減卻文力，俾我第一，公復第二，庶存國體。」公首肯，既而行文有「南之舟，北之馬」句，卻塗內「馬」字，傍改爲馬字三點。迨有行咨，鄭卷宜狀元，阮卷宜榜眼。但鄭以北馬三足爲蹶馬，似有輕中國意，乃許阮公兩國狀元，鄭公兩國榜眼。使回日，頒賜錦袍金笏、兩軸廐馬，用侈榮光。命阮公先道登程，鄭公既白「馬」字，所頒馬仍繫一足，使上鞍進程，否則責留上國。公即生下一計，急命造一木片，狀似馬足，尋加以鐵策穿下，用黑條纏之，撐起縻足，仍痛加鞭打。這馬三足奔馳，一足與之相依，賴以不墜。行過一里，天朝嘉其有應變機略，許解所縻馬足，與阮狀元依次而行。歸國後，二公皆尚書致仕。名聞北國，顯我文邦，莫挺之公後，二公其次焉，馮克寬公又其繼歟。

嘉福范杜

評：杜得妖玉精，范得神童助。范德優於才，杜才優於德。魁元位望，豈才勝所得爭！

嘉林縣藍橋范鎮、段林杜汪，少相善。

舊傳：汪邑內有女精，往往興妖作祟。汪夜臨窗讀書，見一手自窗外伸入。汪知其妖，預藏五色綫。來夜復然，汪以綫繫妖手，天將曉，哀訴曰：「公當大貴，我直戲耳。何忍至此極？」汪曰：「我才能做狀元否？」曰：「狀元已有范姓，公當次之。」汪曰：「汝有甚靈物，卻與我觀，我便赦汝。」俄聞嘔吐聲，忽見精光似玉，在妖手心。汪取吞之，即解其繫綫。自是邑中不聞作怪，而汪學日精通，吐玉噴珠，聲譽常優於鎮。

莫光寶丙辰科中榜眼。年二十四。庭試日，策問，汪全慣熟，自謂首選屬我無疑矣。時范鎮彷彿見傍有兩人，一稱東方朔，一稱韓琦，附耳讀以助鎮。鎮寫不及，聞朔語琦曰：「須使杜病，以緩之。」俄見汪抱腹呻吟〔一〕，不能下筆。迨鎮寫過一段，汪病隨愈。以是汪文力稍減，既而臚唱〔二〕，鎮狀元，汪榜眼。

鎮語人曰：「吾今壓倒汪矣。」汪深慍之。

榮歸，杜聯轡行，不肯讓范。至穫澤社蓮溪橋，人素聞二公大名，請咏橋一首。橋屋十餘間，二公相

約限過七間即成，詩體用一句一禽，先成者讓先行。鎮如約立就，范吟云：「呬搵䄼鴛嘲主客，帕尖喋鵃切官公〔三〕。」杜吟云：「黖柳離卑除客逴，塘槐唛咿待英嘲〔四〕。」馬上讀之，人皆驚服。汪曰：「這作若生平素熟，非臨時所能。」

又齊轡行。至明倫社，有伊社人新構屋，當途邀拜，乞惠佳句，爲敝屋光。鎮應口云：

年年增富貴，日日壽榮華。昔人有此語，今日賀新家。

杜沉思曰：「賀美之辭，此句盡矣，無以復加。而鎮矢口輒成，非神助鬼吟，疇能若是？」自是始讓鎮先行。

後杜潛至藍橋，看鎮祖墓，見兩土堆在旁。汪指而言曰：「從來勝我數番，以有那神童附耳。」用脚跟叩土堆各一，俄而鎮聾病，醫治弗效。有以汪擊土堆事語鎮，即以告於朝。論汪謝鎮祖墓，鎮病尋愈。後東閣科命題《文武并用》詩，五言十五韻。鎮詩：「稱高豊自起，滅項鼎能扛。」鎮中第一，汪又第二。

始，鎮微時與汪對飲，半酣，戲作酒贊。汪先唱曰：

有黃用黃，有火用火。所用咸宜，施無不可。

鎮應曰：

酒黃則飲，酒火則絶。有違此言，天地日月。

識者以是知其立志之殊。後皇黎中興，汪出首，仕至户部尚書，以不從回鑾被殺。封福神。鎮辭歸不仕，終於承政使。

【校勘記】

〔一〕「俄見汪抱腹呻吟」，「呻」原作「伸」，據《公餘捷記·范鎮杜汪記》改。

〔二〕「既而臚唱」，「臚」原作「驢」，形近致訛，據《公餘捷記·范鎮杜汪記》改。

〔三〕「咽揾袛鶯嘲主客，帕尖㖒㑭切官公」，喃文，意謂：鶯聲婉轉迎賓客，利舌尖嘴唬官人。

〔四〕「戥柳離卑除客逴，塘槐嗦咿待英嘲」，喃文，意謂：翠柳蔭中盼客迎，古槐樹下待人招。

黎如虎

評：黎公文科中人，何健飯乃爾！兩國尚父之封，或者地脈使然，究之亦無大奇異勳業。

黎如虎，仙侶仙州人也。身高八尺五寸，材大過人，家貧好學。素善飯，及出贅，輙懶讀。岳丈問於公父，公父曰：「公飯之如何？」曰：「一飯五歲堝矣。」公父曰：「兒在本家，七歲堝飯仍嫌少。」岳翁聞言，即加倍飯，自是始讀書一二聲。泰母嘆曰：「擇得一婿，只善食，雖勉强讀書，做得甚事？」翁解之曰：「他必有兼人之力。」泰母曰：「今田草蕪，試使他一刈。」公聞之，次早即取大刀出村頭榕樹下假寐。追晚，泰母回市見之，甚嗔，即歸携翁手往視。比來，則數畝田草，芟刈殆盡，翁母嗟訝不已。穀熟時，泰母使公喚雇獲夫，在家已整二十歲堝飯以待。公乍出輙回，取食殆盡，泰母惱甚。公曰：「今番銍艾，某請獨當。」遂取苗芽二段並大繩以往。纔半日，穫完二畝，禾束爲四擔而回。泰母由是愛之，仍許飽食就學。遂以文章名世，登莫廣和科辛丑進士。

時有同年阮清弘化泰人。與公共話家計。公戲曰：「兄家資僅足厶一月之頓。」阮公曰：「請備三月頓。」公曰：「暫許一頓如何？」阮許諾，約以厶日。公如期與僕徒往，不意阮公有事他適。公使達於

阮夫人曰：「我與兄有舊偶，因公事往過，有隨從三十餘人，煩許一頓。」夫人即喚家童，煮十歲飯堝者三，整五六盤進之。公佯謂僕急喚諸從者來，既而公取吃都盡，致謝而去。暮，阮清歸，夫人曰：「今日有一事好笑。」具道云云。清曰：「此我同年，仙州人。昨日有約，故惠來也。」

公官歷左侍郎，奉北使。同縣安照社屠人有口辨，公使之從。至燕京，北人聞其善食，作一饌十八層，召赴宴，架梯而食，公吃盡。至最後層，見有人頭在，即以兩箸穿其兩目，高揭之，大聲喚從者曰：「大皇帝許我食北人頭，最爲佳品。汝取醋來，我吃了！」北人即挈頭去。蓋這頭乃人魚頭，與人頭無異，世所罕見，故以此怵公。今見其不懾，且有犯語，故他挈去。尋托以他事，漆公兩目，使人牽之，自宴所而往，經一二日復就這處。因問公：「知何處否？」公已默記，即答曰：「乃前日所賜宴處也。」北人謂公能神知。

時上國久旱，因令諸國陪臣修疏祈禱。公料知未有雨徵，奏曰：「臣小國，乞讓諸大國先禱。」歷禱皆不應，即命公。公對曰：「臣有一從者，學得武侯遺法，能呼風喚雨，可使召之。」從者跪奏曰：「臣有一法，須擇得吉日方可。」乃潛往視欏木根俗名𣘃槎。已見脱白，雞頭草俗名𦹵䳭。有白點，知雨期將至，奏請設法壇。禱後果雨，皇帝大稱賞，封爲兩國國師，封公爲兩國尚父。

公善於辭命，皇帝欲留公，使教皇子。公不敢違奏，請别創新堂，並整鞭樸教具。皇子有過，輒痛加箠楚，謂之曰：「先學禮，後學文。」太后酷愛皇子，奏請别擇教官。公以是得歸國。仕至尚書春江侯，封少保後郡公致仕，壽七十一。世傳公卒，蒙頒銅棺，上國亦差人會葬，今村内有遺冢存焉。其從人自北歸，國王命築室於本寺側。没後，置庵號國師寺，至今香火猶存。

地脈果驗，天意亦可知。

黎景詢三子

評：萬言之書，心地亦可原，天故引二子於黃尚書，大讐可復，狀元黃甲相繼篤生，以享忠義之報。

陳朝黎景詢，其先祖汝猷，淳祿人。爲諒江知府，娶慕澤武族女，因以妻鄉居焉。

公少與青沔扶內裴伯耆相善。胡季犛篡陳，伯耆如燕京乞師伐胡，明遣張輔、沐晟等分道而來，伯耆爲參議。詢即上《萬言書》於伯耆，略曰：「立陳後爲上策，僕願爲籠中藥物；辭官爲中策，僕執籧笠奔走，任所用使；若貪其祿位，策斯下矣，則僕釣寂耕閑而已。」伯耆不能用。及伯耆犯法，明人籍其家，得詢所上書。詢變姓逃匿。後明人設立學舍，詢復出。明人見詢才學，以爲教授。既而知《萬言書》乃詢所作，即捕詢北去。其三子太顛、少穎、叔顯從行。送至關門，公曰：「一長當從，二次回奉祀，以報君父之讐。」衆子慟哭拜別，詢與太顛至北京。明人詰之曰：「爾教伯耆立陳後，陰圖不軌，何也？」詢曰：「我南人志存南國，又何問乎？」明人怒囚於金臺獄，父子皆卒獄中。按：《萬言書》與朱先生《七斬疏》皆忠心所發，故胡公《越鑑》有云：「《萬言》之書，忠貫日月；《七斬》之疏，義動鬼神。」脫軒《咏史》云：

上庠栞酒一書生，三策拳拳許國情。萬里虜庭終不屈，父忠子孝兩成名。裔孫光賁詩云：「趨庭詩

禮講明諳，自負懸弧壯志酣。蹇蹇匪躬誠叶一，拳拳許國策陳三。綱常自任他奚恤，鼎鑊如飴死亦甘。累世亦蒙忠義報，光前事業振天南。

後明差尚書黃福鎮我國，設場教學，以收人才。少穎兄弟并往受業。黃福愛之，認爲養子。忽一夜雨雹，墻屋皆壞，黃福誦云：「昨朝風雨，家家頹壞舊宫墻。」以喻南國被侵，必致頹壞穎、顯對曰：「今日乾坤，處處發榮新草木。」黃福聞此句，望天嘆曰：「安南已有聖主，出未坤方，我不久且歸矣。二子盍往從之，以寸簡立功。」穎、顯遂依教尋訪，見我太祖藍山奮劍，兄弟皆來歸附。未幾，大破北兵，黃福等投降。及北還，穎、顯餞至交關，因跪請曰：「僕等蒙教育久矣，今日回程，未審何時復得面候。乞指陰墳吉局，歸葬先人，是師父之厚賜也。」黃福曰：「我非忘了，試觀二子之志耳。前者留心一穴，在爾邑兑邊，枕幞頭，向金帶，日月扶肩，出使馬在西，穴正在子午。我已埋下木版，歸而尋認。囑與子孫，後有往使遲歸，便可鑿這馬足，即當返轡。」二人拜辭而回。

時太祖已定天下，擇充北使，無敢行者。穎以父兄故，毅然請往。太祖許之，拜審刑院事，奉陳情表於明，并代替金銀甌各直百兩。至燕京闕下懇訴。明人恨我邀殺柳昇之故，輒唾駡不問，拘少穎於門外，漆其兩目，不許飲食。時黃福見之，知其爲少穎，常取麯餅藏韈，每過即投之。少穎得以療饑，三月餘不死。明人以爲神，始受貢禮，使歸命。少穎因尋父兄，不知没處，至僧寺，見一書藁存焉，始知葬處，即將回本鄉扦焉。後諫太祖忤旨，降禮部員外郎。穎、顯皆有佐太祖定天下功，由一日回家，不得封功臣。

顯初爲長安知府，往祭丁、黎廟，見楊后與二夫君同坐，因具奏，斷楊后還後夫黎大行。太祖嘉之曰：「卿之忠直，不畏神靈。」始遷大行、楊后於别廟。累升諒山鎮宣撫使，知軍民簿籍事。

其孫狀元黎鼐，生下光賁，五歲好學，人號神童，登黎統元丙戌科黄甲，仕歷户部侍郎，奉北使。時有中使輔行，專掌貢物，假作金銀替代，潛取原物去，公不之知。比至南寧府，總督官啓發，見其非真，遂以事聞。皇帝怒其無禮，命拘留於此，用蛤蜊殼覆公兩目，以漆粘之，謂「羝乳馬角，方有還期」。公恬然自樂，不少動心。嘗於炎天日中，卧一小床，曝於日下。明人問故，公撫其腹曰：「我曝腹中經笥也。」使讀《大學演義》，公讀畢篇，不差一字。明人大奇之，即去其粘目，甚加敬重。公客旅中有撰本靈詩集，顔曰《思鄉韻録》寄歸。時有舉人鄧洪震與公從人由充淶爲友，見公學優長，即入門受業，己未科中進士，除廣東知縣，升燕京主事，念其師淹留不返，即具本奏聞。明帝原其情，因召至慰問，三日遣還。洪震即設宴歌席，并綵銀致餞。公出使凡十八年，在家憶黄福言，始鑿馬足，至是歸國。升吏部尚書、蘇川侯，贈燕郡公。人言公爲蘇武後身，蓋以其事之相類焉。

張孚説

評：張公目下無登庸，草禪詔則不能。若作討莫檄，則勇於從命矣。

張孚説，青沔金兜人，登端慶乙丑科黄甲。

公性剛直。統元末，登庸簒。時公爲吏部尚書，使作禪詔，公張目叱之，竟不能屈。

後公歸鄉里，閑中適旅館乘凉，野服村妝，與常人無異。時縣令經過，人皆起立，公獨静坐。從者叱其無禮，將欲打之。縣官望見公美髯，急止其從者，試出對句云：「縣官青沔，見無禮而欲攻。」公即應曰：「進士金兜，幸有鬚而得免。」縣官始知其爲公，即惶懼拜謝。公笑而釋之。

公不附僞莫，蓋在節義之列焉。



莫狀元

評：公與阮貝溪公同兩國狀元，公則尤表表者。《玉井蓮》真上品，皇華答賦，瓊苑留芳。

莫公挺之，字節夫，至靈隴峒人。（《史記》作旁河社人。）李朝尚書顯績公以廣祐丙寅科第一名。（弟達觀，號巽齋，亦進士尚書。）之孫。

世傳鄉中有大陵阜，林木欝茂，猴居之。其母嘗刈薪，爲所脅，歸語公父。公父遂服婦衣妝，帶刀往。猴狃故態，遂揮刀擊殺。晨往視，見土蟲已附猴尸，培成一墳。母尋受胎生公。（甲申年六月初八日申時生。）公姿相卑陋，人以爲猴精之驗。公父臨終，遺言葬於猴墳之上，蓋亦默會天機也。（公没後，亦附葬於下，今猶存。）

公生而穎悟，年既冠，登陳興隆甲辰科狀元。陛見，英宗嫌公質陋，公作《玉井蓮賦》以自况，（見《國史》。）帝悟。

後往北使，與北人訂日交關。風雨愆期，爲所拒。公婉請，北人命對云：「過關遲，關關閉，願過客過關。」公立對云：「出對易，對對難，請先生先對。」北人服其敏，開關賜進。

至北朝，元人鄙公卑小。一日，宰臣召入府，俱坐，有薄帳繡黃雀在竹枝。公以爲生雀，趨就捕之。元人笑之，公即碎裂其帳。衆皆怪問，公答曰：「聞古有梅雀畫，未聞有竹雀畫者。竹，君子也；雀，小人也。今宰相繡此，是以小人加君子上。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爲聖朝除之耳。」衆服其能。

及進朝，適外國進扇。元帝命公與高麗使題贊(一)。高麗使先就，其辭曰：「蘊隆沖沖，伊尹周公。雨雪淒淒，伯夷叔齊。」公未定體，遥望他筆管知之。卻因他意而演之曰：

流金爍石，天地爲爐，汝於斯時兮，伊周鉅儒；北風其涼，雨雪載塗，汝於斯時兮，夷齊餓夫。噫！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草筆進呈，又先高麗使。元帝取末句，封兩國狀元。

一日，與北人遇於途，公乘驢觸其馬。北人云：「觸我騎馬，東夷之人也？西夷之人也？」公曰：「遏予乘驢，南方之强歟？北方之强歟？」北人謎字云：「一面兩眉，一瘦一肥。一年一月，一日三期。」公認爲「八」字，北人嘆服。又出對云：「杞己木，杯不木，如何以杞爲杯？」公對云：「僧曾人，佛弗人，云胡以僧事佛？」出對云：「安去女以豕爲家。」公對云：「囚出人立王成國。」北人批云：後子孫當有王者，但嫌單字，國祚不長。出對云：「日火雲煙，白晝燒殘玉兔。」公對云：「月弓星彈，黃昏射落金烏。」北人批云：後子孫必有篡國者。出對云：「魑魅魍魎四小鬼。」蓋譏公卑小也。公對云：「琴瑟琵琶八大王。」北人批後當爲血食神。又：「缺叫墻頭談魯《論》，知之爲知，不知爲不知，是知。」蓋以缺舌譏南人也。公以類蝸聲者譏北人，即對云：「蝸鳴池上讀鄒書，與少樂樂，與衆人樂樂，孰樂？」又：「洛水神龜單應兆，天數五，地數五，五五二十五數，數數混成三大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誠有感。」公對云：「岐山靈鳳兩呈

祥，雄聲六，雌聲六，六六三十六聲，聲聲透徹九重天，天生嘉靖皇帝，萬壽無疆。」

又，值北朝后妃喪，臨祭，命公讀祝。公展讀，但見空紙四「一」字，公矢口讀云：「嗚呼！青天一朵雲，紅爐一點雪，上苑一枝花，廣寒一片月。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今若之何，匪儀載設。」北人驚服。

元人察公相貌無一可貴，乃偵公出厠，潛窺之，見其便糞方，謂公心中隱相最貴。及公回，北人因往我國認風水。至公父墳，嘖嘖稱嘆〔二〕。今按其地甚佳，俗眼亦知爲貴格。詳見《和正書》。但水不瀦蓄，故貴而不富也。公居官廉潔，明宗體其情，差人將錢十鏹暮夜置公門内。公明旦入朝以聞，上曰：「錢無主，任卿取用。」其清操如此。脱軒咏云：鄧鳴謙，洪德黄甲山圍人。

第一魁元早致身，居官不改舊清貧。扇銘又重燕臺譽，使節方知國有人。

仕憲宗朝，官至僕射。著作甚多，其傳於世如贊文、祭文、對聯、詩咏，見《越音集》；謝文一道，見《國朝表章集》；《裴公木鐸神道碑記》，在武仙知來，碑今在焉。

貴而能貧，故慶流後人，世豪冬夏。子侃直官員外郎〔三〕。孫迪、遂、遠，遭胡氏簒，有爲陳報讎之志。從明人向道有功，明人授以官。遂參政事，迪指揮使，遠鹽鐵使。後吳平，亦不及難。遂子孫移居青河摩溪，三世又移居宜陽古齋，生登庸，簒黎號太祖。實公七世孫也。莫帝追封公爲惠越靈慶大王，以公所居隴峒社故基，爲崇德殿，父墳爲陵，今社中號瑪陵處；公講堂故處，一在高堆舊縣，一在宋舍橘林寺，遺迹歷歷可考。至今永爲本鄉福神。北人批語，無一不驗。

噫！學冠羣儒，名魁兩國，公真殊絶人物，豈可以後世子孫而少玷哉。

【校勘記】

〔一〕「元帝命公與高麗使題贊」，「使」字原脱，據《公餘捷記·莫挺之記》補。

〔二〕「嘖嘖稱嘆」，「嘖嘖」原訛作「噴噴」，據《公餘捷記·莫挺之記》改。

〔三〕「子侃直官員外郎」，「子侃直」三字原脱，據《公餘捷記·莫挺之記》補。

黎鄧佳詩

先豐青梅尚書黎英俊，少有才學，《出將入相文》有云：「外攘夷漢印猶持，腰間雙羽箭；內宅撰盧庭兼總，頭上進賢冠。」長，登正和甲戌科進士，以文學入陪政府。時爲之語曰：「文章黎英俊，政事汝廷賢。」廷賢亦同在政府，以政事稱。蓋以所長稱之也。監肆《三傑》詩，公有句云：「一范難扶亡楚國，百參孰與創劉基。」監生莫不嘆服。東閣鄧時舉，良才縣人，段汝諧之友。仕至憲副，應士望科，《光武太子陵高》詩落句云：「唐虞著德箕山節，帝以之先生以之。」考官同稱賞。

阮德貞

評：大德配乾坤，童幼年何等襟量。一甲高第，可於此一句卜之。

阮德貞，青林原海陽。安界人也，幼甚穎異。常從母往拜外家忌，母不許，公强從。適有差人見公容貌穎異，問：「汝曾學否？」公答以「既學」。出對云：「『小兒隨父母』，爾能對，許從爾母行。」公應聲云：「『大德配乾坤。』」其人驚訝。

二十五歲登光順癸未科一甲第二名，是科梁公第一，郭公第三。奉御製聯云：

狀元梁世榮，榜眼阮德貞，探花郭廷寶，天下共知名。

當世榮之。



吴公焕

評：榜眼自有天定，非由祝神而得。死忠死孝，蓋公所願，不架橋之報，想未必然。

吴焕，青林上答人，登洪德庚戌科榜眼，預騷壇洒掃夫，名在廿八學士之四。仕至尚書。世傳公赴京試，過江上河，祝江神願得大魁，請架橋以表靈貺。既登第，不架。公從光紹帝幸哀牢，死義。公二子家居，莫遣使殺之，尋馳驛傳赦。驛使至河，日暮不得渡，明日至，則已殺了。人以爲違祝不架橋之報。

中興後，榜公節義，加封福神。

陳公寶

評：英才多出公門，當文範伯名矣。善堪輿術，則又當地學正宗名。

陳寶，青林關山人。少失怙，耕穫狀元公携養。長歸父貫。應舉不第，夢斬馬頭，解曰：「馬即午也，乃南方之象。」遂赴山南試，領解元，登莫廣和辛丑科進士。再中東閣，居官清白自守，安於屢空，爵文範伯。時以公爲模楷，確溪狀元、賴上榜眼，皆其門弟。又善堪輿術，確溪范狀元祖墳，公卜扦也。曾孫春榜，登永壽辛丑科黄甲。

阮允欽

評：棄耒而讀書，科登黄甲；挂冠不應召，迹隱懸釘。嚴山侯亦莫一忠臣也。

阮允欽，至靈傑特人。少業農，一日，見承司官行過，騶從甚盛。公問：「何由得此？」衆曰：「由讀書所致。」公曰：「我應爲之。」不事耕，乃從師學，登莫光寶己未科黄甲。公垂手過膝，有才力，善交跌，官至尚書、嚴山侯。莫亡，隱居懸釘山中。黎中興召用，公托疾不仕，壽八十餘。

阮春光

評：確土豈無鱔魚，書田自有菽粟，誘於氣質與風土者，亦當自強矣。

阮春光，至靈突嶺人。天資極鈍，而勤於學，每讀熟，終身不忘。讀書晝夜不絕聲，聲粗大，鄰里共笑之，皆爲掩耳。坐椰園讀書，所坐株皆枯槁。其姊憫公勞苦，謂曰：「確土豈有白鱔魚，何自苦如是？」公不爲止，久之變化氣質，遂成名士。登光寶己未科進士，再中東閣。榮歸，饗其姊，食盤置一大鱔魚。謂姊曰：「確土固無此。若有之，其大若是。」乃相歡笑。世傳《書中粟賦》一篇，乃公所作。

范維珠

評：阮業師與開心兒同榜，陳地師視俗眼客更精。究之魁元天定，先生不得争。確溪地鉗、人謀適相合，莫非陶鑄使然。

范維珠，至靈確溪人。少失怙，八九歲時，有青淮公阮克敬未第，設帳於其邑。公母詣請：「許幼子受業，敢問禮物如何？」青淮公曰：「厚薄隨心。」母曰：「入學重事，家有耕牛，請以禮先師，擇吉宰牛爲禮。」訖，公母言：「兒姓范，俗名珠，其父族於姓名中常加維字，願先生量此命名。」數日前，青淮公夢登第榜中第一名范維珠。及覺，暗思同時文士無此姓名。至是聞言，不覺驚異。自忖：「我與此兒同榜，遲至何時？」及授之學，見公明敏殊常，喜曰：「我登科不遲矣。」淳福壬戌科，公與青淮公同中。會庭試日，青淮公謂范公曰：「狀元須讓我。」范公唯之。忽青淮公腹痛，連至日午，不能行文。忽憶前夢，仰天嘆曰：「狀元不敢與維珠争，願神靈保護，完文卷足矣。」祝訖，痛止，乃命筆寫卷。已而公果中狀元，青淮公中黄甲。

世傳：公乃陳文範公陳寶門弟，嘗以大科期之。爲扦一地決科，言來科必發，預立穴向而歸。公再請北師覆視，更別立他向以葬，陳公不之知。嘗自神其術，宣言今科狀元乃僕門弟。及會試落名，陳公

復至穴所，細認真的無疑，怪問之。公拜謝，以實對。陳公乃於穴上卧，命公依向更葬，且言：「依此向，若不驗，我即焚其所讀書，免致誤人。」是科公果魁元。按這局辛來巽應，九曲朝前。穴居小溪，溪前一堆卓立，午位，去穴甚近。北人別立他向，雖合俗眼，不及陳公向法之精，可見其術難矣哉。此地舊有鉗云：「確溪之山東繞，科第有期。」此其應也。

又傳：公少時，有人出對云：「丈夫志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公即對云：「帝王施爲氣象，必有大過於人。」其科名事業，概見於此。仕至左侍郎、東閣大學士、確溪侯。

阮公澧

評：科則子名上於父，宦則弟位高於師。天工多撩人，以試觀其處置。

阮澧，至靈傑特東村人。公祖贈厘懿侯。墳葬寺後關正中，世傳爲公發迹地。公父鄉貢，贈太保，生三男，長知縣，季衛尉。公其次也。

生而穎悟。四歲聞兄讀書，一皆暗記。七八歲，善屬文。時扦家墳，兄試令公草《祭后土文》，公一揮立就，曰：

量坤輿厚載，稟兑氣鍾靈。包容體物，正直聰明。求之必應，感也遂成。茲因擇得此山，欲萬劫永營窀宅；設奠聊將非禮，買一區最勝地形。仰后土鑒臨歆納，俾亡魂墳墓安寧。後嗣享和平之福，子孫達卿相之榮。家傳家，家繼家，常存福慶；相出將，將入相，惟盛挺生。

十四歲，領鄉薦。好遊仙，鄉中七十二峯，無不遊陟。有詩云：

吾無何愛愛惟山，不遠煙霞遠世間。舉目有天雲色老，抬頭滿地草花間。

梅嘲曉日知春暖，柏立冬風識歲寒。雷雨不迷橫海志，葉舟寧待泛長瀾。

二十一歲，登崇康戊辰科進士，再中東閣優項，仕至左侍郎。莫亡，與同鄉嚴山侯阮允欽。隱居懸釘山。侯登保靖山口，占云：「堆些些䵣天荒㐌，女女𡥵婘蹳蹐蹺〔一〕。」公和云：「意淮青雲些買䵣，女女𡥵婘仕跳蹺〔二〕。」後侯曾孫阮廷俊繼登進士，而公之後未有聞，人以爲詩意遲速不同，於此果驗。光興十六年，大駕東征，俘獲莫宗室朝臣不可勝數，公以隱居得免。

後公門弟尚書阮實，東岸雲恬人，光興黃甲。薦公於上，且使人就山，勉以向明。公不得已應召，仍舊爵録用。慎德年，以刑部尚書、美溪侯首冠朝班。

初，公與父同領鄉薦，公名在父上。諸貢士就坐，公獨長立。欽差官怪問之，以實對，乃爲之易次。至是阮實亦以位在公上，懇辭不拜，乃命公首班。人以爲孝順之報。

致仕，升少保、泉郡公。於後園鑿湖，湖中築渠島，雜樹卉木，建小庵賞玩。有詩云：

一壺山水一茅庵，草木魚龍一二三。天下有天春不老，寰前尚記滿河南。

公文學有餘，而讀書不輟。時人爲之語公曰：「公壓公獨，群學ㄇ之〔三〕。」壓即公沅也，獨即公也。

【校勘記】

〔一〕「堆些些䵣天荒㐌，女女𡥵婘蹳蹐蹺」，喃文，意謂：「漫漫前路須洞開，子孫後代即可來。」

〔二〕「意淮青雲些買䵣，女女𡥵婘仕跳蹺」，喃文，意謂：「萬里長路已洞開，子孫後代即可來。」

〔三〕「公壓公獨，群學ㄇ之」，前一「公」字原無，「ㄇ」原作「爲」，據《神怪顯靈録》改。按此爲喃文，意謂：壓公、獨公，何必拜學？

阮壽春

評：八目遺而一甲，一奇；二十餘始生妻，九十歲尚生子，亦一奇；到老未成名，夢之奇；書壁能除病，筆之奇；至於有過而佯爲不聞，則又寵遇之奇。

阮明哲，賜名壽春，後避諱改厚春。至靈樂山人。

少與穫澤神童齊名，時爲之語曰：「神童穫澤，秀才樂山。」秀才即公也。文學甚優，而苦於遲暮。五十四歲始中會三場。及第四場，策問長至十二目，過午始出題，諸皆相題足對，故多不充贍。公止對四目，極充贍。場官不敢決取，置之留儲。及遞中卷御覽，奉問：「尚有何卷可取否？」考官奏：「惟有一卷，四目甚好，而八目遺，故不敢取。」上曰：「詩一句、賦一聯。一句之善尚可取，何況四目？」考官奏：「這卷已取，則宜置之首？」曰：「可首則首，又何疑焉。」乃中會元。庭試，登探花。德隆己未科庭元。

公少詣香海寺在至靈傑特祈夢，神語之曰：「讀書到老未成名。」覺，不悦。其友解之曰：「未乃支名，必未科登第。」至是果驗。

永壽年，升工部尚書、穎川侯。年八十餘，以尚書少保、錦郡公致仕。公年老不衰，九十歲尚生子。入朝，上以「布䪻」呼之〔一〕。九十六壽終，賜謚文斗。

少甚艱屯，二十餘未娶。夜讀假寐，見神人謂之曰：「汝妻生矣。」覺，訪鄉中是夜有一女生。後果娶此女，更爲樂道社土豪所奪，生一女，土豪死後，始歸公。

公文章蓋世，懷抱探花阮公登縞不可一世，獨推公一人而已。

世傳公好内色，不離侍女。某科充乂安場提調，帶二婢著男服入場。事覺，采察内臣以聞。上罵内臣妄訴，意以公有過，宥之則法不行，罪之則情猶憫。寧使不聞，故惡内臣泄漏，斥之。其得寵類如此。

又傳，公友人被病久，公往省之，因書於壁云：「馮去病，霍去病，病疾去除；韓延壽，杜延年，壽年延永。」其人病愈，更享壽齡，亦可謂神筆矣。

【校勘記】

〔一〕「上以『布[illegible]』呼之」，「布[illegible]」爲喃字，意謂人父。

阮光宅

評：三名必預，公言其成讖乎？亦可爲二子登科之應。

阮光宅，至靈傑特人。年七歲，有父執者出對云：「七歲神童子。」公初學夏史，即對：「八代黄帝孫。」其人驚異。甲辰會落第，公父怒曰：「今科進士，取至十三名而不預，尚望何日成名？」公曰：「十三名不預，三名必預。」景治丁未科取進士有三，公果居其一。仕至刑部都給事中致仕，壽七十餘。二子光皓正和辛未科進士，光暘永盛庚寅科進士。俱登科第。

阮公登

評：蒜公長於賦，然猶遜緑楊公父子一通。

阮登，桂楊大蒜人。登弘定壬寅科黄甲，長於詞賦。嘗作《修身治國賦》，刺唐太宗、高宗，曲盡其意。夜夢太宗謂曰：「朕父子何負於卿，而卿齒口相罵？」其文之妙，感格鬼神如此。

時有名士三人，詣公家，請與作賦，出《鳳凰巢阿麒麟遊苑賦》，公援筆寫云：「龜非負洛，龍不出河。繼治若有熊之世，定鼎於涿鹿之阿。」三士見之，擱筆請服。

阮登明

評：除妖女，一陰功；敬狀子，一雅事；至解屠人縛，則尤迥出尋常。

阮登明，仙遊懷抱人。探花登縞之弟。少有異才，而拓落不羈。鄰廟有妖，嘗化爲美女惑人。公往逼通之，問以前程。妖曰：「公乃天神謫降，當中大科。僕既犯禁條，又泄天機，必有重譴，願公憫之。」言訖而變，妖廟尋爲雷火所焚。後公貴顯，常於飲食祝之。

公登福泰丙戌科與兄登縞同科。進士。時清帝發詔使來，令我國人皆薙髮。上以爲憂，命公迎接。公作《解諸俗惑文》以喻之。清使乃止，出對云：「老犬落毛，猶向庭前吠月。」公對云：「小蛙短頸，漫居井底窺天。」清使稱嘆。

長子登遵，登陽德癸丑進士。次子登道，少時公甚鍾愛，每抱置膝上，未嘗一日離側。探花公撫其背，謂客曰：「廷臣惡我，不許我狀元。若此子，不許不得。」後正和癸亥科，登道中狀元。仕至參從禮部尚書。公未嘗以父道自居，每下拜，輒遜讓不受，行逢車蓋引避之，詣登道公家，使閽者先達而後入。或問故，公曰：「此公魁科，天使托生吾門耳，敢不敬乎？」

平居敝履惡衣，出必步行。見者不知其爲朝士，有誤犯之，未嘗校。一日回朝，過南門肉肆，有屠人見公容貌酷似昔時負債社長，出而執之。公與辯不聽，縛於門前。時副都官汝廷賢適朝回，肩輿上顧見公，倉皇趨下扶起。公語以實，汝公執屠者奉公與歸。抵家，請公上坐，入内室更衣。公親解屠者縛，令速遁去，公亦去。汝公出，公與屠人皆不見，使追之不及，稱嘆而止。其德度如此。官至祭酒致仕，壽七十歲。一家狀元一，探花一，進士二，同科同朝，猗歟休哉！

阮貴德

評：魁科名相多矣，惟公得夢接聖人，真是希有。三代大王福履之盛，亦是希有。

阮貴德，慈廉天姥人。少遊學，一日講罷，與諸生閑坐，公告餒求退，有一人出對：「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君子志。」公應曰：「招之不來，麾之不去，社稷臣。」其人驚服。後登永治丙辰科探花，入政府，受顧命，輔新王，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臣矣。

一日，坐明倫堂，會肄多士，見堂柱蠹穿一隙，口占云：「開通九竅賢人智，化育昆蟲造化仁。」其氣象見於此。尤善誘後進，文體取渾厚，斥浮薄。時命題《光武徵嚴陵詔》，名士阮懋賞文有句云：「裘輕輕，車簇簇，魏闕希共敝之朋；雲蒼蒼，水泱泱，桐江少交遊之客。」閱官大稱獎，公獨云：「此非王者語，爭尚此態，難於上榜。」仍撰一體，有云：

彼一時，此一時，無徒慕巢由之避世；出是道，處是道，蓋尚師伊傅以輔王[一]。休將壘上獨高，詎忍屯初見下。

多士以爲矜式。其後懋賞不第，人皆服公識鑑。

與彰德鄧國老往勘河堤，乘興吟，公落句云：「斜陽未已滄浪興，更溯新沙縱步看。」鄧公落句云：「夜深更演留春訣，水自無波月自團。」較與公作，其雍容閑雅，殆爲勝之。未幾，公以首相致仕壽終。而鄧公歷司空，再致仕，壽八十六，福禄壽考，實過於公，其兆見於詩。公與西姥尚書阮當褒同坐。西姥照目鏡，公以交鈐食芙蔔，因相笑即事，西姥唱而公續之：「共饒扮事㐌㝵㝵，翁適飉箕翁飉尼。日月堆彙熻𤒦䎦，樞機艾撰憑軿𥝧。察尼毫末市兮律，壓几奸頑㐌易証。孭雉彈婆停嘱唤，彊蓀彊重𠷥朱能〔二〕。」

又，洪德有《咏陵母送使者》詩：

亭鋪蕩蕩馭移蹟，餒蟻孭尼哎使君。忮漢念羣牏艾𦨭，傷陵鑾㐌鉑进兮。論鈌。命媄萋鑛油蒙蒙，衛時啜份義君臣〔三〕。

其論句皆未好，上特命公補之。公筆云：「箴皮忠孝坤缸院，没會功名易佘吝〔四〕。」上大稱賞，頒賜銀子二笏。

公陪政府日，嘗與諸公休暇遊山寺。適朝士阮舍往助祭回，見諸公在坐，阮樸實，以所得祭肉邀諸衙一飲。諸公皆唾出不顧，公獨吃一杯酒，并肉味嘗之。人皆服其德度。

公初知國子監，以我國祠宇只襲其衣冠，荒漠遐陬，非聖人陟降之所，其奉事頗疎略。一夜，夢見先聖來臨，語北聲，謂曰：「安南文獻國，我亦時嘗往來，且命由、求守之。其勿疎略！」公跪應諾。覺起驚異，晨入大成殿前謝過，乃以事上，請大興工役，經二年告竣。規制宏廠，費殆萬計，奉頒得壹千貫，餘皆家貲所出。胄監成，公致政家居，嘗以朔望日赴謁。噫！以塵俗形骸，獲接聖人於夢寐間，公亦非常人矣。

贈太宰，追封大王。子貴思科登乙未永盛科黃甲，封中等神大王。孫貴憝進朝，仕至尚書，並封福神。

【校勘記】

〔一〕「蓋尚師伊傅以輔王」，「傅」原作「傳」，形近而訛，據《公餘捷記・阮貴德記》改。

〔二〕「共鐃扮事乍㝵㝵，翁商㤂箕翁㤂尼。日月堆㷬熠燿粗，樞機艾撰憑䚢𥟉。察尼毫末芇兮律，壓几奸頑乍易𡁼。𤠄雉彈婆停𡀍晚，彊𢫝彊重𠯇朱能。」喃詩，意譯如下： 同窗共事已有年，君喜寫真且寫全。旦旦明月普天照，文憑一把手中搏。明察秋毫非易事，除姦鎮侫志難圖。吺吺婦幼宜牢記，世事紛繁勿有偏。

〔三〕「亭鋪蕩蕩取移䪼，餒㜷𤠄尼吰使君。忟漢念羣𦛌艾𦚖，傷陵𨗜乍鉑进兮。命㛪葽𨯹油蒙蒙，衛時㗂份義君臣。」喃詩，意譯如下： 路遥快馬復加鞭，母女情深萬緒牽。思漢丹心呈一片，念陵白髮又加添。……圓缺吾心自知曉，君臣大義挂中天。

〔四〕「篾皮忠孝坤𠲖院，返會功名易𠸗𡦂」，喃詩，意譯如下： 忠孝雙全兼兩院，功名會集有幾人。

濟文侯評：蓮溪地脈，《鉗記》有之。紙上血，臍中鱗，何若與地局暗符者？雖然，金榜標名，石牌記蹟，復留一鸚鵡在，可見天心。

阮廌，上福蓮溪人。父飛卿，初名應龍。登陳隆慶甲寅科黃甲，官至司業，娶陳元旦女，生公。公聰敏博學，二十歲，登胡聖元庚辰科進士。時明兵來伐胡，獲公父，携歸於擒蘭山店，公及諸弟從之。飛卿謂公曰：「我年老，今既在此，任汝弟從，百年後得骸骨歸葬，足矣。汝當還本國。予觀天象，我國二十年後，西南方必有真主興。汝當委質事之，庶得雪國恥，復君讎，成父志，是爲大孝，豈區區不離膝下爲孝耶？」示之再三，公流涕不敢仰視，不得已，拜别而回。

一日，祈夢於夜澤祠，得顯應，遂依夢往求。到瀘江得遇黎祖，諱利。叩軒門入謁。黎祖曰：「我於前夜夢神人告，來日賚以一良弼。今子來，宛然如夢中所見。」特授承旨學士，與之定策伐明。時帝構層樓於壓江岸上菩提營高堆，日御樓上，睇望城中，視虜所爲。賜公侍坐於第一樓層，領旨草往復文書，凡乂安、順化、東都、西都諸城，作書開諭，不戰而下。及軍中機務、講和、通使，挺身入城者累次。經營殆十年餘，卻得明人歸國，平大亂而成大業，公之贊助居多也。《平吳大誥》文戊申，帝即位，命公撰。有云：「遂

使宣德之狡童，黷兵無厭。」蓋深惡明人擾害我國也。明人批云：「作此文者，子孫必不全。」其後因氏路染禍，人以爲驗。

公以功封冠服侯，賜國姓，凡憲章制度，禮樂刑政，一皆典定粉飾。歷官開國功臣特進金紫榮禄大夫、入内行遣、門下省左司、知西北二路軍民簿籍、諫議大夫兼翰林承旨學士入侍經筵、知制誥、行樞密院事、掌五經博士、兼中書御史、知國史三館事、提舉崑山資福寺，賜金魚袋上護軍，封冠服侯、上柱國。公之事狀，詳《抑齋集》。

卻説公前娶鄒氏生扶、賁，繼娶陳氏與阮氏路。後被氏路案，公與諸子兄弟族屬皆抵刑，時公年六十四。惟妾陳氏懷胎遁脱，隱於盆蠻國，生男名鷃鵡。及長，陳母道述其事，云公微時，教學在本社。學舍前兩土阜，舊有皂角大樹，株中空朽。公謂門人來早削伐，以廣學舍。是夜夢神女告，乞相公許留産育，六七日後始伐。清晨公尚寐，門人依命剪伐，見樹内有三卵，觸刀打破一卵，存二卵携入呈。復打破一卵，視之似蛇様。一卵留置七日，果生蛇子，日益奇異，放之。公夜觀書，見一血點自屋脊滴下書紙，浸透三張，嘆曰：「彼怨我三世矣。」後見氏路賣席於道，姿色殊美，公謔之曰：「馭於兜些半照苉，極能廡意歇能羣。春秋倣佨包饒些，佨固䟠𡗶特佘𡥵[一]。」氏答云：「碎於西湖半廡苉，餒之翁晦歇能羣。春秋肣佨腠腀襪，䟠羣𡗶固晦之𡥵[二]。」公悦而娶之，十餘年始覺臍中有鱗，知其龍物，疎之。及太宗繼統，公已歸休。帝屢幸第，見路意悦，密召入侍。公作詩責之曰：

天高地厚四時成，可責何人道不明。鏡面雖清塵已染，德心方鋭欲隨爭。
仁聲曾效周王德，誓指相耽漢帝情。幸得天人相半助，必然社稷更春生。

氏答云：

丹心懇懇事由成，誰謂綱常道不明。日火何憂雲寸點，木樛豈負葛藟争。

英雄勉大英雄志，女子非兒女子情。福眷天緣琴瑟合，驗諸孫子聖賢生。

後帝幸荔枝園，與氏路賞，暴崩。廷臣密召公處，擬加族誅。次及氏路，他乞就江一濯，即化爲白蛇，入水而逝。始知公爲蛇報之寃。

迨聖宗推恩勳臣，累詔求公遺迹。時鸎鵡雖聞命，猶恐寃情未白，回本國改姓陳。秋試領鄉解，聞諸生談及故事，方悟累詔訪求，果出宸衷惻怛，乃應詔赴京，蒙擢知州職，奉加贈公特進金紫榮禄大夫、濟文侯、上柱國，給田供祀。鸎鵡生祖鑒、祖罂、祖鑒三男，祖鑒仕至承政使。奉北使，船過東海，忽起波浪，以「完使事」祝，得静。及回，故態更作，祖鑒仰天嘆曰：「不圖怪物如此深怨。」乃整冠服，赴水宮而逝。《黄福地鉗》云：「蕋溪之山短脈，禍慘誅夷。」

【校勘記】

〔一〕「馭於兜些半照苣，拯能廡意歇能羣。春秋倣缶包饒些，缶固䟦𡗶特余𢧚」，喃詩，大意爲：此見何方賣席女，涼席如今可有餘？風華正茂，芳齡幾許？有否夫婿，生子幾何？

〔二〕「碎於西湖半廡苣，餒之翁晦歇能羣。春秋𣉹缶䏧𩈘禮，䟦羣𡗶固晦之𢧚」，喃詩，意謂：賣席原是西湖女，緣何君問可有餘。望日早過，月盈復虧。猶待閨中，何來子息？

白雲庵記

評：大政獻忠，高平延福，在莫固然，然舊穀啓鄭以大義，横山示阮以開基，教馮梁等佐黎中興，而且白雲寄興，玄讖開來，則又有大功於天下後世。

阮文達公，諱秉謙，道號白雲庵居士，永賴中庵人。

祖廕封少保、資郡公、文靖，祖妣廕封正夫人、貞慎。始卜陽宅，山水回環，暗合《高王鉗記》。考贈太保、嚴郡公、文定，道號衢川先生，有學行，充太學生。母慈淑夫人，先明安子下人，尚書汝文瀾之女，性明睿，通經史，善文章，尤精風角術數。當洪德盛時，逆知四十年後炎運當微，慨然有大丈夫改物之志。擇對不嫁幾十二年，一見文定，知其有貴皃相，遂配焉。後遇一少年，過雪江寒渡，愕然嘆曰：「初年胡不相遇，今到此何爲？」令探訪，是莫登庸姓名，知他有帝王相也。

公以洪德辛亥年生，軀體長大，容貌英偉，未週歲能言。一日昧爽，公父抱公出巷，忽語曰：「日出東方。」公父大驚異。四歲，太夫人誨以經傳正義，即自爛熟。總丱時，遊於寒渡商舶，北客始相之曰「王」。諦視久，謂：「可惜皮粗，只做得狀元宰相。」

既長，聞榜眼梁公諱得朋，弘化會朝人。文學名世，負笈從之。以《太乙神經》授公。梁公北使，得《神經》於族

人，朗陵王汝忽之後。公既造玄理，易道遂東。後梁公病篤，囑其子有慶於公。公撫之如子，教以成名。

公隱居教授，抱道自樂，不求聞達。統元初年，鄭綏、莫登庸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頻年搆兵，境内大亂。公感興云：

泰和宇宙不虞周，互戰交争笑兩讎。川血山骸隨處有，淵魚叢雀爲誰敺。

重興已卜渡江馬，後患應防入室貙。世事倒顛休説著，醉吟澤畔任閑遊。蓋知黎氏將興，始雖偏妥，終必復圖。而「室貙」其隱語也。

既鼎革，親朋多勸之仕。年四十五，始就鄉試，領首薦，連中狀元。莫大正乙未科，五場皆第一。授東閣校書，升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在朝八年，疏請誅弄臣十八員，其志欲使萬物各得其所，微而跛瞽，亦皆授以醫卜業。值婿范瑗貴横，恐累連姻，遂托致仕。時廣和壬寅年，公年五十二。

既歸田里，起白雲庵於鄉之左；起迎風、長春等橋(一)，歲時遊憩；築中津館於雪江之津，作碑記實。又修葺佛寺，携老僧同遊，時或從泛舟金陵、郁海觀魚，安子、卧雲、敬主、塗山諸名勝，皆杖屨登臨。適意處嘯咏往來，或倘佯終日。每遇樹木青幽，時鳥變聲，輒欣然自得。公雖家居，莫事以師禮。國有大政，即遣使就訪。或時徵至京，詢以大計，從容規畫，裨益弘多。尋復還庵頤志。後以功臣封程泉侯，累升吏部尚書、太傅、程國公，二代祖妣皆蒙癃封。妻妾三人，正夫人楊氏號慈懿，左侍郎楊德顔之女；序夫人阮氏號柔靖，亞夫人阮氏號徽靖。子七人，並以次受封。

景歷三年，舒國公阮倩及二子倦、俛歸順國朝。公寄倩詩云：「顧我存孤知義重，知君處變豈心忠。」又云：「氣運一周離復合，江山豈有限東南。」倩得詩頗挹快。倦有將才，屢戰屢勝。福源懼，以問

公。公曰：「倦父倩與臣有舊，昔曾遊臣門。現今出守天長，正在間疑信，用計擒之，囊中物耳。」遂將壯士百餘人，先伏岸北，移書與倦約，就船話舊，酌酒講歡。乘醉徑越北岸，伏兵卒起，因諭以家義國恩。倦感泣，遂携歸夏。卒爲名將，數千年賴以維持。

時阮太祖義兵大振，數戰神符，謙王敬興兵敗。太祖因進兵，由山西略京北，中外皇皇。公進虛實計，境內漸寧。

延成八年乙酉十一月〔二〕，公寢疾，茂洽使使慰問，且詰以國事。公但曰：「他日國有事故，高平雖小，可延數世福。」他無所言。後七年莫亡，乾統、隆泰、順德、永昌退保高平，歷三四世，七十年而後泯。其言無不驗，類如此。

是月二十八日卒於家，壽九十五。學者追尊爲雪江夫子，葬於鄉之原。

公博學羣書，深明易道。雨暘水旱，禍福存亡，無不前知。時有門生裴姓，安陽中行人。曉明吏事，公謂晚年富貴。及年近七旬，猶落魄不偶，竊言先生奇術猶有誤處。公聞之，笑而不答。一日令借漁舟十隻，泛萬寧海之洪潭，告以某日時逢物取回，當獲重賞。裴欣然領命，果於海中獲一衣巾老媪，尊事如母。俄而廣東使使來言，太夫人泛海漂風，觀星象落在南土。鄰邦之義，祈爲搜尋。莫以重賞購求，公命裴奉車以獻。裴得重賞，後蒙封韶郡公。

我朝順平八年，中宗崩，無嗣。鄭祖有遲疑意，使馮克寬賫厚禮，潛往海陽訪之。公弗答，但顧家僮曰：「方今不稔，在於穀種不實，爾等可覓舊穀種。」又命駕遊寺，使僧洒掃焚香，餘無所及，蓋微示以事佛啜[米宛]底意。馮具馳告，鄭祖悟，迎立英宗，永奠我區宇。

又，端郡公阮潢以昭勳靖王之子，内懷危懼。母范氏太夫人尊稱聖老。原籍四岐范舍人，與公有同郡誼，嘗使人請公，爲子求一生路。使者以銀子一包爲贄，奉獻於公前，拜祈不已。公適策杖後圃，圃有數十餘石塊，蒼古岩幽，疊作假山，横遶軒前。有羣蟻方緣石而行，公徐目蟻而笑曰：「横山一帶，可以保身。」使者悟其意，歸以告潢。潢遂以計求領廣順，至今蟠據，爲阮氏祖。

常與門弟張時舉卜《易》，得「乾」象卦，知八世之後起干戈，其神妙淵奥，不能盡述。

受業甚衆。惟馮克寬、梁有慶、阮嶼、張時舉最著。馮、梁邃數學，爲中興名臣。初，馮假館遊學，既卒業，公夜叩其門，語之曰：「雞既鳴矣，夜既明矣，堅卧何爲？」馮悟，遂潛入清華。阮嶼隱居不仕，作《傳奇漫録》，公多爲斧正，遂爲千古奇書。其成就人才，我國多藉其用。

公胸懷洒落，天資極高，而行義純粹，不露圭角。人不問則不言，言必有中，從容就事，不見其所爲。居家四十四年，而心未嘗忘世。憂時憫俗，一發於詩。文章出於自然，矢口輒成，不事雕琢，簡而暢，淡而味，皆有關於世教。嘗有詩云：「清潔誰爲天下士，安閑我是地中仙。」蓋自言其志也。

子十二人，男七、女五。長子某。自號寒江居士，廕授忠貞大夫，官至憲副。次某。自號醉庵先生，廕授朝列大夫，爵廣義侯。次子某。廕授顯恭大夫，爵義川侯。次純玉爵勝義侯。皆以管兵有功。寒江生功德，功德生道進，進生道通，通生登瀛，瀛生時當，當生當年六十五始生。皆八世孫也。

永佑乙卯年，鄉人追思公德，即公故宅建立祠宇二連，闔總同崇仰，歲以春秋奉祀焉。族人至理等恐其譜系湮没，徵序於余。余自洪州出，本與先王同郡，時相去又一百十九年。少時聞諸父師，已略知先生盛名；既長，聞諸大夫評論，又得其一二。每欲親造閭邑一詳焉，有志未能。景興辛酉，奉命蒞洪

州，咫尺仙居，恨不能就。壬戌春，因築河堤，始克覓中津館碑，字畫湮没，不可辨。詣祠拜謁，求行狀於七世孫時當，奈不能作片語。欲詢之故老，亦皆零落。近有鄰邑陳伯琥，稍知述前事，并示《中津館碑文》、《國音賦》及《白雲庵詩集》抄本，因得以訪長春、迎風等橋諸舊蹟。及觀諸故宅，樓屋數間，時當及其子孫十餘人居之。仍徘徊顧望，庵之南有澤，前四五聚窩，可數百畝，做一丈許，瀦而折，折而瀦，回光反照〔三〕，靈秀鍾萃，宜其達人者出焉。《古鉗》云：「硯池水映。」豈不信然！間欲爲公作一譜記，奈公冗不能援筆。迨癸亥冬奉討塗山水寇，駐師雪江，再謁公祠，令時當等出諸譜系，僅見爛紙數張，寫先人名號而已。爰哀集衆見，并平日所聞，以爲之記。至於搜拾遺文，彙成篇帙，以垂示世教，將有俟於能者。

余惟夫麒麟鳳凰，固宇宙之不常見也，然必遊唐宛，鳴周藪，方可以瑞世。公以明睿之資，抱聖賢之學，使其得明時行道，必能笙鏞至治，黼黻皇猷，變慢易之風爲禮義文明之習。乃法宜輔王，而偶生霸世，所學弗究於用。惜哉！雖然，用舍行藏，於先生何所損益？余竊有慕焉。生於莫土而試仕，欲公山往之心；知其不可而亟歸，從赤松遊之智。即其玉色金聲，祥雲瑞日，浴沂風雩之趣，愛蓮採菊之娱，有若身親見之，而集之堂上，豈惟精於理學，藏往知來，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之能過而已哉。噫！先生傳至七八之久，近而士夫民庶，山斗仰瞻，千古如一日；遠而清使亦謂嶺南人物，理學有程泉，筆之於書，而傳之於中土。公誠南國聖人哉！ 武欽鄰所撰。初名欽鎮，丁未保泰進士，改欽璘，四岐玉勒人。子武堪，登景興癸未進士。

【校勘記】

〔一〕「起迎風、長春等橋」，「迎風」原作「迎春風」，據《公餘捷記·白雲庵居士阮公文達譜記》删。

〔二〕「延成八年乙酉十一月」，「成」原作「咸」，按越南年號有「延成」無「延咸」。《公餘捷記·白雲庵居士阮公文達譜記》作「延成」。考阮秉謙生於洪德二十二年辛亥(1491)，壽九十五，當卒於延成八年乙酉(1585)。據改。

〔三〕「回光反照」，「反」原作「灰」，據《公餘捷記·白雲庵居士阮公文達譜記》改。

矣。青翠二字，轉回栯鶻相星，社稷倚重有如此。

梅郡公

評：杖策從龍，運籌平莫，爲中興功臣。至於北庭詩賀，忠悃蒙嘉，都統辭封，耆老見重，黄甲公不負黄華命

馮克寬，石室馮舍人。父任東蘭縣尹，贈敦教伯，封太保。

公以戊子年生。年九歲，作《戒色挽詞》。十六歲，已擅詩名。

順平庚戌年，杖策從龍，在内壘奉侍鄭世祖，運籌帷幄。辛亥，舉大兵攻莫。壬子秋，試中三場。甲寅，丁父艱，寓居真定隆中村。乙卯，徙居中拜。丁巳，試中四場，奉侍成祖。光興庚辰科登黄甲，時五十三歲。參軍國重事，密謀掃除逆莫。六十歲生馮克忠。僞莫滅後，奉凖給本社爲隨行寓禄，榮封忠義内壘竭節宣力功臣、特進金紫榮禄大夫、清華處贊治承政使。乙未，授兵部左侍郎。丙申，奉差侯命交關對勘。丁酉，奉往北使，歲貢求封。遇延壽節，公獻賀詩三十餘首，大皇御批，嘉其忠悃，即命刊刻頒布。又撰《使程詩集》。戊戌，再奉使賫貢，抗言不受都統職封，北朝重之，稱爲耆老而不名。時七十壹歲。

庚子年，使回，未至京，聞逆計、逆美與莫乾統稱兵，至聖駕後回清華，即日夜兼行。時官軍勢屈，被圍在橋江市，經十日餘。公設計解圍，入清華，奉迎聖駕回京，收復境土。辛丑年，增給石室之鄧舍、安

山之虬山等社，爲寓禄及内壘功臣田，并使臣田土，慈廉之下姥、安山之黄舍等社，共千畝。奉旨授吏部左侍郎，再授户部尚書。

壬寅，祇受梅郡公爵。公回貫，重修柴山寺、日月仙橋碑文。有人誣告濫相貴地，被送流栏鵑處。栏鵑俗呼城南，在乂安襄陽，夾哀牢。時公有撰《林泉挽詞》。時北朝占天星，相位有缺，御頒青緞一匹，内著「青翠」二字，遣使牒送本國。朝臣會議，經十餘日不辨，奉旨差官就栏鵑處召還。公奏云：「碎於⿰黽申悁遇猻⿰犭乃，役國事極羣固別，極監黜朝[二]。」再奉旨差官載回，公即辨「青翠」二字爲「十二月出卒」字。北國知其我南有人，由是得安。

癸丑年卒，壽八十六。贈太傅，準給本村爲皂隸并使田。壬辰再贈太宰，加封上等福神。

公微時，有咏蚌詩云：

一介鱗蟲浮水上，非螺非蠡其名蚌。含珠帶甲武文才，吐霧吞波河海量。

既倒狂瀾出力扶，方升紅日傾心向。江湖魏闕總知名，彼鷸勢孤安敢抗。

又《秋夜旅懷》云：

對與秋宵漏正遲，萬般心事有誰知。弓如白月窻前轉，箭似寒風帳下吹。

愛國有懷頻入夢，讀書得句更吟詩。四方自古男兒志，肯戀重衾伴女兒。

公北使時，偶侍御駕出遊，因命公咏漁樵耕牧，即矢口云：「釣罷提筐山下過，一犁春雨傍牛眠。」大皇帝奇其才。公爲兒時，見一老人牽牡豕，咏云：「身瘦如柴露齒牙，平生性氣好貪花。遍鄉錢穀皆歸主，滿眼兒孫不叫爺。後屋未還叫前屋，東家牽引過西家。年年不了人情事，鐵索繩麻莫怨嗟。」

【校勘記】

〔一〕「碎於𠡚悁遣狹㧕，……拯監𦘹朝」，喃文，意謂：我久居深山不問國事，樂與禽獸爲伍，羞於入朝面君。

丁流金

評：馳馬拾地錢，打球祝聖壽。丁探花亦異人也。

丁流金，青林安逸人。十九歲，登洪德丙辰探花，多才能，善騎射，技藝無不精諳。嘗馳馬放一緡於地，再馳過垂手拾之，不遺一文。

端午日，上御視競渡，百官多進詩。公辭以不能詩，乞打毬以祝聖壽，如毬之數。上愕然色變，强從之。公以手刺船，以左一足踏球，八九十次。上始開顔，命少停，頒御酒。拜飲訖，復打百數十次。上笑曰：「如此足矣。」賞田三百畝於武崖州，公拜謝而歸。

是時騎都尉三人，並有名才，管都力士。公父爲之長，莫登庸名在第三。上嘗夢「三都得天下」，既覺，疑公父才名爲之長〔一〕，且有令子，乃與弟二人都並賜死，而不及登庸。不知「三都」乃第三都也。公因家變，逃入占城，不知所終。仕至東閣大學士。

世傳公祖墓有神龍戲石球，故善打球，亦或有理。

【校勘記】

〔一〕「疑公父才名爲之長」，「父」字原闕，據《神怪顯靈録·探花流金記》補。



評：士豪纍次得直，公獨斷以曲。公誠廉直人也。乃既以曲被屈，而復迎公、頌公、敬禮公，直道在人心，其不泯也如此。

阮御史

阮茂，清河遊邐人，景統壬戌科進士。居官廉直，發摘如神，天下無寃民。

嘗有士豪與鄉人争訟，累次得直，公獨以曲斷之，其訟遂止。後朝經日紊，公不樂仕進，謝事東歸。時盗賊縱横，道路阻梗，公冠蓋堂堂，略無少憚。回至嘉林地方，見一簇軍馬遮迎。擧首視之，乃昔日士豪。僕從相顧，不知所爲。豪近前，請公下顧。公不得已從之。入其家，見几案整潔，熟豬粢酒，具置堂中，甚怪之。坐定，豪使三妻出拜，因言：「當今惟公當官耳。僕在村閭，聞朝廷官悉以爲廉正，乃固意争訟，到處納賂試之。僕理甚乖，而各衙斷以爲直，惟公貨賂不行，分别是否。僕心甚服，今日至迎，蓋以相報耳。」公笑曰：「我秉心本無適莫，卿能諒之，多謝多謝。」豪留公宿，禮意款洽。次日起行，請以門下一百人奉迎至家。

後登庸受禪，以公舊職，頗有廉能，再起復居臺長，仕至尚書。贈太保、禮郡公。

阮簡清

評：天籟自然，真有坦步登雲氣象。按：公爲黎朝侍書兼東閣大學士，再仕莫至尚書，忠輔侯爵，是亦溺人底意，豈但女色累哉。

阮簡清，東岸翁墨人。進士簡廉之子。登端慶戊辰科狀元。少遊學，一日講罷，天雨不得歸。師出對云：「雨無鉗鎖能留客，」公對：「色不波濤易溺人。」師批云：「此作大魁氣象，但爲女色所累。」又一生對：「月有鐮弓不害人。」師云：「此才不及阮生，而功業完美。」後皆如其言。

阮公敲

評：「讀書何難」，真有聳壑凌霄氣魄。天生公已定登龍仙選，豈甘田間捕魚。

阮敲，東岸扶軫人。既冠未學，捕魚田間。適見進士榮歸，問：「何以得之？」人曰：「此讀書得之也。」曰：「讀書何難之有？」乃捨漁從學。年三十餘，登洪德庚戌科進士。會元，仕至承政使。少時作《貸江州陳競粟》詩，有句云：「不與涪陵春一斗。」師大奇之，以爲登進士。後果驗。

陶狀元

評：「遇女」是戲語，「進士何足第」是實語。古禮公胸中已把握「魁元」二字在手矣，豈但待驗諸人口爲？

陶師錫，南真人。陳隆慶甲寅科赴會試，出門逢女子，呵之曰：「我應試，乃遇女。」其女聰慧，即應曰：「公應試則第進士，婦人何干？」公罵曰：「進士何足第！」女曰：「不第進士，則第狀元。」公曰：「可。」是科登狀元。自鄉舉至庭試，並第一。仕至内行遣。

近代東岸扶軫有一貢士，作《鎮國家撫百姓賦》有云：「堪嗟恩少高皇，忍負功多相國。」人皆傳誦，稱爲嫩聖。會試日，渡河，舟子夜夢神告，來日有新進士過，可預船以待。是日，見貢士至，爲道前夢，且曰：「公今科必中進士。」貢士辱罵之曰：「進士何必中！」舟子不曉所謂，默然而已。後又有一貢士繼至，舟子曰：「似曩者公乎？僕方被了一場罵辱。」因語其事，貢士笑而當之。伊果登第，而罵之者終身不中。

又有一朝士祈夢，神報以歸問村婦，得何語便是前程。朝士料婦人悍甚，問之必不好話，因用計，遇婦以「進士」呼之。村婦不知「進士」何名，大怒曰：「君進士不可乎？乃以呼我！」朝士即應之曰：「可。」是科果中。豈非口舌亦有驗耶？

阮熾

評：禪師修積多年，買猪放生，慈悲一露耳。虎將公乃前日賣油公，和南父虎葬地，發福亦速。十二子郡公，發福亦大。若無斷傷龍脈，未知福力當如何。

阮熾，真福上舍人。先父值陳亂，住持本邑寺，作和南禪師。每夜雞鳴即擊鐘，焚香誦經。有屠人居寺傍，據聞鐘聲便起宰猪。一日，伊買牝猪，不覺懷孕。是夜，禪師夢見一物哀請曰：「願公今夜勿擊鐘，救我母子命。」禪師從其言。屠人不聞鐘聲，及起，已平旦矣。此猪隨産八九子，禪師奇之，盡買猪母子，生放於山。數月，禪師爲虎負去。明日，家人追尋山中，已見一大堆塊。有識者謂得「虎葬大地」。

時阮熾年十七，家計單寒，遂就清華方賣油爲業。至東山縣，天已暮，傍無民居，望見山上有一廟，投宿。夜二更，聞車馬聲來，邀廟神：「同上朝玉帝，今夜有立安南真主事，百神悉集，無可欠缺。」廟神曰：「我爲有貴客寄宿，請諸尊駕行，但有所聞，許得知悉。」四更末，聞有聲報曰：「今已立安南帝矣。其人即瑞原縣藍山社，姓黎名利，許以申月日時起兵，十年而天下定。」已而雞鳴，熾急起，尋至藍山，具告以事。時黎祖手下已有三四百人，方在養晦，聞熾言，七月起義旗伐明。後熾以功

賜國姓，封元國公，爲創業功臣第一。歷仕太宗、仁宗朝，又以誅宜民屯般功，後賜中興功臣第一。子十二人，皆受郡爵，位望極盛。聖宗忌之，陰使風水師還蔡舍，開禁江以絶龍脈，龍身出血三日，五中尉同日暴死，後子孫漸弱。

李太祖

評：李以前詩界未開，所學於寺僧，想亦騷壇未築。這吟可見帝王氣象，又可見天才。

李祖少時有小過，其師縛置之地。吟云：

天爲衾枕地爲氊，日月同窻對我眠。夜深不敢伸長足，只恐山河社稷顛。

帝王氣象，見於此矣。

陳會元劉廷元

〔一〕評：劉狀元而官居鄧、陳下，陳會元而庭試又居劉、鄧下，官則下於鄧、上於劉，低昂斤兩，豈啻銖錙。天工秤衡人，微露玄機於夢兆。

黎玄宗景治庚戌科會試四場畢，挂榜日，諸中場共詣觀榜，憩門肆。肆婦忽然語曰：「適見貢士，公派青林航奇人。名乎？」公派曰：「吾也。汝見中第一乎？」曰：「願公無責。妾見一人首唱阮公派，一人在旁秉筆抹之，謂：『此子無行，宜削。』遂唱別名，乃陳世榮。誰姓陳名世榮？即今第一名也。」陳公躍然曰：「吾是榮也。」婦又曰：「妾見唱名甚久，今科進士所得必多，諸公第驗之。」未幾榜出，會元果陳世榮，先豊楓州人。及庭試，中同進士。所取共三十一名，視中興以來諸科爲最。而公派更終身不第，後以奉講王儲有功進朝，仕至左侍郎致仕，壽八十餘，贈尚書。夫公官階福禄，求諸大科中亦不多得，而造物更靳於甲第之榮如此，可見科名最重，豈易得哉。

及庭試前一日，有人夢見天官在坐，較定名次高下。先已取鄧廷相彰德良舍人。狀元，適劉名公青池芳烈人。在前，乃更議以其見面爲狀元。中有一員曰：「狀元已許鄧，復許劉，得無不可？」坐中議曰：

「第許劉，當別以他物贈鄧。」其人覺而志之。庭試日，鄧公文宜第一，但白字舛字最多，降三甲同進士。而劉果中狀元，未幾，早謝。鄧仕至太傅國老致仕，起復歷大司空十餘年，再致仕，壽八十六歲，子孫四尚郡主，朱紫滿朝。福履之盛，近代無比。噫！以鄧公如是之福祿，壽僅足償狀元名耳。名者，古今之美器，詎不信然！

有尚書官，未第時祈夢，神謂曰：「汝六十始登進士。」覺即題云：

冊熟文能事拯疑，𠳨𠄼进歲杜時皮。神人拯别麻哏丕，典老进時㐌尚書〔二〕。

是科果登進士，時年未三十，六十歲果至尚書。夢有以反說應者，神理固微妙也。

又有朝士會試祈夢，神報云：「爾三十方得第。」覺亦題云：

進士科尼些𥘀解，事之麻待𨨧𠄼𠄼。神人拯别麻哏丕，𨁪於得些𨁪於丕〔三〕。

是年果中進士。

探花武𡂆唐安丹鑾人，登正和乙丑科。宗師門內有二人同鄉者，應試日，以名次高下相爭。公聞之，偏寄一人詩有云：「風餘萬里天猶狹，肯與鷦鷯競一枝。」後此人連登，而所不寄詩之一人則流落不偶，遂有大鵬鷦鷯之別，豈非詩讖耶？

海陽唐豪婦人以染工爲業，生一男，夫早喪。有北明師許吉地云：「這局三年內，天子到家，大發

富貴。」

洪德年，北使來册封。令坊庯外家，一新粉塑，各挂對聯，以壯觀瞻。夜間，帝微行，見染工家獨無對聯，入其家問之。伊婦對曰：「老身只有一男，遊學他方，借人甚難。」帝曰：「我爲汝代草可乎？」曰：「敢不如命。」遂命索筆紙，寫一聯云：「天下青紅都我手，朝中朱紫總吾家。」明日，梁狀元入朝見之，詰問：「是誰做此？」老婆以實對。梁公入奏曰：「今聖人在御，德祚方隆。臣觀對聯，的是天子氣象，不審如何？」帝笑曰：「此夜間朕所作也。」梁公謂，天子到家，白屋發公卿之象。梁公遂以女嫁於老婆之子。至肅宗朝，老婆子中進士。

有朝士天資最敏。童時遊長安，見一達官女，拍抱其頸。由從者執詣達官，謝曰：「僕見女甚好，愛之，不覺誤犯。」達官見其容貌異常，問：「爾已讀何書？」對曰：「讀《大學》。」達官曰：「爾既服罪，可作供詞，方得赦。」即援筆供曰：「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達官驚訝，以女妻焉。後登進士。

有一伶人，在李朝。帝將遊幸，嚴裝已畢，羣臣諫皆不聽。其伶人諫亦不聽，曰：「陛下不聽臣言，臣願投水中死矣。」言訖，即投於河，隨後出。上問之，對曰：「臣入水中遇三閭大夫，謂臣曰：『我逢暗主寧先去，汝遇明君盍再來。』」上悦，爲之罷幸。此其俳優類東方朔，惜史氏之不載也。

尚書武脫穎嘉福褒中人，登莫大正戊戌科進士。有敏捷才，矢口成文。一人求墓志文，公問其父脚色如何，曰：「父業材棺。」公應曰：「生爲材棺，死入棺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命其人依寫而還。其嘲謔類如此。

黎中興後文勢日劣。士子入試場，羣聚行文，鍊成一體，皆依此寫入，合體者考官撮取，不泥重見，只以一字之異，置之優分。又閱文，以白字舛字爲重犯，全篇文體優長，而一字舛誤，亦見斥。有一卷，今體寫：「上有可爲之君，下有可爲之君。」考官謂可斥無疑〔四〕，一官戲曰：「上君字，皇上也；下君字，王上也。」考官聞言愕然，更取中格。噫！榮進有定數，非偶然也。

又一科應制，五言詩「齊」字韻。有一卷：「時欣逢一治，臣幸娶三妻。」當時傳以爲笑。然辭雖樸野，意則忠厚，其視時妝文體之浮薄，正所謂亂世之文者，何啻千萬？文章司命者，豈可以鄙俚藉口哉。

【校勘記】

〔一〕「陳會元劉廷元」，文後另附有七則，無篇名，比對《公餘捷記》，皆獨立成篇。爲保存原書面貌，今不擬篇名，而各以空行相隔。

〔二〕「册熟文能事拯疑，𠀧𨑮进歲杜時皮。神人拯别麻哏丕，典老进時㐌尚書」，喃文，意謂：讀書萬卷事無疑，三十折桂正適宜。聖人不知此中道，六十尚書應可期。

〔三〕「進士科尼些衪解，事之麻待鉠𠺺𠺺。神人拯别麻哏丕，輱於得些𩈘於丕」，喃文，意謂：今科進士我争先，奪魁何需而立年。神明雖知此中道，成事在人豈在天。

〔四〕「考官謂可斥無疑」，「考」原作「拷」，據《公餘捷記・中興後文體》改。

白雲庵採遺

程國公深於易理，預算四五百年後未來之大氣運，具存讖記，事至無不應驗。餘如小說，傳播人口，亦皆見其術之神焉。

公正祠在白雲庵居址，公生時所築也。二百餘年，至本朝明命歲癸巳，有海陽匪渠，冒稱公後。事聞，旨下毀公祠祀。時護督官阮公著奉命來，見碑文有「毀我祠者，不得預於斯文」等字，河漢視之。及毀至屋樑上有題云：「明命十四，繩著破壢。破壢時吏罒壢，填市埃劫勢争權之埃〔一〕。」即停毀，具實陳奏。後拿獲伊匪，訊之，則非公後，復命修還原祠。

又公豎一碑在墓間，碑背刻云：「布猑繩可，打我碑騷〔二〕，罰古錢三貫。」後果名「可」父子掘鼠獸穴在碑側，碑遂覆。鄉民來看，見有字云云，無不驚駭，罰責三貫，命起豎如舊。

昔公卜扦某墓墳，在平田之左，其右邊亦開下，虛置一小棺，内藏一磚石，刻云：「此地三百年前脈行於左，三百年後脈行於右。何謂聖人無眼？」平以土，不封。本朝紹治年間，有北客地師爲人擇地，看

認此局，笑曰：「傳聞程狀元聖人，乃點穴猶誤，可謂無眼。」遂扦於右邊。及開深見之，始嘆曰：「公真聖人也。」

公寫一片紙，封在小筒，臨終時交子孫藏守，不得開看，俟至某年月日時遞呈本縣官。迨七世孫某依期奉納。縣官慕公盛名，聞公有遺書來，即趨出外堂接問。出後，寢室内墜下一樑，正在縣官坐卧處。及展讀，見有字云：「我救汝上樑之厄，汝救我七世之貧。」縣官敬服，親來公祠，具禮拜謁，其舅孫蒙時時周給焉。

公之事狀，詳在前記，玆略補其所聞之一二云。

【校勘記】

〔一〕「明命十四，繩著破㙮。破㙮時吏罒㙮，填帀埃劫勢争權之埃。」，喃文，意謂：明命十四年，阿著敢破祠，破祠祠再立，何人能奪之。

〔二〕「布掍繩可，打我碑騷」，喃文，意謂：阿可父子，打倒吾碑。

南天珍異集卷二

湖口靈祠

評：河內還乂安數刻，地下擲閹宦三連。護正嫉邪，聲靈赫濯。

祠奉昭徵大王也。王乃黎太祖之姪，欽差乂安鎮守，有政績，人思其德，立廟於乂安興元縣湖口社之江邊，號「昭徵大王」。或謂，後降生於嘉福縣段松社阮復。乃南國上等最靈祠。乂安瓊瑠香芹聖祠居其第一，而此祠則第二也。《驩州風土記》所謂「湖口留召伯之棠，皇侄德永垂於萬世」是也。

景興丙子年開鄉試科五月節，興元福田士子自京回應試，天已暮，欲投宿於黃梅館。忽見一團車馬自京都出，士人將屏避之，聞轎中有聲，問曰：「汝輩甚處人，暮夜獨行？」對曰：「某等乃乂安興元人。考期在邇，爲此匆忙以應選耳。」曰：「汝與我同縣，當隨我同行。」士人應諾，遂隨轎後而行，未曾交一言。雞初鳴，謂士人曰：「汝姑宿於此，不必勞隨我也。」黎明急起，則湖口地界也，驚惶背汗。已而至家，因言其事，莫不嘖嘖稱奇。即宰猪具酒，詣廟拜謝。

甲午年，內監快忠侯奉差公幹，至湖口撥取社民丁夫。往過天禄地分，大王大怒，直御下船，過浮石

江，船無棹而疾行如飛。頃之，快忠侯來拜伏罪，若有人執縛之狀。王大罵之曰：「汝以閹宦刑餘，藉以奉差之勢，擾乂安之民，復來擾我皂隸乎？死有餘罪耳！」乃使部下捉擲快忠侯於地者三，快忠惶恐，登時即放還丁夫，宰牛具禮，詣祠謝焉。

得而奢望。

螺大王傳記

評：陳、楊以監生，能戲封得螺神；螺以上等神，不能保舉進士。可知大科，天以待大德家，私恩不得而奢望。

昔黎聖宗洪德十二年，乂安宜春陳監生、天祿楊監生赴京會試。至玉山壕門，得一大螺，戲作敕，封「螺大王」，置壺中，放於水。

是年，二監生八場皆落名，留京三年。及回，到伊處，見殿宇崢嶸，廟貌巍峩。憇於館，問老人曰：「此處三年前只見一堆平地，今遽見一簇樓臺。何昔無而今有也？」老人言：「三載前，有二士人獲一螺，戲封爲神。數日餘，最著靈異，故伊社立廟以祀之。」言未訖，忽見一童女致辭於二人，曰：「吾奉主命，迎兩官人。」二人隨至伊廟，螺神方御正座，下堦迎接。二人坐於左，神坐於右，曰：「妾以南海龍王之妹，偶因他事遠行，遽爾迷路，從水潮來，幸遇二公之靈筆也。」乃命守祠人整備酒筵、嘉殽、貴品款待。二公曰：「大王最是英靈，凡諸士人應考之事，可前知乎？」螺神曰：「定取進士，乃天上之事，與龍君不相干。但三年一期，玉皇敕委星曹下水府取士人簿，察其文章德行，觀其祖父陰德，然後榜放於天門。這事妾固知之。二公如欲識來科應舉之事，可於來年正月到此。妾願以二公保舉，庶可報萬分之一。」

居數日，二公辭歸，賜之衣一襲、錢百緡，曰：「乃潤筆之資，可供行李而已。」

甲辰洪德十五年正月，二公踐其言，往謁伊廟。螺神請二公：「姑寓此，候妾報信。」螺神乃往謁上帝，正是公同取進士，始得十五名，螺神以二監生保舉。南曹命取簿觀之：宜春陳監生之父，家資巨富，用心堅密，不曾救一人之貧。天祿楊監生之祖，爲知縣，顛倒案詞，出入人罪。但以二人努力讀書，皇天不負，應至縣令矣。伊神歸，具以報告，且言今科甲辰進士四十四名，狀元乃嘉平平吴人阮光弼，二公不與焉。後出榜，果如其言。厥後二人皆至知縣，果如神之所報云。

女，不顧天刑乎！

杜林潭記

評：女色傾國傾城，亦傾靈祠廟宇。朱冠神雖能興波漲水，猶難逃霹靂之誅。况藉小小威勢以漁奪人婦

又安興元縣杜林社本是平地，忽然突出一潭，廣闊四、五十畝，最著靈應。鄉人立廟祀之，敕封上等神。每年春祭，府縣官欽命就祭。時擊鼓三通，則潭水漲溢，蛟龍魚鱉亂掉水面，不可勝數。祭畢盡退。

景興戊戌年，京北人倡優名帶玉，就倡歌於杜林亭。其妻甫二十歲，姿色甚美。夜半，水漲至亭前，襲取伊妻而退。其夫不勝憤惜，齋戒三日，作檄文焚之，奏於上帝。頃刻間，雲霧四集，風雨雷電大作，霹靂聲振數千里，打於潭內，大小魚鱉盡爲浮死。雨霽視之，見蛟龍大十圍，長十五丈，頭戴朱冠，抱伊妻而死。帶玉負其妻歸葬焉。此潭嗣後不復靈應矣。

前劫輪回傳

評：鍾情鬱結，此魂魄耳。何皮間字迹，亦現於來生耶？化工之巧，令人莫測。

尚書吴致和，東城理齋人。少時遊學京師，舍於另兵之家。家之鄰乃仁睦社兵番，有女年十八，見公而悦之，遂有朱陳私誓。伊父母曾不之覺，嫁於本鄉人，女不肯從。至聘日，夜三鼓，女到公家自縊。公惶恐不知所行，暗掘床下，以硃寫於女之右臂曰：「此緣今未了，再結後生緣。」而埋之。夜深寂寞，無人知者。自後，公托以他寓，而兵番之家亦不知其女安往。迨光興十五年壬辰科，公中第二甲進士。六七年，公爲山西參政。門外有女十六、七歲，賣芙蓿。公家人常見伊女右臂有此詩二句，入以告公。公命召看，則宛然公之詩句字迹也。公乃唤伊父母，具述緣由，以幣聘之，納爲繼室。時仁睦兵番爲山西丞司長吏，聞公道來，始覺其詳。公以事出希奇，頗亦敬待長吏。有好事者，呼長吏爲「假婦翁」，公爲「假女婿」。

又參之良才縣良舍社尚書武潢，少年初中監生，娶東彦翁墨掌六部尚書譚琚之女，甫十六歲。結髮半年，而譚女没。公甚哀痛，以硃書於臂曰：「尚書之女，監生之妻。子其曷去，予懷之悲。」光寶丙辰

科，公中第二甲進士。十年，爲山西參政。安樂人有政，安樂有一女始嫁，琴瑟不調。伊女告背其夫，歷府縣，復翻於參丞司。公之家人見此女有數硃字，問之伊女母，言：「女初生時已有此痕迹。農夫面墻，不識是何文字。」彼密記之，以告於公。公曰：「此我妻没時，我手所書之詩句也。」命看，果然。公遂納爲次室焉。

四子登科傳

評：公剪一荊棘，種得丹桂四株。天假公以虛禍，正表公以榮封。有此綫針，始能織東西南北四藍袍，爲一家領袖。

清華農貢有一人，少時任情豪俠，不爲小節。鄉中有郡公之子，挾以功臣之勢，凌轢鄉人，强娶人女，白奪人財，鄉中苦之，無所控訴。伊人不勝懷憤，夜入彼家，懷刀刺伊郡公之子而死。明日，辭別家人，遠赴山南。至天本，寓富翁家傭作。富翁女見其人伶利，私與之通。已而有娠三、四月，富翁窺覺，即逐去不容。後生男，遂編己姓名、貫址，留遺這女而之海陽，居安陽市，以商賣爲業，娶陶氏之女，再生一男，而琴瑟不調，去，之京北良才，復娶伊社人女，亦生一男，數年又去，之山西石室，娶潘氏之女，又生一男，且以不習風土，去，而居京師，以傭生涯。及後，四男長成，皆中莫朝進士，不知其父之蹤迹，存没如何。但私記母氏所言，知其姓名、貫址而已。

迨伊人年近八旬，被他人嫁禍，繫於御史獄。是時天本人南爲都臺官，安陽人東爲副都官，良才人北爲僉都官，石室人西爲監察官，皆出公堂勘問。見伊老人，相謂曰：「吾觀案内，此人必是被誣。且老耄底人，情屬可憫。」召問老人：「春秋幾何，生有幾子？」對曰：「臣少時放浪江湖，周遊四鎮，曾得四男，

已久不復往伊處。今年近八十，只記縣社而已，不覺諸子做得甚麼藝業。」四官命詳言貫址及所娶之妻在某處，老人一一歷陳，具以實道。四官駭愕，相顧而視，並抱老人大哭曰：「此實吾輩之父也！」以其事聞於莫主。莫主召問，賜以衣服，封三品官。數年而卒。

南華木匠

評：構殿必求巧匠，誦經必求僧寺。水府與陽間一理，何必文犀照耶。

青漳南華社，有木匠最巧。搆作南華亭，既成，規模、制度、向背如神。觀者輻輳，稱爲南國之魯班、離婁。

一日，升坐堂中，見二人前來致辭，云：「吾奉龍王之命邀君。」匠人將欲推托遠避，二人曰：「龍君見召，縱然不來，其禍不淺。且新殿構成，復得返回，何苦辭避，枉招深害？」伊匠遂囑付衆工，修備器用，即日隨行。纔至江次，二人撥開水面，引匠人入江，如履平地。不半刻，已到殿門，王坐殿上，唤謂曰：「朕欲構一殿，材用已具。聞爾巧思出倫，當爲朕製成規矩。落成後，必有重賞。」乃卜日工築，命構正殿五十間，皇后宫三十間，太子宫二十間。比至三年，工役甫畢。伊匠即求還，王賜以一盒，封緘甚是固密，且謂之曰：「陽間陰府，境異情殊。龍宫之事，慎勿輕泄。」遂令二使送還。少頃，已至家貫。先是，妻子自見被邀入水，想無復還之理，三年衰絰喪制甫滿，將擇日禫祭矣。至是，族屬鄉里聞者咸就質問，匠人亦默然不敢露。及開盒視之，則明珠三十顆。伊匠即日帶珠來京，平價發客。時有波斯國人來

商，見珠，謂曰：「此老鼉脱殼之珠，非塵間所有，必是龍君貴物。」定價每顆五百緡，匠人順賣二十顆，得錢萬貫。存留十顆，私自珍藏。從此，家資富盛，爲一縣之甲。迨匠人七十五歲卒，與妻子具言前年入水作宫之事，一一明白。言訖而死。盒中之珠，無故盡失矣。

因以此傳參之眚池縣裕泉社，有僧住本寺，諳通佛戒。龍王遣鬼卒迎至水府，設壇場，齋戒誦經七日夜，方得放還。時亦贈黄柑一果，回到寺視之，則是十成黄金矣，值價數千，遂成巨富，買田一千二百畝餘，爲伊社后神。又捐錢一百貫，以供寺中香火，二事亦相類焉。

俗傳：水漲時多見椆木大筏，順流於江，上有草識，蓋龍王所取也。又娶陽間女，則夜暴漲水至女家，即迎女下水去。旦見金芙椰置在家祠上，爲婚禮。噫！水府，又别一世界哉。

鬼母報復傳

評：母雞子鴨，俗諺「口門」。鬼母常情，大抵皆是。然未有獅子吼之陳氏者，施報即在眼前，可作蘆花一鑑。

鬼母即繼母也。周尹吉甫娶後妻魁氏，魁氏鷙捍，待前妻子伯奇甚孽。伯奇謂人曰：「吾當畏此鬼母」，蓋借「魁」爲「鬼」也。昔羅山阮監生娶前妻，生下三男，年漸長，皆不廢箕裘之業。前妻没，娶鄉中女陳氏爲繼室。陳氏妒而鷙，監生不能制，所言皆從，人皆笑爲「獅子吼」。陳氏謂監生曰：「家有男子，不早爲之料理，而焚膏繼晷，兀兀多年，倘遇凶歉，將何所賴？」命撤其學業，長男入山採薪，次男入水捕魚，季男爲人飯牛，兄弟不勝辛苦，一惟父母是承。採薪者其身黑，捕魚者其髮赤，飯牛者其體癯，不曾爲蘆花之憾也。

數年，陳氏生男子，伊兄弟相謂曰：「吾父已有嗣，吾輩可以逝矣。不然廪灰、井泥，噬臍何及。」乃相與逃於山南之外，居於膠水市。晝則傭借以共食，夜則兄弟讀書，深更不輟。鄉人叩其所以行，則秘而不言。莫不奇其事而愛其行，人爲之構數間茅屋以居之。一年間，錢飛入室，得三四十萬。鄉中富翁以女妻其兄，伊兄弟同居，營立家産，大開園宅，瓦屋數十間，日有五、六畝，爲縣中巨富家。

卻說陳氏生男之後，監生没，家貲罄竭，無所依靠。携子乞丐於山南膠水，入於伊富家，自乞爲奴以

澣濯，子牧牛以糊口，富家許之，遂於竈室一年許。富家兄弟不曾適厨竈，莫之識也。一日，陳氏澣衣，遺失絹衣五領。富家之妻性鷙酷，治以負打之罪。適富家夫就竈，見而問之，其妻以實告。富家夫聞其言語，則乂安之聲，看其面，酷似陳氏，心頗疑之。乃使釋其罪，甘言撫謝，細問根由。伊言：「乃乂安羅山人，原嫁阮監生。夫君前已三男，不知何所之，二十年來，没無音信。妾生獲一男，不幸夫没，家計單寒，故捐身至此。」遂覺陳氏，明日命妻賜十貫、衣一襲，任使母子他適。陳氏不測其故，問伊社人，道來始末，始知伊乃夫之子也，慚憤而死。富家兄弟始聞父喪，裝載財貨，歸行喪禮焉。

客人埋金傳

評：北客用生人爲守財神，宅心亦大忍哉。監生妹家福甚洪，故能出其檻阱。

北國廣東人，姓黃，居山南金洞來潮灈，財貨敵國君，第宅甲公侯，金銀珠玉以億萬計。聞縣内有監生之妹，頗有姿色，年甫十八，以百金買之。三年，伊女歸省家親。監生問曰：「汝嫁夫三年來，子息何晚？」妹言：「自於歸以來，彼别設一牀，未曾與之言語、交合，凡魚肉葷菜，不許之食，只惟三月一新衣服，獨居而已。」監生曰：「此人他日將以汝爲守財之神，定無疑矣！但汝所見，伊客家人所做甚事？」妹言：「前此，暮飯訖就寢，而今數月來，夜見伊父子持鍤抬磚而行。」監生曰：「期已迫矣！」即遣妹還，密以麻子與白芥子一封，授之曰：「你見將汝行埋，宜密播此麻芥於地爲志。」

自是，監生往往到客人之家以探之。後十日復來，妹不在家。問之，則曰：「前數日命彼赴京，討買行貨。」監生默然，潛出後園，看見麻子、芥子已孽矣。即入鎮守官，具以事訴。鎮守官即率員兵五百，迅行拿捉。監生先導，入其後宅，認麻芥迹行，至五十丈許，見一庵泥塑甫完，必是此處無疑矣。客人争辨不肯，鎮官命兩邊作供詞。客人强固不從，鎮官即命開掘。上面見覆以木版，大倣一間，外用鉢塲磚，

泥以石灰，融液堅固。員兵開破，其中果見兩燈火，尚未絶。女人坐於石椅上，緘其口，内含高麗參，絹縛兩手於石椅。女之兩足踏兩大盂，題曰「壹千斤」。左邊大盂十，右邊大盂十，每盂題曰「五百斤」。燈檠二架，純用金銀。問伊女人被埋幾日，曰：「已二十日。」鎮官以這銀財一分許伊女，存納入官，重罰客人。

立石得金

評：馬騏所藏，皆不義之金，金自埋中欲躍出矣。三足白犬豈難索哉！既富矣，又求郡公，率富貴不祥，可爲不知足者戒。

山西立石縣兄弟二人，家極貧，居於山下，日賣柴爲食。家有犬，生出白犬三足，人皆以不祥之物，命棄之，伊不肯。

一日，有北客人，土木形骸，乞丐於其門。兄弟以飯款待，頗有真誠。客人曰：「我乃守財神，來試君耳。前者明馬騏於此處埋藏金壹千斤、銀叁萬斤，使我管守，期以百年内來取。今已滿期，無人來認，吾欲去而歸。但惜郭家金穴，不知屬誰家？今見爾兄弟有心敬我，我願以此財許之，但得白犬三足，然後可。」伊兄弟出犬以示之，客人曰：「此天之所以賜汝也。」乃命宰肉，指於某處以祭。已而客不見。忽見石門析，金銀山積，兄弟取之以歸。

時莫登庸始僭位，二人懷金百斤、銀千斤，因内臣以上進，爲賀新君登極之禮。登庸大喜，封二人爲郡公。二人既得封，大開園宅，營立貲産，富敵公侯。二年後，見北國五六人就埋金處僵卧大哭，二人問之，彼等曰：「吾乃馬騏之後，昔年吾祖埋藏金銀，現有識記遺來，不知今被何人掘取盡了。」二人曰：

「我輩得之也。」容人曰：「取此必有白犬三足，方可得之。公輩安得此乎？」二人曰：「我家前生白犬三足，人以爲怪物，欲殺之，我固不肯。」客曰：「然則實天之所予也。三足白犬，惟廣南有之。今産於公家，非天予而何？」已而北人歸，二人以金叁十斤、銀壹百斤贈客等爲行李之贐，客拜謝而去。

厥後，黎氏復國，鄉人訴以二人得財進莫之事，朝廷封識其家，田産財貨盡没入官，其子孫仍復飢寒本色。夫陳末失馭，明人來占我疆土，盡掠我財貨，祟積私藏，以遺子孫。而莫用之於前，鄭用之於後，南國之財貨，復爲南國人所有。天道安可誣哉！

惜雞埋母

評：重雞不知重母，埋母不覺埋身。七字篆形〔一〕，可當春秋斧筆；一聲雷舌，可當勸孝千萬言。

昔有海陽清河人，居於京師之侍中後軍坊。家養一雞，本是善鬥的物，十分珍重，飢必飯之，寒必衣之。

一日出外，囑付其妻：「爲我慎保此雞，否則汝之命，即雞之命也！」不意雞入排竈，婦持小刀擲之，偶中其頸而死。惶恐，泣謂姑曰：「妾不幸打死此雞，良人決意不容。但妾有娠已三四月，安得保有母子之命乎？」姑曰：「汝無憂，我以身當之。子必無害母之理。」

越二日，其夫歸，甫入家，未坐，即問：「雞何在？」母以前言誑之。此人怒氣勃勃，面色如藍，謂妻曰：「汝早煮飯，乃許伊婆飽食。」食訖，手持鍤先行，遣妻以繩牽母而去。出鎮武館塢門外，掘開一穴，將以葬母。掘穴甫畢，天大雷電風雨，霹靂一聲，打死伊人於穴邊。京城駭聞，觀者壁立。時有古都進士、尚書阮伯璘自家赴京，過此，謂家人曰：「天高聽卑，信有之乎？但吾常觀《洗寃録》有云：『凡人有被雷擊者，以醋洗之，則背後見著其罪如篆字〔二〕。』」即命以醋洗之，果見背後有形樣曰：「惜雞埋母

惡不容。」噫！異哉！可不爲愛物忘親者之戒哉！

【校勘記】

〔一〕「七字篆形」，「七」原作「八」，據正文「臘雞埋母惡不容」改。

〔二〕「則背後見著其罪如篆字」，「背」原作「輩」，據文意改，下一「背」字同。



演州太守記

評：霹靂舌環，鉗得十七年貢士。然觀指罵之辭，則前生與守公爲讎可知矣。後之生兒多製金銀環，本此。

太守公，羅山人也。娶妻楊氏，產下六七番不成。及到演州任所，妻復懷娠已七八月。夜夢神人告曰：「明日許汝霹靂舌。來月生男，可用此鐵鉗其兩足。」且果得之。已而生男，命工作兩環以鉗之。長五六歲，穎悟非常，命名金錫。十七歲，鄉舉中貢士。一日訴於父母曰：「兒今已弱冠，又得濫預生員，豈有前劫輪迴之事。而長帶鐵鉗，如囚人之狀，以取朋友之笑耶。」父謂其言有理，即命拆去，自然金錫僕卧於地而死。公不勝哀號，爲之服父母之服。

前此，金錫在時，村之鄰有一女賣芙蓄，往來甚熟。一日，太守往過此處，女見公著服制衣，怪問之。公曰：「新監生死已三月矣，汝不知之乎？」女曰：「僅數日來，監生現在，公何言之異乎？但今監生已有車馬童僕，殊非前日，不知作何官樣？」公以爲誣。女言後二日早時已訂再就，公可於是日預伏家中觀之。至日，公依約來，伏一更許，見金錫果來坐此，女因謂金錫曰：「有太守在此等候多時。」金錫見公，指其面大罵曰：「汝縻我十七塵世，惟恨不斬汝，又何面目認父子爲也。」言訖，忽不見。公即於此解卻衣服靴笠，盡焚而還，自此不復哀痛矣。

吳俊龔傳

評：月下放妻，猶爲天門所不取，况使二命之啣寃耶。薄情吳解元，無虚負一生神童名矣。

吳俊龔，膠水堅牢人也。少有神童名。二十一歲，山南鄉試中解元，以善文鳴名京師。長安有「俊龔俊異，天下無二」之謡，人以爲金榜可指日而取也。

俊龔寓於同春坊旁，鄰有知府之女，聞俊龔名，頗有相親相悦之情。女貌郎才，兩無禁忌，山盟海誓，百有長篇，遂與之私通。女有娠，周歲而生男。來年，俊龔結婚於管軍之家，而伊母子不復認焉。伊女入則父母痛楚，出則鄰里譏嗤，伊母子不勝懷憤，遂投於珥河而死。

是年會試，俊龔對策文理宜第一，主考官永治丙辰科黄甲福壽南安人阮進朝，方睡，見一婦人抱子謂曰：「此卷乃堅牢吳俊龔，但伊薄行，殺我母子之命。若此人得掇高科，非天門放榜之意，而惡者亦無懲矣。」考官驚起，見伊卷已被墨淋灕，字字不可辨。乃以事訴於提調貢舉官，糊名觀之，則膠水堅牢吳俊龔矣。於是俊龔無復有科舉之志，居家營産，子孫亦幸僅足焉爾。

天禄潘廷佐傳

評：「千古罪人」對與「兩朝宰相」固佳，或去原句，改作「來生乞丐」尤佳。有云：「欲識前生緣，看今生之身；欲識後生緣，看今生之心。」信哉！

潘廷佐，天禄芙葍人。中黎憲宗景統二年己未科黄甲，歷仕憲宗、威穆帝、陀陽王、襄翼帝、恭帝，官至吏部尚書、蘭川伯。是時，莫登庸迫恭帝禪位，乃賂廷佐金百斤，與武江狀元黄文贊陰作禪詔。登庸僭位，以廷佐爲相，官居一品，每出外則扁題「兩朝宰相」四字，使人持之先行。時有士人教童子造作紙鳶，於紙尾寫「千古罪人」四字，每伺廷佐之出，則使童子持鳶隨後。

廷佐死後，閻王論其賣國罪，奏知上帝，定復降生作馬。廷佐自思作馬被人驅鞭大辱，但天網無可逃之理，自請爲乞丐，閻王許之。時芙葍老人以販椰赴京，泊舟於章陽社渡。有一人著衣襤褸，詣船乞食，見老人謂：「公非芙葍人耶？」老人怪問，曰：「原與公同鄉，名潘廷佐也。」老人曰：「君前日官居鼎鼐，何乃著此模樣？」其人揮涙答曰：「我以舊朝尚書，死後天庭論其叛黎從莫之罪，降生爲乞丐。今遇鄉人於此，想亦得一飽。」老人認其形狀，酷似廷佐，厚賜錢米。其人謝而去。

陳伯敞

評：身居塵世，職預天曹，朔望日死期，廿九年貢士。異人異事，難測玄機。

陳伯敞，天禄土旺人。年長不娶，惟耽心翰墨。

時遊京師，屢屢夜死而旦復甦。家主疑其中風，皂角化風，每爲熏灌。敞乃實告曰：「我本無病，惟每月朔望日上朝帝闕，公同議天曹事，自後見臣復然，但頂著衣冠，燃燈候醒耳。」家主信之。自是月以爲常，不復驚懼。每朋友來看，多問以天上事，則祕而不宣。或問：「吾兄歷遊天曹，則己身功名、國運隆替，可得知乎？」亦云：「天機秘密，不敢泄漏。惟我於二十八歲領鄉考，二十九歲復還補天曹舊職。鄭亡於丙午，黎亡於戊申，存我身後之事，不必贅。」至景興戊子科鄉試，中一舉。己丑年三月而卒。

乂貢士

評：借親黨之資財，以買取袍笏；静香閨之獅吼，以决志登龍。二人之用心，亦良苦矣。

乂安去京甚遠，貢士每至點試期，行路多費。常爲之語曰：「二年死三牛，」言所失多矣。

有貧士屢舉不第，自度來科力不能行，乃生一計。除夕，待人定時，把銅鑼潛上高樹，擊三連，大聲曰：「我是天門放榜使，厶府縣社厶姓名，今科中進士。」聞者咸異，明日各來報喜。貢士佯言：「任是天榜，我資用窘乏，柰何？」人皆勸之行，至期，各資以行贐。是科果中進士。

又有一貢士甚貧，其妻許以只應一科，不第則罷。及試，落名。夜回，至三更，潛上家屋，帶甕語唤的妻名，曰：「我乃土神，爾可伏前聽教。」其妻驚訝，整衣就堂前拜跪，謂之曰：「爾夫今科中進士，則爾死；俟來科中，則夫婦雙全。爾意定何？」其妻請曰：「願遲至來科始中。」拜謝訖，就寢。貢士潛下，就他處宿，來晚底家。其妻見回，急問。貢士作悶不答。再問，曰：「落名矣！何問爲？」妻欣然曰：「好，好！今科落，來科中，何悶乎？」因語以土神明告事，貢士亦佯爲之喜。來科果中進士。

仁惠王祠

評：兵變屢經，鐘簴無恙。王雖貪鄙，亦得太堂即墨之靈。

仁惠王祠，在至靈縣靈江社，祀陳慶餘王。初，被譴居家。迨聖宗幸至靈，起復大用。俗傳王屢著靈異，前代常於祠旁考試士子，策問國史，有譏刺諸臣，或問當何所指，一人謂總論有云：「陳慶餘之貪鄙，此公可譏。」夜夢見王責曰：「我何負於卿，乃以爲刺？」其人覺而驚異。近日地方經亂，廟寺多被撤毀。凡近大江，無一存者。王祠在江滸，有姦賊侵犯，登祠即昏倒而下，繼登之亦然。舉大銃射之，兩次皆不發聲，遂不敢犯而去。至今靈祠巍然獨存。

國父祠

評：江南亢鬲，非靳雨澤也，顯神靈也。此與藤州祠半雨半晴相類。

祠在至靈傑特社，乃陳朝國父上宰公陳國瑱故宅也。宅近大江。世傳公有異術。朝參日，暮猶在家，旦已至京師。蓋是時天德江小路常通，公用輕舟疾棹可達故。人以爲神矣。公没後，鄉人建祠奉祀，後著靈異。陳明宗駕幸，爲黄蜂螫於左臉而崩。明宗惑於誣告，公被幽死。至今，祈晴禱雨，應之如響。傳説：時遇大旱，鄉中醵傍總廣津社供錢以禱。廣津人以祠係别總，且隔長江，乃不以應。及祈，只自大江岸以北得雨露濡，其江之南亢鬲如故。人皆駭異云。

憲副假子

評：罩綱流兒混入冠紳嗣，天蓋預定爲東床選矣。副憲公此夢，視飛符帖性爲更真。

阮憲副，弘化人也。夫人產下五六番，全是生女，公以年外五旬，未獲生男，居常悒悒。日者由保舉將除乂安憲副職。及赴任，夫人有娠，臨盆日，復生女。公以官事他去，而是夜江滿人之妻生男，夫人密令親人厚賜金銀財帛，以己女而換取彼男，他亦利其財而從。數日公還，夫人誑謂生男，公大喜。

週歲，名維羆，長六七歲，睛赤髮朱，惟好涉水，頗怠於學。公以老蚌生珠，十分珍愛，不曾加箠楚，故不强使之學。迨十八歲，值公父忌日，公偶感微恙，不敢當風，命維羆代行拜禮(一)。公在睡中忽夢見家中具饌列陳，又見一團漁人朱髮赤睛，或執罩，或執綱，群坐而食。而公之考妣只在旁。夢醒，回思維羆形貌，酷似漁人，乃私喚夫人，道以夢意，且詰以前日或曾與漁人私通，當以實告。夫人不敢隱，遂以換易之事詳暴。公即使人就乂安任所，尋訪漁人，看認個女，果見容貌姿質與公形狀無殊。乃命漁人以此女配維羆，具問貫址，則其人亦是弘化人也。

夫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人而無子，當於兄弟族屬中養之。養他姓之人，則非我氣血，殆類鵲巢而

使鳩居之。觀古者《孝經》之傳，而參之此傳，可不謹哉。

【校勘記】

〔一〕「命維羆代行拜禮」，「羆」原作「熊」，據前文「名維羆」改。



縣官阮名舉

評：阮名舉所施於人何如，身上事亦復如此。化工湊合巧矣！奇矣！貪酷官看此，當急早回頭。

昔黎保泰年，扶康人今扶寧。監生阮名舉爲立石知縣，設心狡險，多出入人罪，上司官莫能發其籠罩。縣内有二人相争田界，殺死三人，苦伴乞府縣來勘。名舉陰受原伴所賂三十六貫，夜深陰使家人潛到尸所，一尸盡割其髮，一尸割其陽物，一尸割其鼻。明日官衙前出尸排驗，編按既成，名舉曰：「這命與苦伴呈諸單，兩不相叶，必是伊陰殺僧人宦者，劫渠以嫁禍於人，無疑矣！」陰復誘尸之親屬，賜之以錢而和休之。

迨滿任，升慈山知府。有安豐縣老人，家資巨富，前生一女，嫁於村内之人。老人七十五歲，又娶一妾，生獲一男。其婿欲兼并婦翁之塋基，與老人争訟，謂這男非真老人子，覆至府衙。名舉受賂百銀，斷其果非真子，顛倒按文，息其覆鳴，遂使老人無嗣。

名舉自滿任回家，錢累巨萬，田三四百畝，生下三男二女，皆已長成。長男不嗜學，剃髮出家；次男自割陽物而死；季男酷酒，被雠人割其鼻，數年亦皆泯迹。只存一女，嫁於東岸之豪强。名舉年近

八旬，別娶一妾，周年生一男。其婿謂：「人近八旬，無復有生男之理。」乃訟之於官，勘官亦陰受賄貨，援以安豐老人之故事，斷其非真名舉之子，而家財田産，遂爲女婿所有，卒至無忌臘焉。

可見天道好還，出乎爾者反乎爾，如名舉之事，可不畏哉！

嵩陽奇遇

評：峒翁亦有仙骨，彼胡生者塵心未浄，故不得從赤松子遊。

黎永佑年，有一生名胡實，避亂於興化道，到嵩陽山麓今山陽。居焉。夜聞山上有吟云：

人情似紙張張薄〔一〕，世事如棋局局新。厭看世上紅塵，任他漢楚晉秦交攻。樂觀三友四翁，精神頤養從容安閑。

又云：

宋朝弓劍輕幽草，晉代衣冠賤古丘。鐵石有天羅壁面，金戈無地到城頭。

餘咏頗多，不勝記憶。生謂此中必有仙客在，安得身親見之乎？

明旦，攀木上，一層又一層。日至午，望之猶萬丈嵯峨，恨無羽翼凌此絶巔。倦甚，憩坐良久，沉思曰：「弱水無地到，張騫必不乘桴；蓬島絶人來，范蠡何從舉棹？今或天假之緣，不可失此奇遇也。」復奮身步上，半晌間，漸漸軒豁平廠，其間瓊樹錦花，鸞笙鳳笛，别占蓬壺世界。生喜得佳境，復放步行。晚時深入，見一石洞，中有老翁危坐，龍髯鶴髮，體貌端莊。旁有兩童侍立，厲聲曰：「甚麽人敢爾

唐突？」峒翁曰：「此辟地人也。」召之入。生前來拜伏，命之坐。茶訖，須臾庖君進飯，牢醴山殺，滿前羅列。峒翁以半紙畫龍虎符，咒訣一遍，即刻降來，各具五色，或舞或躍。峒翁以手揮之，各散去。生大奇之。宴飲畢，生跪而進曰：「敢請神仙秘術，點化塵心。」峒翁曰：「人生貴立功揚名，救斯民於水火。彭祖喬松，於時無益，何以問爲？」生唱然曰：「方今塵寰擾亂，用之何從？」峒翁曰：「蜈雖有足，行不及蛇；雞雖有翼，飛不及鴉。彼鼠竊狐潛輩不足道。吾夜觀乾象，黎家曆數，猶得半百贅旒。此後西北妖氛，南方旺氣，循環剥復，理數之常。但時事猶可爲，子其勉之！」生拜曰：「謹受教。」居數日，辭別。峒翁贈麗水金十斤，菖蒲酒一甕，許佩身印，轉瞬即到平地。

生遂從鎮官平亂，有功，受一小職。後顯宗享國五十年，黎亡，果如峒翁山上語。

【校勘記】

〔一〕「人情似紙張張薄」，後一「張」字原作「之」，據下句對仗「世事如棋局局新」改。

何烏雷

評：烏雷以淫生，還以淫死。呂仙唾之聲，淫酖之耳。

陳紹豐間〔一〕，有鄧士嬴，麻羅人。妻武氏，有殊色。時士嬴奉使北國，鄉神名麻羅乘其出外，化爲大人，肖士嬴言貌，深夜冒雨來。武氏怪問之，答曰：「帝已遣別使，召吾奉侍左右，不得回家。以夫婦情，故夜間潛回，寫其恩愛，昧旦復在帝所，不敢少遲。」至雞鳴時去。自是暮入晨出，眷愛彌深。武氏疑之，而不能解。及士嬴歸，已懷胎滿月矣。以事聞，下武氏獄。是夜，帝夢一人來前奏曰：「臣麻羅神也。娶妻有孕，爲士嬴所争。」帝覺，明日召武氏判曰：「妻還士嬴，子還麻羅神。」居數日，武氏生一黑胞，胞開一男，皮膚似墨，因名「烏雷」。神無姓，以何字爲姓。

烏雷雖黑，然體潤如膏。年十五，帝召入侍，甚信愛之。一日出遊，遇異人自稱呂洞賓，謂之曰：「好兒郎，意欲何求？」烏雷曰：「惟好聲色而已。」洞賓曰：「爾之聲色，得失相當。」乃張口唾出，使自吞之，呂仙忽不見。自是烏雷精神覺爽，辨敏過人，每於寺館閑吟，去後餘音不絕，人無不樂聞，婦女屬意尤厚〔二〕。

時仁睦鄉宗室貴人郡主金蓮娘，姿容絶美，年二十三而寡。帝欲求幸不得，謀於烏雷。烏雷裝作牧馬奴，賂入主園，盡削茉莉花。守園人以告，郡主怒拘之。烏雷時作逸吟以傾人聽。一日，郡主坐庭中玩景，聞烏雷歌聲，恍若鈞天曲調，精神頓移，即召烏雷入侍左右。烏雷日夜歌吟，主心不覺摇動，遂成幽疾，得烏雷聲便解，因與之結緣。烏雷願得金陵妝玉冠試之一戴，主許之。烏雷戴冠暗行，以見帝。帝令召主入幸。

自是烏雷甚蒙寵愛，多以歌唱溺人，常私通王侯之女，莫敢殺者。一夜與威明主妹通，爲家人所獲，王拘之。入奏帝曰：「烏雷夜入臣家，誤殺之。如何？」帝曰：「臨時格殺不論。」王歸置烏雷於石，杵殺之。烏雷臨死嘆曰：「呂洞賓謂『爾之聲色，得失相當』，至是其言驗矣！」

【校勘記】

〔一〕「陳紹豐間」，「豐」原作「興」，查越南陳代無「紹興」年號，據《嶺南摭怪·何烏雷傳》改。

〔二〕「婦女屬意尤厚」，「意」前原衍一「女」字，據文意删。

阮氏點記

評：以香閨如許才名，不能堂堂作正命婦，名爲造物所妒，信夫。

阮氏點，海陽唐豪監生阮卓倫之妹也。五六歲，讀外史周威，習作聯。兄出聯云：「禹之心從可識矣。」對曰：「堯之功顧不鉅乎？」又出對云：「白蛇當道，季拔劍而斬之。」對云：「黄龍負舟，禹仰天而嘆曰。」兄以是大奇其才，命之專習翰墨。

十五歲，文思大進。常坐窗前照鏡，兄出對曰：「照鏡畫眉，一點翻成兩點。」對云：「臨池玩月，隻輪轉作重輪。」二司考稍通，先期有絳衣大冠詩。氏點假作捕蟹，爲鄉人草一狀句云：「霞蒸海島三千丈，日出扶桑九萬班。」由是，氏點之名鳴於京師。

時瑞原泰谷人杜輝琪辛亥科探花、古庵陳名賓、先豐古都阮伯璘、辛亥進士。天祿武遂以善文馳名京師，人謂之「長安四虎」，欲挑與賭博詩。氏點出聯云：「庭前少女動檳榔。」四人不能對。

常遇尚書阮公沆庚辰進士。於途。公沆使作《獨行詩》，氏點口占曰：「談論古今心腹友，周旋左右股肱人。」公沆賞錢十貫。

純宗龍德年，北使册封。皇帝命氏點具衣服立於端門，以候北使。正使見而戲云：「安南一寸土，不知幾人耕？」氏點應云：「北國兩大夫，皆由此途出。」正使慙滿面。又常作《傳奇新傳》，人傳誦之。後嫁慈廉富舍尚書永盛己未進士阮翻爲側室，生得一女焉。

桑山虎翁

評：山君非禍此翁，孽君禍之也。孽君未常爲禍，此翁自禍耳。

桑山縣有虎翁者，性倜儻好奇，常入林中，得一虎子，歸養之。其妻曰：「妾聞狼子野心，非可馴之物。君何養此爲？」翁曰：「彼雖惡獸，亦有一點知識。我能恩養，彼豈無恩報？」遂日加豢養。虎亦善解人意，每行輒相隨，邑人慣見之，親爲擾獸，亦不驚駭。

翁常於溪間置魚笱，囑虎夜守，以防別偷。翁時來必先出聲，虎聞之必掉尾來迎，與之偕往。忽是夜乘醉至笱處取魚，虎疑其盜，突出噬之。比聞其聲，已無及矣。虎即負至岸上，歸就主婦之前，流涕悲咽，若有所言之狀。婦驚曰：「主人何在？莫是有緣故否？」遂亟尋之，見翁卧在溪傍，頸流血，果虎所傷的痕。遂將回，泣曰：「諺云『袖裏藏蜂，家中養虎』，郎君不聽妾言，更罹其禍！」因目虎謂曰：「汝忘而翁豢養之恩，乃爾反噬。今我家不欲見汝之面，汝可亟去！」虎即垂淚低尾而逝。

至成服一日前，見一猪置在庭前。迨扦葬日，又置一牢。每享祀期，常薦禮物。後於諱日，翁以是年三月日終。數月前那虎輒嘯侶呼朋，群然而至，咆哮跳躑，將邑中產畜，搏噬殆盡。晝伏夜動，連月不止。

邑人震怖，即禱城隍問故，及訊諸日者，皆曰：「這係山君欲報主人之德。但世人肉眼難知，故顯示耳。今當加以名稱，歲時香火，自然無事。」邑人依言，相與定約，保翁爲后神。遞年於忌日，即備禮置祭如約，呼爲「虎翁忌」，至今俗例猶存焉。

犯顔廟

評：塵婦多虧心，特於伯靈假手。然有陳大王制命，犯顔鬼焉得肆淫？

廟神阮伯靈，父北國廣東人，商寓我國，娶東潮縣安排社人而生。登元朝進士。善符水法，入宫治病，與宫人通。事覺獲罪，將刑。會元人南侵，因請向道贖罪，元人許焉。戰於白藤江，與烏馬兒等皆爲興道王所擒。將戮之，請刑於母館。因於安排社行刑，投於江滸。有兩漁人拋網，屢得其首。漁人祝之曰：「如有靈，護我輩多魚，即行埋葬。」果然得魚數倍，遂於江上葬之。二漁人往市，過其處，每戲邀與同遊，久之慣習，神遂攝之，與神爲三，故俗號爲「三魂神」。既葬後，俗人因其故態，戲指婦人挑之，無不即驗，遂立廟在伊社清凉江側祀之。

先是，伯靈臨刑，請於興道王曰：「當許奚食？」王曰：「許汝食産婦血。」其神遂遍行國内宣淫，遇産婦即囁之，如有人道。其婦纏綿卧病，醫治不效，惟詣萬劫祠祈禱，將新席替取神祠坐席，布病人卧所，及取祠中香株，燒灰調服，無不立愈。被其囁者即驗，否則不驗。遠近詣祠替席，更迭相接。有將席

纔入其家而病已愈者，其應驗類皆如此。

舊傳犯顔祀典名上等，大駕省方，住後宫船不進。上怒，命以銃射之，黜下等，至今因焉。

噫！一簇淫祠，得保百年香火。世無巡撫狄仁傑，噫，可嘆哉！

牛欄對

評：憲司前定，乞食亦前定耶？命得顯官，必無餓死。何無資身策，乃甘如是。

海陽有貢士，微時過京北道，入鄉村中乞食，見其家夫婦共坐。既出，題一對句於伊家牛欄上，曰：「海陽今日猶寒士，京北他時作憲司。」其人不知。後登策，果任京北憲使司。其人因訟入謁，貢士識之，爲道前事，令歸其家看牛欄上，字迹果存。

事有前定，非偶然也。

蜻蜓贊

評：諺云：「目不識丁，口好文評。」亦當以傚颦二十下贈之。

有一貢士，未第時，至達官家乞食。適堂上有蜻蜓飛，乃命作《蜻蜓贊》。其人贊曰：

蜻蜓蜻蜓，首形似虎，尾似鐵釘。飛來飛去，飛到門庭。

達官稱賞，惠以米十餘斗。其人收領，纔得一邊。即續語曰：「一邊重，一邊輕。」達官復加，許其人擔歸。

同舍一生問知其故，亦詣達官家行乞。適坐上見一猪過，命之作贊。其人即誦友人前贊之句。達官怒，命打右膝頭十下。其人起，復誦曰：「一邊重，一邊輕。」達官復命打左膝頭十下。乃俯首而出。

此可爲傚颦者之戒。

承司姦賂

評：巍巍然衣冠，以詰盜也。衣冠而盜，當遜富豪人一席。

有一人，其家富豪，故與鄉人非理爭訟，到處納賂。府縣承司等官咸回護之，並得直伸。其人以實告鄉人，與之解訟，計所損錢賠還，且曰：「我生於閭閻，見朝廷官長，意其清廉正直，不料如此。平日以爲天上人者，今乃一衣冠盜耳，何足畏哉。」因至四季祭日，往偵之。是日，府縣承司官咸在，入行禮。豪亦入立觀。典儀官唱「百官就位」，豪在側，亦唱云「踵姦就位」。百官錯愕相顧，觀其面，乃昔日納賂之人，無敢出聲者。噫！其人可謂豪矣，姓名不傳，惜哉。

折字對

評：七歲兒能對，的是文家血脈。不有旅館女之還，當失袍笏種；不有貢士婿之鑑，終同柴輿奴。

有貢士往北使，至關上，與旅館女通，一宿而去。其女遂娠，後生一男子。及貢士使回，女抱以授之，曰：「此公之子也。」貢士不以爲真，雖收養之，猶視僮僕。

六七歲，與群兒學習，適有他貢士，乃其父之婿者，至其家。出對云：「春風得意馬蹄疾。」兒對曰：「秋雨失情牛脚病。」蓋折字而對之。婿貢士覽之，大笑曰：「若非大人血脈，安能有此心機。僕觀此兒，狀貌瑰琦，言辭委婉，他日必能以文章科宦顯揚先業矣。」貢士遂認爲子。

及長，果登進士。伊婿貢士，其亦有知人之鑑哉。

徐貢士

評：戲詩句句皆典，亦可徵其腹笥。

貢士徐伯機，上福芳桂人。與同年共坐，俱不束袴。一同年撫其背而覺之，作詩戲之曰：

昭侯猶待日，廉范未來時。元狩渾邪下，建中朱泚圍。

褫之形訟六，憂矣切狐綏。昔也子桑子，今爲徐伯機。

後徐登永盛壬辰科進士。



經義叙

評：蓄鉅發宏，的是大科口氣。古人敷奏以言，有以哉。

有貢士赴會試，期在明旦，與沽漿婦人對坐，偶爾洩臭，那婦牽衣不許去。貢士祈許解放，那婦曰：「公是貢士赴試，必是能作經義。爲我叙其事，稱意者許去。」即應之曰：「大賢對時人言：蓄之鉅，即發之宏也。蓋内有所逼，而不顧其地。如此，豈非所蓄鉅而所發宏哉？」那婦即放之。是科貢士發進士，氣象見於文辭如此。彼婦亦識字人哉。

舛字嘲

評：庭試而舛字之多，然猶勝曳白一著。

有一貢士登第，廷試卷內舛七十字，未詳三十餘句，同年作一偶嘲之云：「石室圖形，少孔門之高弟；雲臺繪像，多漢室之功臣。」

無鬚戲

評：兒戲之嘲，可發一笑。

有一貢士無鬚，同僚占一聯嘲之曰：「好酒嗜無難處覓，令妻畏否有誰知。」用俗語嘲之，最爲剴切。



平灘詩

評：平灘一詩，即紅葉題藍橋。玉屏射佳選，已於立門時定之。

有貢士，海陽人。從北道赴京試，過官家，見一女立於門側，佯爲乞丐者。女問：「何處人？」曰：「海陽人。」女曰：「海陽有平灘處，君請賦之。」貢士詩曰：

没湊平灘咏咏駖，罘務渃沚拯能痾。離卑紼拮邊箕滆，董鼎栫揪厦怒，嶶㩡櫓頭崞巢没隻。冷汀楅渃缸丸，漁翁泛待寬時日，矧矧擲𨖲竾孕𤯩〔一〕。

伊女大稱嘆。伊科貢士登進士，即娶之。

【校勘記】

〔一〕「没湊平灘咏咏駖，罘務渃沚拯能痾。離卑紼拮邊箕滆，董鼎栫揪厦怒，嶶㩡櫓頭崞巢没隻。冷汀楅渃缸丸，漁翁泛待寬時日，矧矧擲𨖲竾孕𤯩」，此爲喃詩，大意爲：春風滌盡塵俗念，舊事難忘夢復還。四時流水磨不損，對岸艄公舉漁筌。遠山鐘聲悠然響，溪邊忽見一泊船，水面蕩漾石兩丸。

成材對

評：以乞人一對，即得達官息女。塵中物色，真可稱冰鑑翁。

有貢士微時乞丐，見達官訴曰：「僕以行囊糧盡，敢乞少許爲資身計。」達官乃出對云：「米盡錢無難作樂。」對曰：「詩興禮立易成材。」達官嘆賞，因厚贈之，妻以息女。後果登進士，仕至東閣。

玄雲洞

評：松枝舞鶴，山勢飛鸞，令人有皈禪之想。

洞在至靈傑特社。群峯聳立，兩臂開張，如鸞翔鳳舞，亦清光一佳致。陳時道士號玄雲煉丹於此，故以名洞。又有紫極宮、流光殿。陳元旦詩云：「流光殿上松千樹，盡是擎天一手栽。」今寺中松陰鬱茂，望之如雲，意其地有宜松者。

乎哉！

莫氏降表

評：古云：「一紙賢於十萬師。」蓋亦有之。伯温覽表，雖則淚下，然無莫賂，未必其能回心也。詞云

莫登庸篡國，黎臣入訴於明。明帝差尚書毛伯温將兵壓境，清言來伐。莫登庸詣南關降。其降表云：「謂夷國不學武人，禮義何足深責；潤交州無辜赤子，鋒刃忍使横罹？」伯温覽之，不覺淚下，乃議班師。詞之不可已，如此夫。

拋山朝雁

評：拋山二雁，一爲金堆阮族登龍穴案。存功臣穴一鉗，不知天意屬誰家？

拋山有古城，屬至靈縣拋山社。《史記》所謂至靈城是也。其城包山而爲之，廣五百餘丈，乃明永樂年間所築，其遺址處處尚存。或傳其短而狹者，明人所建；其廣而大者，莫康祐所建。然不可攻。城中有祠，最爲靈異。前代草寇多據城下，官軍進討，亦駐扎於此，遂爲戰場之地。相傳城之南爲前朝承司治所，山下有鄉試場舊迹。洪德年間，吕塘公任海陽參政，故集中所載，如《海陽即事》、《壓津老雁》，及《留題廨宇發大灘》諸作，皆品咏地方風物。文範伯陳公《至靈風土記》亦云：「邊瀧固準治承司，蔪岗固場文鄉試[一]。」是其驗也。

山之東南有白雁二，蓋孕沙如兩雁形也。一在山麓，長數千丈；一在山前，高數千尺。其山前地形如白雁，號白雁沙，近望如銀，遠望如水。金堆阮族名墳，在五圓山下平岡，以此雁爲案。相傳北人扦之，斷云：「白雁生毛，産盡英豪。」蓋以其沙不生草故也。今按其墳，行龍迢迢，不可盡述。近自拋山而下，生出嫩山，圓浄如珠。山頂開窩，穴在麓下。舊傳窩穴，今失其迹。外有辛巽峯對峙，蝦鬚水會於穴

前。左有榜筆山浸水，白雁沙正案回頭拱伏。穴間望之，衆美皆具。世傳金堆族祖娶黄氏，乃樂山人，與抛山社相接，蓋常見梁狀元所著墓志文。樂山舊屬鳳眼縣，今爲至靈，故名樂山，以至靈有樂山社也。阮氏葬此地，迄今三百餘年，科第不絶。古記，抛山地有二穴，其一發萬代功臣，其一發萬代文章。阮氏所得，蓋在文章之地也。又按：阮氏繼發十三進士，今白雁生毛，十存三、四焉。

【校勘記】

〔一〕「邊瀧固準治承司，鄗岗固場文鄉試」，喃文，意謂：河邊有準治承司，山下有鄉試文場。

麗奇山

評：寺倚半山，山上寒灘。鐘鼓誰叩？聲徹雲端。

麗奇山在至靈縣傑特社，上有寺名麗奇寺，在半山間。隔一日內望之猶睹。後寺有寒灘，僧無己墓在焉。世人傳言：時在山下，聞寺有鐘鼓聲；及登寺，寂然無所見。意者山靈顯異也。

獨尊山

評：白晝雲蒙，山腰鑿竅。探玉有神，冥冥渺渺。

濃山，在至靈縣南澗社。先朝駕幸，見其高大，賜名獨尊山。其巍峨聳拔，秀出其間，爲一方群峯之最。近日己未年，白晝風雨，雲霧蒙之，頃刻開霽，見山腰鑿十餘竅，各深數丈。俗人訛傳以爲水神探玉，不知是何怪異。未幾地方大亂，意必有先兆歟。



扶桑庵

評：古鄒名勝傳桑院，東究碑文紀菊坡。

扶桑庵，在至靈縣古鄒社。黎太和年間，遊方長老禪師自東究山常往造焉，詳見菊坡先生所著《東究碑》文。文範公《風土記》亦云：「裊徐泊泊坦扶桑，魟鮮痍柳㖫衛急」〔一〕。即此地也。

【校勘記】

〔一〕「裊徐泊泊坦扶桑，魟鮮痍柳㖫衛急」，喃文，意謂：皚皚白雪扶桑土，池魚尚瘦歸期催。



大悲寺

評：大悲千古寺，左柱二行鐫。

大悲寺，在至靈縣確溪社。一間二廈，制甚渾堅。左前一柱，有古字二行鐫於此。一行題云：「大悲禪寺」；原一行題云：「洪德二十七年仲秋造。」世傳其寺北人所建。後屢經兵燹，此寺巍然獨存。

望仙樓

評：寺假騷壇，尼當學士。半吟半偈，是佛是仙？宸遊到此歡無極。

黎聖宗幸國子監，過婆釘寺，聞誦偈聲清亮，乃駕幸焉。尼見之，即題於壁云：「細尼𧡊景𧡊柴，雖悋道字渚虧吞得〔一〕。」上命二十八學士應制，皆辭不能。副元帥申仁忠承命草云：「嚩事塵緣窖嘔哄，色空雖字駭吞得。栫鯨没哨散念俗，魂蚑𥄫更吝事茦。湴愛訏尋懞薩泮，滝恩閉大渚滧潙。芇芇極樂羅兜佐，極樂羅低侈倍迣〔二〕。」詩呈，上命尼評。至三四句，批「欠景意」，乃改云：「䫫椿迻偈散念俗，魂蚑懡仙吝事茦〔三〕。」上大稱嘆，命載之歸。至大興門，忽不見。大異之，作望仙樓於門上，以紀其事。意者是時文風丕振，天神降觀，以供鑾輿一佳話。

【校勘記】

〔一〕「細尼𧡊景𧡊柴，雖悋道字渚虧吞得」，喃文，意謂：於此即景即師，雖好佛道，未了塵心。

〔二〕「嗜事塵緣窖喔哄，色空雖孛駭忝得。 柠鯨没啫散念俗，魂蚝巴更吝事茷。 波愛顏尋懞薩泮，滝恩閉大渚洑瀉。 芇芇極樂羅兕佐，極樂羅低㐱倍进」，喃文，意謂： 世事紛紜誠堪哀，佛靈難悟凡人心，寺中高鳴驅俗念，萬籟無聲擾夢情。 愛海千尋欲岸盡，恩河萬丈未曾清。 極樂世界何處有，此即極樂事甚明。

〔三〕「飈椿迻偈散念俗，魂蚝慷仙吝事茷」，喃文，意謂： 風物師友今俱在，佛靈難滌凡俗心。

崑山

評：有真禪卓錫，有真宰居休，又奉御製詩紀勝，千古名藍好景，真足千秋。

崑山，在至靈縣支碍社，前居鳳眼縣。其山蹲峙獸形，上有洞，中寬闊，號清塵洞；下有盤石，泉水伏流，號嫩玉橋。麓下寬廣，平鋪如席，左右群山重重環抱。安阜峯遠百餘里，卓立朝對，如在面前。山下有池塘，澄凝清秀，兩邊泉水流過山前，復屈曲而去，數千里外入於大江。登山眺望，快人心目，真第一好林泉也。

竹林第二祖法螺始築庵居之，玄光禪師亦卓錫於此，遂爲名藍。冰壺陳相公字元旦。卜居於此，外孫抑齋公阮廌。亦退老焉，具有題咏在本集。聖宗御製詩云：

淨土樓臺景致奇，古人陳迹尚依稀。一天草木供吟賞，不盡江山入指揮。

代有廢興今是昔，事無記載是耶非。門中剩有閑斯樂，付與僧童意自知。

蓋亦有所感慨者乎。

時俗，地方士女，每以新歲，駢集遊觀，道路如織，旬日始罷，爲一方大勝迹也。

仰止！

鳳凰山

評：斯山天具，爲朱先生設耶？山形似鳳，應先生之德乎？山下有硃，應先生之姓乎？有仙則名，高山

鳳凰山，在至靈傑特社。山中極幽僻，形如鳳舞，象山對立，鰲水横流，爲一方勝概。登山眺望，令人遺世之想。陳世，樵隱朱先生諱安，贈文貞。上《七斬疏》，挂冠而歸，築居於此。吕塘詩有曰：「相逢未有休官約，靈輒還應笑我不？」靈輒，朱先生字也。一作靈徹。注：山名。

相傳山下有井，水色如丹。人以尖微刺入井底，得硃軟如泥，曝之堅好，爲上品硃。近日有採鬻於市，中使見之，詢知所出，進入税例。鄉人懼供税之煩，以巨石填塞井口，仍乞官往勘，無迹可尋，遂得蠲税。自此失出硃處，鄉人無從採取者。吕塘詩云：「石岩多窨爲尋硃，」乃其騐也。

六頭江

評：六頭水會，陳大王祠臨其前，真得形勢一大名勝。想天之生此不獨，當有大陰宅，留待大福家。

六頭江在至靈縣，夾鳳眼、安勇、桂陽、嘉定等縣。一支自昌江而下，一作湛江。號日德江，會三岐江；一支自如月江而下，號月德江；一支自灘江而下，號天德江；一支自鳳眼而下，並會於平灘河，河水甚清冽，味甘美異常，俗所謂「平灘水」是也。衆水大會，至瀝陽河，古號走雁灣。勢甚寬廣，復分爲二支：一支從樓渡而南，一支從陳舍灣而東，是爲六頭江。中有洲沙，號大灘洲，風水家以爲六龍爭珠之地，固或有理，具此以備參考。

高山大王

評：我亦有丹君信否？至靈靈殿是醫家。

大王祠在至靈縣琅淵社頭湖處。世傳王善醫，尤神治疹疾。昔山西人家，子發疹篤，於途間遇一老翁自言能治，迎入家治之，即效。問以姓名貫址，翁言：「我名高山，頭湖處屬琅淵社至靈縣，是我家居。」其人往謝，訪至伊所，見一神祠，始知王之顯聖，乃神醫，非人醫也。



竹林禪師

評：前生當是如來佛，翠竹青青現法身。

竹林第二祖禪師，號法螺尊者，以陳紹隆六年(一)生於南柵九羅鄉同和村。今南策府至靈縣輔衛村是也。其母夢異人授以神劍，喜而懷之，乃娠。生時異香滿室，經一時許。

少而穎悟，陳仁宗見而奇之，曰：「此子有道眼，復有法器。」喜其來，賜名「善來」。後於麒麟庵受戒，賜號「法螺」。上卧雲庵入寂，師奉舍利入大内安置。繼有玄光姓陳，字載道。隨師受學，不離左右，英宗賜號「普知尊者」，爲竹林第三祖師。其後諸僧抵山，皆稱弟子。師奉詔祈雨，累得靈應，創瓊林院及壺天真樂古庵，又開崑山及青梅山境。年四十四永寂。有詩云：

萬緣截斷一身閑，四十餘年夢幻間。珍重諸人休借問，那邊風月更渠寬。

今在香海寺，依稀可志。

【校勘記】

〔一〕「以陳紹隆六年」，「紹隆」原作「紹豐」，按法螺尊者事在陳仁宗朝，而紹豐爲其後陳裕宗之年號，顯誤。今據《公餘捷記・法螺尊者記》，載尊者二十一歲見仁宗，當生於紹隆六年。

得道真人

評：貝溪的降真身佛，吴寇誰施毒手魔？

青威貝溪有菩薩真人，其母夢佛降下，遂有娠而生。幼孤貧，依姑家牧牛，經沮澤處所獲魚蝦盡放於永裕江。不與群牧戲，獨作小寺於路左。時陰取家飯作椀供之，屢被笞駡。九歲出家，住持本寺。

稍長，就安山縣仙侶社寺修行。朝夕誦念，默會靈通之法。遂重修梵宇，鳩工百餘人。飯時煮一小堝，謂衆匠曰："爾等多整大箕登飯，我歸本貫，備取鹽漿就食。"人以爲戲，莫之信。已而自仙侶返回，至垓圓社保陀市，瞬息間步到社階前，今足迹猶存。取鹽漿二埕而去。頃之已到仙侶寺，喚諸工匠會食。忽然登盤盡化爲伊蒲飯，吃之皆飽，皆乘轎步寺横行，來往馳驅。工人相顧駭愕，始知得道真人，相率羅拜。

寺成，乃作一木龕，坐其中，與僧尼訣曰："我塵緣既滿，今超生浄化〔一〕，宜閉龕門三個月，方得開視。如有馨香，即當奉祀。不爾，埋之荒野。"諸道場依教，百日外啓視之，了無所見，只聞馥郁清香，焄蒿

遠近。因造像供奉，方民皆崇祀之。後甚靈顯，貝溪社迎回本寺奉事，遞年正月十二日大會，觀者駢集。

胡末，吴兵來侵，欲壓諸靈祠，因火其像，經三月不壞。復以燈心包裹，外浸水油焚之。忽然雨血三日，吴兵疫死不勝數。於保陀社築土爲斗，以量兵數，今斗迹尚存。見其耗損太半，始懼，尋悔禍。夜聞空中大聲曰：「爾等欲保生還，當償我別像。不然，夙愆未了！」吴將即還北國，依像式製造，遞奉貝溪寺，設醮禱謝，自是稍寧。

此地方民，祈晴禱雨乞夢，皆有靈應。封上等神，至今香火不絶。

【校勘記】

〔一〕「今超生淨化」，「今」原作「金」，據《公餘捷記·貝溪寺記》改。

末之何。

清華靈祠

評：知幾之神，亦忘機耶。既不能辨仙鬼於倉卒，胡不能摘姦伏於散去之餘？意者，散財有命，神明亦

清華有一靈祠，方民崇奉，祭器純用金銀物。每盜來偷取，輙被牽阻。間有脱去，其神既即上童，顯示盜姓名及窩藏處，尋復捉獲。

某年，設藏鬮席。適夜歌罷，鄉人散回，只留數人更宿，不覺熟睡。時桄棍輩心生一計，潛至歌妓房，盜取仙帽及舞衣穿着，更以泥塗其足，俾變真形，遂執槌而入。至神座前，摧擊木椅落下，取朝服及金銀寶物行去。平旦，神上於祭主，騰踏馳至祠所，全邑聞之齊集。神厲聲曰：「爾等不能防守，致祭物盡失了。」諸長老直前跪言：「臣等愚疎不謹，過咎是甘。望大王指示盜人姓名與其體樣，臣等速行追拿。」神曰：「我夜勝賞，偶爾忘機，這賊漢突入，倉卒不能抵敵。此輩頭似仙人，身飭類歌兒，足染黑物，疑似間不及詳辨，此惟陽界搜尋可也。」鄉人應命往，終弗獲。

夫以穿窬小慧，猶能瞞過靈祠，況智略底人，有出鬼入神之妙，其對於庸俗爲何如？

之甚乎？傳說之筆，不可盡信。

强暴大王

評：强暴之罪，天既重罰，何故復得靈地，爲一方民之尸祝哉。或靈臺有一點之善乎？抑所爲不至如是

天本同録有强暴大王，其母年近五旬，夢黑漢謂岳神降於而家，遂有娠而生。爲兒時好争鬬，及長，率性剛悍，渺視一世，忘卻父母，忌臘並廢。惟動禱竈神，得一蝦亦必熟而供之。神亦時加顯應。

一日，父罪狀訴天帝。帝即命雷神降打，竈君密先報告。伊求計，曰：「當以滑物塗之，使他無立脚地。火鞭石斧，其何能施？」伊從之。遂取葺亭俗名樣檬葴。擣爛，和以水油。至日，於屋蓋上遍洒之，伏暗竚候。俄而風雨驟至，雷神從天降，纔躡屋上，滑而墜地。伊突出，揮杖擊之，雷神倏然不見，奪得赤銅繩長丈許〔一〕，埋之。雷公具以事奏。

天帝怒，即潛報水神，以某日引水上浮，捉彼强賊，使爲魚鱉餌。竈君復以告。伊遂結蕉筏，豎葉旗。及水大至，伊即筏擊鼓鳴鑼，縱横水面，喧言與天交戰。時天帝方與群仙論人間善惡，聞鼓聲，問之。雷神跪奏曰：「强暴向已逃罪，今復干常，伏望定奪。」天帝沉思良久曰：「姑舍之。他長惡不悛，禍必時至。」仍命水神縮水下。伊竟免害，自是益横。

後得一田蟹，自炙食，不以獻竈神。神怒，思以中傷之。一日，告以雷神將治罪。伊又問，神曰：「汝可往於田，如見雷雨將至，即於木夾處穿手其中，外用橫木以蔽，保得無事。」伊如計而行，既而漫天雷雨，竟被霹靂手一打。頃刻雨晴，群蟲觸土培之，宛成大阜。

數年後，方民屢動，村翁過伊墓處，忽立而言曰：「我是强暴靈神，爾等不立廟奉祀，將無遺類矣。」鄉人聞之懼，構祠崇奉爲神。後騷客過祠下，題詩有句云：「此間那見山哮虎，俗説休將辨有無。」

【校勘記】

〔一〕「奪得赤銅繩長丈許」，「丈」原作「大」，據《公餘捷記·强暴大王記》改。

下邳異人

評：志大吞牛真卓卓，沉舟手段驅鯨鰐。天工生物最多奇，安得斯毛千萬落。

嘉林縣下邳社有異人者，業賣蛤蜊。一日行至海津，見沙上有兩牛相鬥，即以夯具擊之。牛走没入海中，落毛粘在夯上。意爲靈物，吞之。自是氣力異常，入水如履平地，汆江海捕魚，常至數日始回。

時有北寇駕海舟數百餘艘，至萬寧次。國中震懼〔二〕，詔求有能退北兵者，厚加封賞。異人應命行，潛入海，伏於敵艘下，以利鐵鑽之，船艦多沉。北寇大駭，莫覺所以。憑檣照水晶管，見水底有人暗鑿，急布網攔截，異人爲所擒。寇徒訊之曰：「爾國似爾幾人？」曰：「善入水如我者甚衆。今匿海鑽舟，不獨我也。」命殺之，曰：「若饒我性命，請引就衆鑽處，任其捕捉。」北寇信之，付輕舟，載之行。異人乘間跳入水潛去，舟徒相視無奈。時北寇以船多沉没，又恐善水者多，輒引去。

後異人没，朝廷軫其有卻敵功，贈封大王。諸川口魚網，許族人收管奉祀。至今爲一方福神。

【校勘記】

〔一〕「國中震懼」，「國」前原衍一「詔」字，據《公餘捷記·下邳異人記》删。



珊郡公

評：珊公與水神敵，至再至三。雖不克，亦雄矣，水哉水哉，望洋向若，敢以勺水自多哉。

天本保伍珊郡公，吴順妃之弟，以戚畹預監兵。

永慶間，大安縣壽壓社堤潰，公奉命培築。舟行經金釵河津，岸上有水神廟，稔著靈應。公舟到廟前，撐進不上，若有阻之者。公怒指而駡之。忽出戰船五艘，突來挑戰。公素精符水術，知是水神爲梗。即出船按劍書符念咒，分督船夫刀鎗齊出。兩邊對射，烟霧昏霾。約一更許，五戰船先卻，顧盼已失所在。公順流而往，至墳口堤潰處，興工築作。將完，見河間有巨魚張鬚水次，望似一舫，以尾激水，大浪如山。河堤尋復潰裂，隨築隨破，凡數次。公無如之何，遂暗祝水神，祈以堤完，自是始成工築。公復大言曰：「今雖百靈神，亦難破了。」忽然河水翻動，狂波衝擊，這堤裂出一大段。公懼，即備禮禱謝，但多次培築，裂處終不完。公舍怒，飭取竹木，環淵樹柵，採民家敗臼破礎，並一切石灰投下。俄見淵水滚沸，魚鱉浮斃不可勝數。纔半月，公忽染大熱病，醫治不效，隨逝。

未幾，保伍邑内畜産不寧，相與祈於本邑神祠。忽一人動而起，眉髮逆豎，兩眼環睁〔一〕，放聲曰：

「我是珊郡公，被水神毒手，泉臺齎恨。今欲報仇，第無戰具，恃保姆尊姊爲我整辦送來。不爾，損及人矣。」保姆聞之，即令製冥衣兵器及象馬具足，焚之，告郡公收認。翌日，地方河水洶湧，聽之如奔馳擊刺之聲，魚鱉紛然而斃。保姆度公與水神交戰，不知勝負如何，祝聞報音。忽家内一人躍起言曰：「拜上尊姊，贈以兵器，勢頗張皇。但他兵衆既多，且鍊我兵新集，水戰未諳，難與他敵。今當於墳口創一新祠，讓他居之，庶免積釁。」族中依言。自此，一方河道不聞有異事。

【校勘記】

〔一〕「兩眼環睁」，「睁」原作「琤」，據《公餘捷記・金鏤水神記》改。

昆侖三海

評：仙界豁開名勝地，慈航濟渡善良人。

昆侖山三海，白通州名勝也。

舊傳：伊地方南畝等社設無遮會，觀者四集。有一老婦身癩，來丐食，衆嫌具穢，争呵逐之，了無所得。暮歸，遇南畝人二母子，與言其情。那母子嘆道「可憐」，有午飯未吃，因讓與那婦療飢。既而歸家。是夜，見那婦前來言曰：「日間推食予我，甚是仁慈。今依投無所，願借一宿，庶幾完此功德。」母子即許入家安歇，自卧在傍。夜半，聞睡聲如雷，點燈觀之，見蛟龍一軀，大數圍，卧於家内。母子大驚，閉門就寢，不敢出聲。迨天明，竊窺之，只見老嫗卧，知是非常人。始啓門出，面前施禮。老嫗起曰：「我纔看會，見一場喧鬧，大都是口佛心蛇，不久必有沉淪之患。惟汝家存一點慈悲。我今爲汝開覺路，濟了迷津。宜急足避高堆處，不可眷顧家鄉！」言訖不見。詎意會未了，忽平地水湧出，不日間化成三海。衆人皆走不及，盡没於水。惟那母子已走過三里許，至山脚依焉。其後産育男女，遂成一邑。

凡環海諸山，皆南畝地分，爲三海中之大林落焉。按昆侖山自宣光至太原横列，壁立千仞，峻領摩

空，人迹所不到。中間開出一洞，高三丈許，闊半之，長約十餘丈。上有石乳下垂，望之如五色繪畫，神刊鬼刻，絶勝人工。其原則自北國而來，經高平、太原、白通，從此峒中出。右支爲仙鶯社一海，左支爲南畝二海〔一〕。窮海夾宣光處，限以石陂，舟楫不能通，水從坡注下，勢若建瓴，每周圍約二三里。環海包之以山，山之傍間以民居，四望水石陰森，樹花蓊蔚。海之中，又有層山叠障，隱見於波濤間。每風恬浪静，則漁舟上下，泛泛四出，觀望不厭。此之瀟湘八景〔二〕，誠世界中一大壺天也。

【校勘記】

〔一〕「左支爲南畝二海」，「左」前原衍一「右」字，據《公餘捷記·昆侖三海記》删。

〔二〕「此之瀟湘八景」，「瀟」原作「洋」，爲越南俗體。

山君老人

評：虎非能噬人，奉帝命也。帝不欲率獸食人，人自爲食也。則當凜然曰：「惡魔念起，猛獸內胎。心無蛇毒，何患虎災！」

庚申年間，興化盜賊嘯聚，朝廷掄差勦捕。山西處有一書生，帶家丁二十餘人，跟隨本處官攻討，進駐興化地面。賊徒走散。

那書生夜看書，忽見一鼠啣葉枝覆於家丁面上。書生敺之，鼠擲葉去，頃復覆之，凡三。生以爲不祥，旦許那家丁回。那丁不知何緣見逐，生示以故。那丁致謝登程。

日暮，迷入林中，至處見一堆白骨，臭不可聞。進退無路，傍有橄欖一株，遂攀援而上，取葉蔽形，待旦即去。黎明見一虎，頭白，自外入。背負一人，就骨堆前擲下食之。食訖，脫去皮殼，首枕而卧，宛然一老人。其人魂飛魄落，自料曩者不祥之兆，誠非偶然。既而暗算此老食飽必酣睡，乘此潛去，猶可死中求生。乃折枝試擲，見其終睡不覺，即提刀直下，輕舉老人之首，絜取白皮，置在樹上，取葉蓋之。復下，右手按劍，左手執老人衣衿，而扼其吭。老人驚起，索取衣皮，已被竊去，有懼色。其人指骨堆責曰：「爾損了許多人命，罪當如何？」老人曰：「么承帝命，一旦忘機，罪甘萬死。第謫期未滿，縱來他劫，亦

猶化作此身。」曰：「果係謫除，何不索諸獸類，而殃於人？」老人曰：「凡諸被害，皆有天數。或生前業障，或現生罪惡，天帝命假手於我，有斯惡報。」其人罵曰：「今被我脱卻了形，欲倒齒牙求免。既云『天數』，有何憑據？」曰：「第寬其扼，當以實告。」須臾吐出一簿。其人取觀，見内記「厶府縣社厶姓名，厶年月日時虎咬」，一一明白。至第三張，的著自己姓名。但上張諸人，皆有血汙字，因求解救。老人曰：「吾與君相遇，定是夙緣。今有一法，未審能救得否。當劄指取血塗葉，吾舔之入心〔一〕，使簿内姓名有血痕。上曹見之，以爲已咬傷了，庶獲免矣。」其人如言。既而老人取簿吞之，隨舔血葉。頃之，復吐出簿看。見那名字面有血沾的，一如前項等名。老人喜曰：「吾子其無事矣。」其人後歷歷看過，至第五張，見有弟名顯的，著是年八月十四日子時虎咬，復求解救。老人曰：「那人不在此，救之實難。且一之已甚，再瞞，恐不得。第取血塗如前，又結作人形，取常著衣服穿之。臨時吾舔葉血，并咬所結人形，或可替命。」其人感謝而去。老人曰：「我既吐盡心腸，即請還我皮衣。」曰：「吾已將置外邊，煩送出山路險處，吾即當還。」老人餞之出。其人曰：「那皮在橄欖樹上，歸而尋之。」遂各分手辭別。

及歸家，具以告其弟。至八月日，即取血結形，一依老人所教。這日子時，伊弟卧床，忽暴痛如虎咬狀，大叫一聲而絶。平旦視之，其葉血染未乾，只這結碎裂。蓋家人誤將葉血置高處，虎至無血以舔，只見結形，就咬之，然亦天數也。

其説頗似訛傳，而足爲鑒戒。世人可不自强於爲善哉！

【校勘記】

〔一〕「吾舔之入心」，「舔」原作「甜」，據《公餘捷記·虎老人記》改。



光明寺

評：今生大皇帝，即前生大禪師。因劫輪回，分明字迹。阮公以應報之說爲不足信耶？金銀二燈擎，消得一杯毒酒，不知子孫能守此爲家寶否？

嘉福縣厚俸社有光明寺，千章碧樹，四顧清波，皇路當其前，永河遶其左，真禪師一勝概也。

舊傳：有苾蒭僧字玄真，住持在此，一心誦念，利欲都忘。晚年忽夢彌陀降臨，謂：「爾慈悲一點，達於玄鑑。準後身生爲望國皇帝。」覺，召諸道場示曰：「厶自幼出家，歸依兜率，每謂塵緣洗盡，善果圓成，寶座金蓮，是我身後超生之報。詎意他日輪回，卻以纍年戒行工夫，消得塵緣一大艱難位。且日月國君之誓，昔人所不願。出《明紀·僧人傳》。不知生前業障，有甚未盡除而爾耶？這現有金旨，爾等同記吾言。當於圓寂後，寫來數字，爲記驗可也。」道場依命，以硃書十字於肩上。火葬，收舍利貯瓶埋之，築以石庵，時供養焉。

卻說侍郎阮自强，永賴縣前烈社人。幼時有戲出「陰未開而陽已露」詩，公即吟成狀句云：「鴻門劍盾猶懷匿，赤辟旌旄即指揮。」少遊學，路經長安，每於此憇息登玩，亦不記認寺名。弘定甲辰科中進士，後奉北使。明皇帝召問：「爾國名藍，何處是光明寺？」公奏曰：「臣本國名藍甚多，如瓊林、報天、普明、龜田諸

名刹，臣所素聞。若光明寺名，臣所未詳。今奉清問，不審有何緣故？」皇帝喟然曰：「朕自初誕，肩上有『安南國光明寺沙越比丘』十字，朱書疵痕宛然，意前身是伊寺僧。今欲洗了字痕，未有何術。」公即奏曰：「臣聞佛家有八德水洗塵之法。既是這寺降誕，須取那寺井水洗之。」曰：「爾言誠有理，宜爲朕亟回本國，尋這寺的，取井水來。」公願命拜謝而還，具達於國王，遂遍行探訪。不意乃厚俸社寺，平日所遊息處也。至來年貢期，公再奉命往，遞將井水來獻。洗之，果然消没字痕，膚體愈加光澤。大喜慰，召公至，獎諭曰：「朕得爾啓發，頓悟宿緣。爾宜爲朕重修梵宇，輪奂一新。非惟副朕報本之誠，且顯爾國有靈鍾，得中華大帝品藻，以示榮光。今付爾金三百兩〔一〕，銀三千兩，帶回造佛像三十六蓮，并金銀燈擎各一樹，爲奉祀器。爾還國當了此功德，如朕親覩。否則佛家有禍福報應之説，須於爾身上與爾子孫上看。」公拜領回，具以事呈奏。黎帝奇其事，仍許一如天朝所命。公乃市材傭匠，塑像造宫，壯麓巍峩，恰似真如境界。兼築浮屠一塔，高百餘級。惟金銀燈擎留爲家用，别鑄鐵器替之。

後公入朝，成祖哲王以公善相人，問：「朕諸子，誰能嗣守王基？」時萬郡公得寵，將有儲副之命，而清郡公則具次，非分所及。公以相術直對：「諸子惟清郡公可。」萬郡公聞知，以他事召公，賜毒卒。後文祖正王位，贈公太保，封郡公。其雲耳至今猶存，率皆庸賤，每以兩燈擎事爲恨。

其寺屢經灰劫，巍然獨存。近日，官軍進討，曾於此留駐。廉得高僧事迹，以爲禪界一奇云。

【校勘記】

〔一〕「今付爾金三百兩」，「今」原作「金」，據《公餘捷記・厚倖光明寺記》改。



羅山監生

評：當朝人牧，福祚方隆，黃袍人何故誕降？小試一監生，無端而死，真命豈虛生乎？意者天神王被謫，□召回故爾耶。

羅山縣有姓阮者，生時赤光滿室。性謹願端慤，穎悟過人。受業於本社監生，坐必別席，不與諸生同。屆鄉試，其師阮先生就憲使官求稍通一中。憲使見即起迎揖之坐，曰：「本處取中一名，亦當許之。但他時得志，幸蒙記憶。」既而謂新貢士先出，其師少留別話。遂細問這門弟來歷，因說：「我昨夢見一人來謁，前導有銅柱斧鉞，旌旗儀衛皆如王者。至廳事前，曰：『今欲應稍通，不審憲官肯許一名否？』俄而覺。想夢中所見，端的是人，不知將來何等事業？」是科阮公果中一舉，未幾無病而終，但精氣不散。家人常見倏忽往來，每有求必應，大著靈異。後有鄉人舟行至神符海口，於舟中卒倒，彌時方醒。夢中見阮監生乘一葉舟，黃袍玉帶，侍衛嚴肅。召至前，曰：「某奉上帝命降生人世，居九五之尊。但今此人牧福祚方隆，不可與兩立，故復回朝帝所，俟別生他國。今從此去，煩歸報家人不必思念〔一〕。」言訖，飄忽而去。那鄉人回，以夢事告其家，自是顯應不見如前。

按：此與虬鬚將軍見唐太宗而輒沮者相類。出《香臺》。是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蓋以道御之，則雖降生，亦且讓一頭地。彼么麼輩不自揣量，卻於井底窺天，暗圖至重，不久必有覆身之禍，可不戒哉！

【校勘記】

〔一〕「煩歸報家人不必思念」，「報」字原脱，據《公餘捷記·羅山阮監生記》補。



扶擁節婦

評：華衮榮門彤管烈，衣冠傳世古碑香。

上洪唐安有范氏媛者，自少聰穎幽閑，頗有姿色。既笄，歸於唐豪扶擁黎令族家，生下男女四人。值北兵南侵，夫病死，婦撫孤兒，以不再醮自誓。其悲酸情狀，鐵石肝腸，非言語形容所能悉。久經兵燹，蒲柳輩罕能自全。那婦周旋其間，以死自守，變容毁色，不爲强暴所汙，真是女中松柏，一方民皆以節婦目之。迨天日重明，朝鄉達宦，屢欲奪其操，婦以大義激之，皆凛然起敬。太和初年，詔訪貞烈者以名聞，有司具題奏，蒙敓「節婦門」扁，賜奉傧人，以旌揚之。年八十六而終，子孫累世衣冠，爲一方望族。令伊社現有古碑在云。申仁忠所撰。

傑特禮妃

評：天榜居然闈奪錦，地鉗果爾鏡飛香。

至靈傑特阮氏，其先世延北客擇地，課云：「一鏡照三王。」葬後生妃，姿容冠絶，聰睿過人。十歲，從父避難居高平，因假作男子，就師門受業，博學能文。應莫會試，中進士第一，其師反中第二。入謁，莫帝見其容貌似美女，詢知其實，遂納之。莫亡，匿山谷中被俘，謂軍士曰：「汝輩獲我，當以我見汝主，不得無禮。」衆異之，進上，甚見寵遇。晚節出家，黎嗣君訪求女學士教宮人，左右以妃對。召入宮教授，號曰「禮妃」。事兩朝，皆以文章供奉，不離左右。每有顧問，輙披經史文義、古今事迹以對。上稱嘆之，庭試卷及群臣章疏必經考定。

辛未科應制，阮壽春中第一。公言：「我文舉朝不能辨，能知者，惟我姊禮妃耳。」公與妃是外族。果如其言。其淹貫類如此。初，妃兄爲鄉人所害。妃貴顯，其人事之謹。妃終始未常修怨，人皆服其度。壽八旬，前後所事凡三，鉗課之言果驗也。著文甚多，今無傳焉。常作國語詩自叙，有云：「嫌爲没茄倒顛，雙離薄氏本緣漢臣〔一〕。」又云：「女兒油鄧固例𠄩，羅牺妾劍夷狀元〔二〕。」

【校勘記】

〔一〕「嫌爲没茁倒顛，雙離薄氏本緣漢臣」，喃文，大意謂：世事黑白多顛倒，君臣大義不動摇。

〔二〕「女兒油鄧固例，𠄩羅牺妾劍吏狀元」，喃文，大意謂：閨中自有閨中矩，狀元高官又何畏。

鄭王妃

評：宮妃亦豈尋常得，福到仍然不假求。

青林黃舍有富家人求風水師相地〔一〕，認得蛾眉山穴，課云：「這穴定出宮妃。」其人將祖墓葬，是後族人多被目痛。訊於日者，云以「新扦墳墓，有動族人」。懼，即移他處。這穴仍廢棄缺凹，不復填塞如原。適有邑人其夫亡，單寒無依，傭人抬行埋葬。到這處，見一舊穴，不勞開掘，即置下封築。時婦懷孕二月矣。滿期生下一女，聰穎異常，兼有姿色。長進入後宮，侍昭祖康王，甚見寵幸，譽冠宮嬪。今族中尚蒙蔭澤，光聲未泯焉。

【校勘記】

〔一〕「青林黃舍有富家人求風水師相地」，「舍」下原衍一「人」字，據《公餘捷記·黃舍宮妃記》刪。

中行武族

評：裴家更遜武家好，人與争如神與真。

安陽中行有武姓者，家世寒微，頗能好善。時有富人裴氏求風水師相地，擇得吉穴了，其師疑焉，謂：「這局世世公侯，未審爾家福澤能當否？」因固請，遂許葬之。葬後，神報夢曰：「本地方係我管，汝何人敢來葬此？急移之，不爾，必有災殃。」其人遲回，不忍捨去。未幾，舉家病作。復夢神人謂曰：「汝家福淺，不堪此。天以與武族，當讓與他。爾子孫亦預沾餘澤。」遂即邀武氏讓焉，曰：「來日發達，當無忘我子孫。」武氏許諾，遂將先墳就葬。其後家門興旺，多産才藝武健武人。中興間，以向路滅莫，封郡公，至今世襲典兵爵禄未艾。裴氏亦得預蔦蘿之親焉。

諺言：「安陽中行，金城瓊溪。」蓋言世官之多也。

鄒庚陽宅

評：神醫初是作傭醫，帶得藤蘿此一枝。富貴果然如地課，信師何故卻疑師。

安山紫沉之西，有石嶺十餘峯，盤亘一里許，清奇可愛。中有石峒，下有禪扃，鄭王築宮於此，屢臨幸，始改龍珠社。

初，案山之東有一石突起，酷類蟾蜍。舊傳伊社人鄒庚，家貧爲人傭作，適在山間拔禾。有北客經過，言：「我有一吉穴，何人分當得，即當與之。」庚聞北客言，棄禾而上，前來拜請。因邀回，只辦得麥飯薄疏爲禮，致辭云：「僕獲遇明師，自知有福。但家貧冷淡，愧恥殊深。倘蒙惠許，來世發達，誓不忘恩。」北客見其誠，即就山傍蟾蜍下指之曰：「此地最好。當作陽基居之，必然大發富貴。但得近龍顏，急撤家他去，切不可留。」庚遵命，即構茅茨數間居之。纔及三年，邑有打魚俗例，其池在山傍，長闊數丈許，邑人攬網將下。庚於池中，忽置魚籠斷其繩，即上池畔山邊，取藤蘿纏束之腰間。忽然陽事大起，壯健異常，原弊袴一段，恐不能蔽，立在池中，不敢上。時網魚人盡歸，庚獨不見，衆意得魚藏匿。其母出覓，見庚留浸池中，即送魚籠與帶回，解釋藤蘿繩，陽力漸漸退減。及歸，母問之故，庚以實告。母即取

藤蘿，使庚再試佩之，果屢驗，遂乾置之竈上。

時陳裕宗被陽痿症，醫治罔效，遍求有能治者，賞許民祿之半。至伊社，庚母言：「我家有一繩，治此神效。」與子携取藤蘿，隨使赴京獻上。裕宗佩之，勝參茸百倍，生得二皇子。以庚神醫，留宫中侍藥，賞賚優渥，寵幸無比。庚忘卻北客言，不撤舊宅。

後庚子通私宫女，事覺被刑。庚見斥回，田産收没。按國史：裕宗墜水，庚針之復甦。因陽事不起，請取童男肝和陽起石服之，并與同胞女通，以助陽道，果驗。以此得寵。後庚通淫宫女，遂被斥。這宅外案有高田數畝，形如斷藥刀盤，故以醫得名。又宅居與山相近，每日月斜照，山影垂下，望之如蟾蜍在屋上。身坐蟾宫，故得近君，出入宫掖。但嫌宅在山傍，地勢太迫，又前向劫山，去來靡定，故富貴不久。脱軒《咏史》有云：「既因薄藝邀君寵，又啓淫風逞己私。行險小人心已死，當年謾説此神醫。」

華閭發迹

評：獺精降真人，馬穴得真地，莫之致而致。胡乃竟墜客謀？其靈其昏，想皆天定。

丁先皇，華閭峒人也。

世傳峒中舊有深潭。母譚氏爲刺史丁公著妾，一日於潭邊澣濯，有巨獺上水衝撞玉體，因有娠。居期生男，丁公甚鍾愛之，母心知其爲獺出。未幾，丁公卒。獺尋爲峒人所獲，衆烹食之，投其骨。母拾取以歸〔一〕，封裹藏之竈上，示兒曰：「爾父骨在此。」稍長，善氽，號爲丁厶。

時有北客覓地，從龍脈至此，適夜觀天文，見紅光氣自潭中起，望之如匹練，直射於天馬星。明日就潭傍看認良久，曰：「個中必有神物。」因求善氽者下探，期以厚賞。丁厶聞而往，即氽深窟處，以手磨按，果見一物似馬形，立於水底，登岸具報。客人曰：「可復下，執草把試填這口，看如何。」丁厶即潛向馬前，飼以草，果見開口噉之，再上以告。客人喜其的穴，索銀與丁某曰：「今少酬勞，我暫北還。他日復來，更有厚贈。」時丁厶年雖少，是個聰明的人，知牛眠穴有馬口。待北客去，即取竈上骨合把草催入馬口，馬俱吃了。既而人多懾服，推爲衆長。

一日，與叔戰，奔過潭涯，陷於淖。叔欲刃之，忽見二黃龍擁衛。叔懼而退。由是歸附益衆。

數年，客人火先墓，自北來葬。聞丁某才蓋世，手下已千餘人，知這穴已歸丁，自己枉費工夫。因此含怒，就與之語曰：「喜君得此佳城，第馬無劍不好。今贈一劍，置諸馬頭，必能縱横寰宇，到處清夷。」丁厶信之，遂尒就馬穴，挂劍於頭，依如此客所示。其後，所戰必克，號「萬勝王」。卒能十二使君，與圖混一，是爲先皇。在位十二年，爲内人杜釋所弑，及其子璉而亡。蓋墜於客人之計，馬頭有劍，帶殺故也。

【校勘記】

〔一〕「毋拾取以歸」，「拾」原訛作「捨」，據《公餘捷記・丁先皇記》改。

太堂發迹

評：阮固分上，原不得太堂福地，天假固一條綫，使穿入陳家針孔也。不有江中之縛，何來漁子之舟乎。聖神仙佛生出許多，不審何修而得此。

陳家祖，美禄即墨人。世業漁，南道長河一帶是其家居。

時有北客相地，自三島祖山，從龍脈來。過昇龍古碑，至金洞偈州、高舍社，見有土堆完聚，是他駐兵造飯處。至南昌芳茶社，没了行迹。顧瞻良久，曰：「河水急流，豈有穴藏水底耶？」過河至御天縣河柳社，見星峯聳立，笑曰：「抬頭處在，是寧能遁我？」尋至日杲社起宗山，到太堂結局，遂下針盤照看，躊躇不能去。適西衙阮固見之，揖問：「地仙屬目於此，莫是有吉穴在？」客人笑曰：「不謂帝王大地，乃出平洋。可笑時師都無眼力。」固曰：「果此，請惠許我。謝禮如何，敢不遵命。」客曰：「爾有福而遇我，我何愛焉。但葬了，即還我百緡錢。他時得國，當分其半。」固應諾，遂將祖墓扦葬焉。客慮固反覆，謂之曰：「葬了必有嘉祥。但於百日内，宜時常往探。倘風雷起後，見有異事，便是凶多，可急移葬。」纔三日，忽夜半巨雷一聲，所近地方人畜皆驚動。來早視大舍、西衙、太堂三社，諸石突出，人稱「猫耳石」，園池處處有之。今石迹現存。時固喜其得地，與妻説話。妻曰：「這地雖然發福，但日下百緡如何

可辨？又來日半分天下，則所得幾何？」固以是心生一計，夜間縛客人，投之江中。

不意這處乃水浮漲，自客人投下，忽潮落水涸，卧在沙泥。適陳氏漁舟棹過，聞有人聲叫喚，急扶上船，解去其縛，問故。客人具道來由，因謝曰：「感君再生之恩，當以此大地相報。」陳氏曰：「這已葬了，將若之何？」客曰：「某已先籌，此地必爲公有(一)。」陳氏留匿於舟中，不露聲迹。客人告以多買銅器，鑄爲霹靂斧形，及煮蘇木濃湯，儲待應用。忽是夜雷雨迅烈，轟然震聲。既而雨霽，二人即製斧斫他墓上，深透至棺，洒以蘇木湯。明旦固往探觀，以爲雷打墓中流血，大懼，移去。客人隨將陳家祖墓移葬。按這局前望大河三岐，美禄縣有備社，俗呼爲𨷈鐘(二)。後枕伏象。樓臺旗劍，環列左右。穴在土腹藏金，坐乾向巽。北客遺課云：「粉黛當墳照，烟花對面生，必有以顏色得天下。」陳氏言：「果如所課，當平分民禄之半。」客人曰：「不須如此。但君家享國，則我家世世給足衣糧可耳。」陳氏拜請依命，各有交書，兩相盟約爲記。

卻説這客心多巧密，別寫讖書二道，留與子孫藏守。囑以他時如彼禮意不衰，當以實告。倘若背約，即如此如此。因與陳氏語：「某已遺下一法，可添長遠。十餘世後，便可明告。」陳氏不勝感謝。迨三世，陳煚以李建嘉八年生(三)，隆準龍顔，八歲受昭皇禪，是爲太宗。初時北客子孫來，輙有厚贈。及季世，禮意寢衰。客人捧書進曰：「臣先祖有遺讖，囑以厶遞就貴國王簡知。」陳王接取讖書看，書內言「太堂發迹舊墳，今將不旺，當疏通水道，方保悠長」等詞，遂信之。照讖書內畫圖，鑿自富物社大江而入，縈回至太堂。今河迹現存。不意斷了龍脈，陳業遂衰，竟爲赤嘴所奪。

蓋陳家享國，只有此數，亦天命也，豈人謀之所能預哉。

【校勘記】

〔一〕「必爲公有」，「爲」前原衍一「有」字，據《公餘捷記·陳朝祖墓記》删。

〔二〕「俗稱爲鬭鐘」，「鬭鐘」爲喃文，意爲「鐘門」。

〔三〕「陳煚以李建嘉八年生」，「建嘉」原誤作「延福」，據《神怪顯靈録·陳朝祖墓記》及《大越史記全書·陳紀》改。

左先生

阮德玄，宜春縣左洳社人。少貧，以傭借爲業。常過浮石江，有北客人溺水，公救之得活。客人賜之錢百緡，不取。以其半强之，亦不取。北客嘉其好心，謂之曰：「觀君相貌，真是仙豐道骨，與我北還，就正宗門求堪輿學，可乎？」公即隨往廣東。宗師以公少字學，時聚米作山水龍虎狀，口爲傳授。公亦穎悟，三年而術果精。欲求歸，宗師命布沙，内栽百穴，陰置百錢於下，試使公點。公點中九十九穴，惟差一穴而已。宗師曰：「吾道南矣。」公拜謝師歸。復賜捉龍一面，及倒壓土地神之符，悉授之，曰：「此南國所無，宜秘勿泄。」戒以乂安真福縣今嘉禄縣。有一大地，不可奢望，否則累及於我。

公歸家，欲改葬祖父墳，兄弟皆不之許。一日，記宗師言，就伊縣處一觀。於同藅處認得一穴，祖山自鴻嶺而出，三十六片龍來朝，浮石江爲大明堂，千兵萬馬，森布羅列。私念此穴真是大地，若葬得，則十八國諸侯來朝，帝王傳繼，代代不絶，但留藏於心耳。

評：我南地學界未開，天特生左先生以備缺點。惜其所學不傳，意者玄機不許輕泄耳。

復遠遊看，至弘化縣筆山社，見一穴寅葬卯發，自念：「吾不試技，無以取信於人。」乃謂：「何人葬得財，許我十分之一。」有一人請許之。黎明下葬訖，其人持鍤洗於江，見一溺尸，爲之收葬。則尸懷中有二包五十笏白金，時日始出也。公取五笏而去。

至青廉縣，認得一穴，謂人曰：「葬之，一月當得郡公爵。發當許我古錢一百貫。」有富翁奇其言，請之。時朝廷與莫將敬度戰於金榜，敬度敗遁走，有旨捉得敬度遞納，即賜郡公。這富翁葬後二十日，見有一人入其家曰：「我即敬度，許我一飽，吾爲若德，聽以身納。」富翁遂得郡公。遞赦回家，正滿一月之數，即以百緡錢贈公。公只取三貫，爲行贐而已。

自此，左泑之名聞於天下。周遊四鎮，凡二十年。如嘉平縣之仁友、寶篆，慈廉縣之安決，東岸縣之翁墨、河魯，良才縣之陶舍，安樂縣之里海，超類縣之大澤，嘉林縣之驍騎，安朗縣之金泉，大則尚書、進士、駙馬、宮妃，小則中場、巨富，凡得公營葬，悉皆發福，不可枚數。

及到天姥社，屬慈廉。認得一大地，欲爲陳家葬之。纔置捉龍於地，覆之者三。公即咒呼土神問之，神言：「此地當發三代國師大王，子孫公侯不絶。天已賜阮貴德家，陳家德薄，不稱此地。君若違天，必累及其身。君周行天下，多造福於人，而無一寸吉地以葬父母，宜念惜福可也。」公由是始歸故邑。

公生得二男，而家資不足。蓋公爲人葬地而不取人財也。年六十五病篤，命抬至同藹地，欲葬舊所認之地穴，不意途中而没。

夫南國地理之術，莫精於左泑。能造人之富貴，而不能救子之貧賤。然則人當以修德爲本，若專求於地理，則末矣。

公之事迹，考之《桑滄録》及諸書，各異。一説葬父墳在高山龍頷，丸骨射上龍口，數月天星南拱，北朝使正宗師來，用法破壞。一説公母墳在海底，此穴三百年只一時刻龍開口，至時風波大起，及静則時過了，不克葬。一説身後預定一穴，葬成地仙。及病篤於途中，只發城隍穴，命葬之。

洞溪放榜

評：鄉紳皆入黑籍，獨楊、阮二公得列朱籍。其即登黄榜之榮乎？放榜之夢幻而真。

近日己未科會試，青林洞溪人夢見放榜在本社亭中，中格二皆鄉中人：第一名訓導楊謨，第二名監生阮宗台。覺，以語鄉人，共謂吾鄉是科得二進士。及會試，二人相繼落名，人皆疑之，然猶想其或應來科也。未幾地方瘟疫，鄉中貢士病没以十數，惟二人尚存，始知亭中放榜之驗。

古怪卜師傳 俗名柴逆

黎朝嘉宗帝永佑元年，帝乃龍德帝之弟，與鄭府通姻，以故得立。國内人心不服，盜賊四起。時鄭全王秉國政，得心疾。内侍名阮泡幽之仙宫，使居窟室。事無大小，皆决於泡。天下將有改易之望。

時東鄂監生杜世佳，屢會試不第，家貧喜客，與内侍奉公黄五福、高姥阮春鋹爲布素交。以讖語有「兑方静一區」之句，謀求清浄地安插。遍尋月餘，未得其所。一日，過安朗内同旅店間，有卜師號古怪先生，在此買卜。三人同入伊店避暑，盤纏告罄，欲行避暑不敢前，坐久又恐令人厭，因共向卜師閑話。世佳謂卜師曰：「我是貧監生，這二人亦貧内侍。一團落魄，放浪西遊。今日國勢人心，如此杌陧，欲尋一區浄地未獲，但行囊告罄。先生試爲賒一卜，他日如意，自當厚贈。未審先生意下如何？」卜師聞言大笑曰：「僕亦士人，秋試不第，以卜爲業。不能瞽其兩目，致世以常卜相視。先生既是道中人，兩侍亦是貴客，今肯屈意相問，我當以實相告。有誠有神，何拘厚薄。」世佳因取囊中數文錢，買芙數口。三人密禱心中事，禱訖，卜師謂曰：「僕於卜藝亦皆涉獵，惟折字藝最精。諸公各當寫一字，許我一

看。」世佳暗想：「此必因我曹禮薄，故以這小藝相推。但試看他術如何。」遂取筆，欲寫「乾坤一袖」四字。寫「乾」字始完，再欲寫「坤」字，五福即前握其筆，曰：「先生有命，人各寫一字，敢不如命。」遂取筆寫「元」字，再授筆與春鋹。春鋹寫「亨」字。寫訖，春鋹整手捧字紙，加額跪向卜師前，致辭曰：「承先生命，各寫一字，敬當獻上。」卜師起而受，撫手大笑曰：「我國有人矣！國家無事，天下太平。監生爲近臣，二內侍爲大將，我當爲三貴客師。勿他往，我當爲公輩出京，使公輩做功業。」三人聞言錯愕。杜世佳因致辭曰：「卑等聞先生言，如夢初覺。煩明爲指示，方望前程。」卜師曰：「乾爲天，爲君，爲父，元亨爲乾德。三字相連，有斡旋造化之意。監生寫『乾』字，故以近臣許之。二貴侍寫『元』、『亨』字，故以二大將許之。《易》貴通變，豈屑計尋常字畫？我言不謬，公等自當見之。公等既以此三字獻於我前，是成諸公者我也。」言訖，取算子置囊中，與世佳肩負，謂曰：「三弟子遊，與師同行。」諸人未信，勉强相隨。

至東鄂，宿於世佳書舍。次早出升龍，至端門。天暑甚，卜師與三人避暑於五門內。卜師熟睡忽覺，謂三人曰：「我輩急上敬天殿，看雷震。」時衆人亦多避暑，聞言甚怪之，争跟卜師前往。既出五門外，紅日當中，炎暑如炙，人皆掩口而笑。先生顧謂三人曰：「快行，遲則不及矣！」遂躡級登敬天殿立定。見黑雲一道，當殿頭霹靂一聲，震破殿角。震畢，炎暑如故。旁觀者無不吐舌。事聞殿中，永佑帝急宣卜師入見，三人從。帝問曰：「當暑而震，先生何以先知？」卜師曰：「偶然夢見耳。」帝意其得道高人，不肯宣泄，因叩其卜術。卜師以折字對。帝因寫「意」字。卜師詳看，叩頭對曰：「陛下赦臣罪，臣乃敢言。」帝曰：「君子問災不問福，第言無隱。」卜師對曰：「據臣愚見，『帝』不垂衣，『竜』無掉尾，陛下恐有退休之象，只爲立頭不正耳。」帝復問曰：「國家有事乎？」對曰：「國家有磐石之安。」帝復問曰：

「朕躬有事乎？」對曰：「陛下有南山之壽。」「然則何爲退休？」對曰：「此字甚尊嚴，甚端正，甚安穩。上畫長而直，下畫勾而圓，又有三點爲之輔弼。國勢聖躬萬無他慮，但此後退休，從心所欲耳。」帝聞言大悦，賜之茶食，厚贈而去。三人初見雷震之應，後見「意」字之占，不覺心服。自後，卜師名震京師，占訊如市，無一不驗。三人陪侍，不離左右。

時有王舅炳忠公，乃全王母弟，預典禁兵。世佳與五福、春鋹並常爲家客，因説忠公曰：「有卜師，郭璞、京房之比。王舅欲問國家休戚，當試一占。」忠公曰：「我今處危疑之地，若與卜師説禍福，逆黨生疑，勢必不久。今有王弟第四位，器品不凡，我將大事。宜命他一筆，使占者審决如何？」遂以意授王弟。王弟欣然，持筆寫「勝」字。世佳領這字歸問卜師。卜師纔見此字，粘於壁上，整衣四拜，謂世佳曰：『朕』有『力』，此真英主也。『力』在『朕』下，此是九二大人，未是九五大人之象。欲求九五，當一番尋。」世佳聞言大驚，遂具以王弟手筆告。卜師笑曰：「此真元帥無疑矣。爾等當爲之輔。」世佳具以告忠公，忠公亦爲嘆服，復謂世佳曰：「今有龍德第一皇子拘監在此，卿當求皇子一筆，試看可當九五大人否？」世佳領命，就皇子麋所，語以故。因取字彙書，求得「景」字，使皇子寫了。世佳復取這字，歸問卜師。卜師粘之屋上，叩頭五拜，連呼萬歲萬歲。世佳大驚曰：「先生何以知之？」卜師曰：「日照京師，非九五而何？但日短而京長，日小而京大，雖享國悠長，而權柄不免下移矣。」世佳頓首嘆服，復以言達於忠公。忠公相與嘆訝。

時全王在仙宮歲餘，其母太妃不與相見。一日，太妃乘輦徑至仙宮門外，内侍泡迎於門側，曰：「宮車且回，王當熟睡。」太妃不肯，直至寢所，見重帷叠帳中有鼾睡聲。太妃穩坐以待，良久不見動靜。

逆泡亦侍左右。後因泡外出，太妃潛披帷，見有人卧錦被中。太妃細稟，其人不答。太妃揭被尾，摸其足，見足毛鬖然。太妃急縮手出外，登車而回，語忠公以故。遂與世佳、五福等密定廢立之議。世佳謂忠公曰：「微從卜師看皇上寫『意』字時，詳言『心』字左右兩點，左一點是文，右一點是武。但下筆必先反手而後能點。欲行大事，須當求背暗向明之人。今歷觀朝臣，惟天姥阮貴懿世受國恩，乃今王上與王弟及逆泡之師，最爲泡所親信。宜奉太妃懿旨，密召此員，誘以國恩大義。彼能背暗向明，吾事濟矣。」忠公許諾，遂以宫命召貴懿。貴懿乘夜而往，抵忠公家。太妃幸其第，貴懿拜見。太妃諭意，貴懿涕泣，慨然對曰：「此事非懿不可。但謀不密，則事不成。今既面受太妃懿旨，請即手筆頒許。臣當相機而行，不拘旬月。來日行事，暮當馳報。若音信往來，萬一宣泄，闔門無遺矣。」太妃許之，親寫懿旨授貴懿。貴懿拜領，夤夜而回。忠公因謂世佳等曰：「卜師真神人也，吾事其濟矣。」

五福私謂世佳曰：「從來卜師所占，亦常億中。但『乾』、『元』、『亨』字，與『勝』字、『景』字，俱屬將來，又所謂近臣，所謂大將、所謂帝，所謂云云，恐以類相從，未敢深信。今當將眼前事就師一占，以驗靈否。」時傍有婦人既寡而孕，其人頗識字。三人遂命伊婦人寫一字「也」，因取以問卜師。卜師見字大笑曰：「奇哉婦人，不夫而孕。人每謂與人相通，不知果遺腹子。迨坐蓐時，使老婆見這小兒，貌極類父，摟抱恩愛，人疑自釋。他父只有一子，田地便歸此兒。但諸公意下將這字來問我者，非爲他問也。只爲從前占卜，多是將來事，故問此以驗我之靈否。諸公且爲保養，那婦人以爲靈驗，我携囊歸山，公輩留在京師，來春事必濟矣。」

言訖，携囊徑歸，三人拜謝。

貴懲自歸第後日夜謀慮。逆泡自以己爲官豎，不當爲天下主，欲以其位禪其兄淂，問計於貴懲。貴懲曰：「今天下大權，皆在公手，爲此不難。但優兵皆清、乂人，恐不爲公用。當擇四鎮一兵，付兵數與清、乂等。有事徵發，一以當一，何患不成？」泡然之，命揀一兵如優兵數。貴懲復謂泡曰：「四鎮兵難常集，惟近畿四府，勢易徵求。只惟輦轂之下，點民爲兵，恐資爲敵。宜傳下四府，並依朔郡公所點兵額，預先揀取，名爲鄉兵，仍命依社社看，權爲管官，農隙講習，以俟保衛，且便臨時徵發。又傳下諸管兵官，每員各自募四鎮兵丁爲義兵，各百名，給以公糧，以爲有事之用。」泡悉如其計。

貴懲夙夜焦思，得痢疾，數月不愈。有一占者，爲人占斗數，生死如響。貴懲命延之入，授以年月日時，問占者曰：「生乎？」占者答曰：「生。」貴懲曰：「如生當在何日時？當用何方術？」占者拂然曰：「我知公問意，只在公心中有大事，不肯明以示人。我亦尋常人，豈有泄造化之秘？來春正月，天將以天下大事寄公，公安得死？」因命筆題於數局內曰：「斡施造化，柱石乾坤。」這八字現今留天姥家譜。寫訖，拂衣而去。貴懲恐心事泄，亦不敢當〔二〕。

歲暮，全王疾寖劇。逆泡嘗問貴懲以禪讓之事，貴懲曰：「某夜觀乾象，當應在來春。請待開春，未爲遲也。」庚申正月，貴懲方在逆泡家，急報太原公文飛遞。貴懲開筒一看，見邊報有北兵來侵，占太原地面，兵馬甚衆。貴懲謂逆泡曰：「吾國危矣！」泡急問，曰：「我南國每於危疑之會，輒有北兵，便爲彼所吞併。今國勢如此，他乘間而入，敗陳擒胡之事，將復見於今日。十年之功，廢於一旦。可惜，可惜！」言訖，自投於床，慨息數回。忽翻然起床，大笑曰：「此天所以成我也！」逆泡又前問，貴懲曰：

「昔遼漢連兵，宋祖自將至陳橋，自立而還。今有北兵來，將軍宜悉京兵而往，以京北營爲陳橋驛，大兵握手，誰敢不從？公爲大人，我當爲真師傅矣。」泡聞言大喜，因問曰：「今何人當行，何人當守？」貴憼曰：「今宜掃京師兵而往，不許一人留。仙宮一伯兄守之足矣。忠公庸惰，不足爲慮。將軍宜急先往，早晚成功。但兵既濟河，不許一人北渡，庶無返顧之憂。」泡酌酒與貴憼曰：「富貴當與同之。但京師天下根本，須得一人留守。」貴憼曰：「請將軍自擇。」泡曰：「與我同事者，莫如先生，煩爲我一留，何如？」貴憼曰：「既蒙不棄，願以便宜行事。公即真當許我掌六部尚書。」泡命擇日，司天監至，貴憼密語之曰：「來日吉。」司天監如其言。遂命次早出師，命貴憼留掌府事，生殺予奪，並許便宜。貴憼以身餞逆泡渡河。既濟，下令不得横渡，非有將軍令及掌府印，不得往來。貴憼以羽檄徵近畿諸丁壯，齊集昇龍城，分據諸要巷，非有掌府印，敢横道者斬。

是暮，奉太妃幸忠公家，召百官會議。貴憼曰：「今王上抱恙，不堪國務，奉太妃懿旨，擁立第四王子鄭楹嗣登王位。廷議何如？」佛迹尚書阮暐先抗言曰：「王上在御，人臣安敢輕議廢立？」貴憼厲聲曰：「此逆泡黨也！」立命劍士送獄。次問金縷參從阮公寀，公寀見佛迹尚書先被逮，乃言曰：「故事，凡國家大事，惟親勳大臣決定，參陪與百官等耳不得預聞。」貴憼曰：「參從公既爲推諉，我祖父累世國師，某當爲親勳〔二〕，議行大事。」遂命忠公將義兵三百人，頒掌府印迹，前往圍駐仙宮，不許一人出入。參從阮公寀捧筆硯，黄五福捧金劍，扶第四王子升輿。入定，率親軍三百人，直入王府。黎明，命阮春鋹擊澤閣鼓，故事：澤閣鼓有飛樓九層，第一層懸一大鼓。有新王嗣位，方許梯擊。受命擊鼓者，每登一層，輒自撤其梯。擂鼓三通，事定，侍人復梯而下〔三〕。貴憼翊王子上龍床，已坐其後，命春鋹擂鼓數聲。府外大鬧，飛傳逆混出

兵鏖戰。時王子始登床，百官陪列，公寀拜未及起，聞信，蒲伏不能起〔四〕。貴懋傳閉府門，宣言忠公破入仙宮，捧王上出，此外不拘少長男女皆斬。守府官緊閉宮門，容一人一騎出入者，斬。百官行禮如儀。時王子聞變，倉卒欲走。貴懋以手摟抱王肩，拔劍謂王子曰：「坐此，享天祿；去此，便死！」王子勉强爲留。忠公已破入仙宮，使人以槊梟逆湜頭，懸東府門外。百官拜賀，京師肅然。事定，貴懋下床拜謝賀。王顧謂公寀曰：「可授國師郡公尚書。」公寀遍傳，貴懋拜謝。逆泡猶在江北，爲患不細。貴懋曰：「逆泡不日遁去，不然爲俘虜耳。六軍早暮來朝，勿勞聖慮。」

次日，逆泡聞信，棄軍而遁。清、乂二軍並就珥河津次，乞回朝。中外大悦。超授世佳行府事；阮春鋹以擊鼓功，典禁兵；黄五福亦不次升擢。三人復與忠公議曰：「『勝』字驗矣。『景』字如何〔五〕？但此事非稟知天姥公不可。」因共以事語貴懋。貴懋因延忠公入内室，謂曰：「宜取香粳米一箕、巨鍋三口，煮粥於内室，升所麼皇子之室，滴粥於瓦爲龍形。及早，忠公詣府伏罪，我當將計就計。」忠公如其言，用粥遍滴屋瓦，入府解冠謝罪。王急召貴懋，語以故。貴懋曰：「此是君王之象。忠公人臣，不宜有此。請王上親幸其第，以辨真僞。」王即命駕臨幸，至殿邊，見龍狀宛然，命内臣升屋取粘涎，嗅之皆香。貴懋搔頭謂曰：「蛇涎腥，龍涎香。恐忠公有非常之事，罪當斬。」忠公叩頭拜謝，命設榻候駕，悉屏左右，惟龍德皇子在梏，侍者不敢屏去。王登榻，顧見左邊梏者，問貴懋曰：「誰也？」貴懋即前拜曰：「國舅無罪，此乃皇太子之象。其龍涎正當皇子麼所，此即龍象也。」明王至性恭敬，即前拜於梏所，立命脱梏，别設坐榻，遂與忠公、貴懋奉命表殿上，言：「皇上以次支承統，今皇子年德俱長，陛下宜優游乾壽，付托萬幾，以慰臣民之望。」皇帝聞表，回思「意」字之兆，遂是其奏，禪位於皇太子，退居乾壽宮。廷議

改元，新皇帝先取「景」字，後加「興」字。卜師聞之，私占曰：「『興』字有四十八年之象，但『興』字頭有類三『日』字，日色俱被侵蝕，中間稍高，旁日稍低，享祿止於三世。」自皇子即真，乾綱復振。明王内修政事，外攘寇盜。世佳官至署府事、錬郡公，爲左右近臣，親幸無比；黃五福爲平南上將軍；阮春鎮爲平寧上將軍，悉如前卜。

按：古怪一村師耳，因「乾」、「元」、「亨」三字，知國勢之尊安，驗三人之榮寵，與「勝」、「景」二字，物色帝王，其奇迹類如此，豈不美哉！

【校勘記】

〔一〕「亦不敢當」，「亦」前原衍一「亦」字，據文意删。

〔二〕「某當爲親勲」，「某」原作「棊」，據文意改。

〔三〕「擂鼓三通，事定，侍人復梯而下」，原爲正文大字，今據文意改爲小字注文。

〔四〕「蒲伏不能起」，「不」字原無，據文意添補。

〔五〕「景字如何」，「字如」二字原爲乙文，據文意乙正。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越南汉文小说集成　10
作者=孙逊，郑克孟，陈益源主编
页数=342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12
SS号=12774211
DX号=000007658095
url=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7658095&d=8E216FF291199E78B8254F0E515B1501&fenlei=0904&sw=%D4%BD%C4%CF%BA%BA%CE%C4%D0%A1%CB%B5%BC%AF%B3%C9